

美國寶珍珠著
萬綺年譯

母

親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母親

美國費珍珠著
萬綺年譯

在一個農家的茅舍的廚房裏，母親坐在土灶後面的一個矮竹櫈上，很伶俐地向着鐵鍋底下燒火的洞裏投着乾草。火剛燒着，她便這邊拿根柴，那邊拿些樹葉，又加進去一些去年秋天從山上砍下來的乾草。在廚房裏離火很近的一個角落裏，坐着一位乾而且瘦的老太婆，她身上穿了一件很緊很厚的紅棉襖，從她那邊罩着的一件補釘的藍褂子角上，很清楚地露出了這棉襖的下擺。她的眼睛因為曾經害過很厲害的眼疾，使她成爲半瞎的人，眼簾幾乎封起來了。但是憑着她那眼睛窄縫的開處，還可以看見不少的東西。當柴在母親的強而敏捷的手下燒得很旺的時候，老太婆注意到火光的閃動，她便開口說話了，那慢而且小的嘶聲透過了她那低陷無牙的牙床。

「要仔細些燒才好，那邊不知道可剩一兩捆柴了，這才是初春，我們必須要等許久才可以到山上去砍那長成的草來燒呢。我——又是這樣子，我——我不能再到外邊

去拾柴啦！我這無用的老太婆，早就該死的啦……」

這幾句話，老太婆一天不知道要說上多少遍，每次她說這話，總是希望着她的媳婦這樣說：「老母親，別說這些話吧，要是我們到田裏做工的時候，沒有你老人家守門，沒有你老人家守着孩子，使他們不滾到池塘裏去，我們怎麼辦呢？」

老太婆咳嗽的聲音很高，還沒有咳完，就搶着說道：「不錯，這都是我的事，如今世事不好，毛賊和強盜到處都有，這時候，門戶是必須要守牢的。若是有人到這裏來，媳婦，我便盡氣力地喊出來！我想起來了，當我年青的時候，情形不是這樣的，若是你晚上留下一把鋤頭在門外，到第二天早晨，鋤頭仍然在那裏；夏天的時候，把牲畜拴在門鼻上，第二天，牠仍然在那裏，還有……」

年青的母親雖說很順服地笑着聽，並且大聲說：「那，是真的！老母親。」其實並沒有聽見老太婆一天講到晚的廢話。當老太婆的散漫的聲音滔滔不絕的時候，年青的母親正在計劃着柴草呢，不知道家裏的乾草能否到過了春耕，那時才得有空，耐着勞苦，拿着鐮刀，去砍些小樹枝，在這裏那裏拾些零星的柴草。其實，正在廚房的外

邊，靠近禾場的邊上，還有兩堆稻稈，稈堆上面鋪着很厚的泥土，以避免雨雪的浸濕。但是稻稈確是太容易燒了，只有城裏人燒稻稈，她，或是她的男人要用根木棍，兩頭挑了兩大捆稻稈，進城裏賣好價錢。不，稻稈是不能燒的，非得等城裏的人們燒不可。

母親聚精會神地，一點一點地向着鍋洞裏投草，火光照在她的面上，那寬而且壯的臉和豐滿的嘴唇，顯出被風日侵透的紫色來，她的一副眼睛，在閃耀的火光裏發亮——異常清楚，不偏不斜地正臥在眉毛下面。她的臉並不好看，但是充滿着熱情和慈愛。人人都說她是個敏捷的女人，溫和的賢妻和良母，並且很孝敬她家裏的老太婆。

老太婆一直說個不休，因為她的媳婦和兒子，白天到田裏去以後，她除了身邊有幾個小孩子以外，終日總是獨自兒一個人。現在她好像有許多事要告訴她所愛的媳婦，所以她那粗而喘息的聲音，又繼續起來了，可是，當烟從灶裏噴出來的時候，她又不能不停止說話而咳嗽。她說：「我總是說，當一個男人，尤其是像我這個年青力壯的兒子餓了的時候，沖個雞蛋給他吃好了。」她的粗聲特別提高起來，爲的是要超

出那伏在母親肩上的兩個孩子的吵鬧聲。

但是母親只管做她的事，她的臉顯得很安祥，很鎮靜。是的，她是鎮靜得好像沒有聽見孩子的吵鬧，沒有聽見老太婆嚙唆的話語。她自己是想到，她今天確是比平常回來得晚些，因為春天來到，田裏的工作特別忙碌，她一直等到種完最末一行的豆子才回來。在這樣的春天裏，白天的氣候很溫暖，夜間的露水又很重，是正要藉此多做些工作的，所以她趁這時候，把那最後一行的豆子蓋好了。她想，豆子在當天夜裏就會發芽，這可以給她一點滿足。是的，整個的豆田，今天晚上都要在那溫潤的泥土裏開始醞釀着生命了。她因為聽見孩子哭喊的聲音，她便離開了田間的男人，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了。她的男人仍舊在田裏忙着，赤着腳，把豆畦上的泥土壓緊。

小孩們都站在廚房門口，現出飢餓的臉色，母親一走到門口，他們兩個就哭起來。男孩子到還和緩些，眼裏沒有什麼眼淚，女孩子一面嗚咽，一面咬着自已的小拳頭。老太婆坐在那裏靜聽他們哭。她已經勸着他們一番了，可是他們不聽話，仍舊不能安靜，她只好任憑他們去。母親也不同他們說什麼，她很迅速地一邊走路，一邊拾

了一把柴草，一直走到灶前。這一來，可就夠了。大男孩立刻止住了他的號叫，盡量使出他五年來的力氣，跟在母親的後面奔。不滿三歲的小女孩，也跟在她的哥哥的後面追。

現在鍋裏的飯煮滾了，從那木頭鍋蓋的下面，噴出飯的香味來。老太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嚼一會空牙床。鍋底下的火很旺，火苗冒得很高，碰着鍋底以後，找不着發洩的空隙，變成一股烟衝出來，散滿了這個小廚房。母親的身子向後一退，同時將小孩子向後拉。但是辣熏熏的烟已經噴到了女孩的臉上，她一面睜着，一面用那污穢的拳頭揉着眼睛，開始大哭起來。母親很快地站起來，提起孩子，放在廚房門外，說道：「小東西，就站在這裏！烟愈是熏你的眼睛，你愈是歡喜把頭往烟裏鑽。」

老太婆仍舊同以前一樣，很靜心地聽她媳婦所說的話，於是把這事當作談她自己的一个新題材，她說：「是的，我常常說，若不是因為我燒火多年的緣故，現在我也不會成爲半瞎的人。我這雙眼睛就是給烟弄瞎的，並且烟……」

但是母親沒有注意她的這些舊話，只聽見坐在廚房門外，泥土地上的孩子，揉着

眼睛，想睜開而又不能睜開，苦痛的尖聲。女孩子的眼睛確實是時常紅腫的。若是有人問母親道：「你孩子的眼睛有什麼毛病嗎？」她便回答說：「只不過她歡喜在我燒火的時候把頭鑽到烟裏去。」

孩子這樣地號啕大哭，却不像以往那樣能夠轉動她的心，也是因為她的事情實在太忙，孩子生的太密了。當她第一個孩子出了世，她一點也不忍聽孩子的哭聲，那時候，她總以為母親是必須使孩子安靜的，所以每次孩子哭了，她必須撇開一切工作，去喂孩子的奶。這樣，她的男人便十分生氣，因為她常常停止她分內的工作，他忿忿地問她說：「什麼——你幹這個，就將一切的事留給我幹嗎？這不過才是你生育的開頭，將來的廿年中，難道你只管一個一個地喂起奶來，不管別事，我還能忍受得了嗎？有錢人的太太不必做事，只須生養孩子就得了，她們有傭工做事，但是你不行！」

她還是同平常一樣很兇地回復過去，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在年青，火性正旺的時候，她向他叫喊說：「我難道不該稍微補償我的痛苦嗎？你在工作的時候難道像我一樣的有好幾個月懷孕的重負？你會嘗過生孩子的痛苦嗎？你自然是沒有的，只有你一

回到家裏，就可以安心休息，但是我就不能，我一到家裏，就要煮飯，照顧孩子們，伺候老母親，還要張羅這樣，擺佈那樣……」

他們這樣大鬧了一些時，無所謂誰勝誰負，因為他們夫婦兩個正是對手，但是這一吵並不須要很久的時期，她的奶竟又乾了，她受孕極其容易，簡直像隻牲畜一樣，雖然去年夏天她因為不留意，絆到在犁頭尖上，很快地小產了一個孩子，可是現在她的奶居然又乾了。好，照應孩子，現在是必須要改換方法了，若是他們要哭，讓他們哭好了，實在沒有工夫跑過去喂奶了，他們喂了，也必得忍耐些，等着她回來。她儘管這樣說着，究竟她的心比話來得柔軟多了，她每逢聽見孩子們喊她的聲音，她仍然不免要趕緊地跑過去。

鍋裏的飯已經熟了好一會，烟裏雜着飯的香味，母親找了一個碗，滿滿地替老太太盛了一碗飯。她把飯放在堂屋的大桌上，回頭去領老太太來，絕不留心聽老太太這些囉嗦的話：「若是你攪些豆子在飯裏煮，那才真好吃呢。」老太太在桌子旁邊坐下，用那兩隻冷而且乾的手捧住了飯碗以後，就安靜了。她忽然急得要吃菜，口水從擡而

嚮的嘴角裏流出來，便很煩燥地說：「調羹在那裏？我摸不到我的調羹……」

母親把磁調羹放在那正在摸索的老人手裏，走了出去，找兩個白鐵碗，盛上兩碗飯，又找了兩隻竹筷，先給女孩一碗，因為她還在廚房外邊哭着，揉着眼睛。這孩子坐在門外禾場上的灰堆裏，她齷齪的拳頭，將眼淚和泥土攪和起來，在臉上結成一塊塊的餅子。這時，母親才把她拉起來，用那粗黑的手掌，替她揩揩臉，又拉起孩子穿的有補釘的褂子邊，替她揩眼，她的樣子真是和藹。孩子的眼睛真也紅嫩極了，眼簾角邊的肉，翻在眼外邊，當母親替她揩眼的時候，看她畏縮呼喊的樣子，母親也就很憐惜地隨她去，這時，爲了孩子的痛苦，她煩燥起來了。她把飯放在門外沒有油漆的桌子上，慈愛地大聲喊：「來，吃罷！」

女孩蹣跚地走來，在桌子旁邊站着，她紅腫的眼睛，在金黃色的夕照裏，半開半閉着，她伸手出來，剛摸到碗邊，母親又喊到，「小心點兒，——太燙了！」

女孩躊躇了一會，開始用口吹着，想使飯快快地冷，但是母親仍不斷地注視着她，心裏還是一陣陣地感到難過。她喃喃地說：「下次她的父親再到城裏賣稻稈的時

候，我要叫他到一家藥店裏買點眼藥回來。」

男孩開始不服氣了，因為母親沒有將他的飯也放在桌子上，於是母親又去把他的飯碗拿來，放在桌子上，這樣母親才算有片刻的安寧。

後來，母親覺得自己太疲倦了，簡直連飯也不想吃。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拿了一個小竹櫬，放在門旁，就坐在那裏休息。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她的粗手將那被太陽曬成褐色頭髮掠到頭後，又向四週圍看看。環抱着這山谷的羣山，逐漸地黑暗，反襯着蒼黃的天空。山谷中心的村落裏，晚飯的炊烟，開始嫋嫋地昇騰到平靜無風的空中。母親看見這樣的暮景，心裏覺得很滿意。她忽然想到，在這村落裏的六七家人家當中，沒有一家的母親能夠比她照顧孩子更週到的了，有些人家比她有錢，就說那個客店的老板娘罷，無疑的，她的錢是很寬裕的，因為她的手上帶了兩個銀戒指，耳朵上還有一副耳環。這些首飾，實在是年青的母親自從她做小姑娘的時候就羨慕起，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到手的東西。可是母親却甯願把自己多餘的錢多讓孩子們長胖些。人家都說那客店的老板，只將客人吃剩下來的肉給孩子們吃，但是母親總是

將自己田裏的好米給孩子們吃，只要女孩的眼睛好了，他們就沒有什麼不如意的了。他們這樣強壯，高大，五歲的男孩，就長得像七八歲的孩子一樣，是的，她的孩子們都是健康的，若果那一個不是小產死了，現在他也要成爲一個可愛的，快學會走路的男孩了。

母親又嘆了一口氣，她想，再過一兩個月，又要有一個孩子生出來，這已經是夠她思慮的了，但是她覺得很快樂。是的，當她懷孕的時候，她總是很快樂，而且很滿足的。

有一個人，從門裏走出來，穿過村落的那條小街，從那有烟的門口，母親看出是她的表嫂，她喊：「喂！你也燒飯了嗎？我剛才燒好。」

「是的，是的。」另一個聲音不經意地笑着說：「我才說過，我相信你已經燒好了，你做事總是快的。」

但是母親很客氣地大聲回答說：「不，不是做事快，是因爲孩子們一到時候肚子就餓了。」

「你實在是個又能幹又伶俐的女人！」表嫂又說了，這才抱着一把柴草走進門裏去。母親在這朦朧的暮色中坐了一會，臉上浮着微笑。她想起她自己的體力，她的丈夫和兒女，心裏覺得十分得意。然而她還是不能久靜下來，男孩子忽然將他的空碗送給她！說：「姆媽，還要吃！」

她立刻站起來，再替他盛了一碗，當她從門裏出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到山窪裏，掛在她工作一整天的田邊去了。牠在那裏發出金黃色的殘暉，在山峯裏休息了一些時，逐漸地便消逝了。在黃昏的暮色裏，她看見她的男人沿着小路走回來了，他肩着鋤頭，一隻手夾着鋤把，一隻手扣着鈕子，他輕輕地走着，好像一隻小雄貓，忽然又唱起來了。他頂歡喜唱，他的聲音很高，又很顫抖，又很清朗，他會唱不少的歌曲，所以逢到什麼節期，他常被請到茶店裏唱曲子，給大家消遣。他快走到家門口的時候，聲音就低了，一直走到門前，嘴裏還是帶着尖銳顫抖的聲音，他使用很快的拍子把聲音結束了。他把鋤頭放在牆邊，老太婆在飯後的小睡裏，聽見她的兒子回來，驚醒了，用那好像沒有睡養的神情說：「我總是說我的兒子歡喜把碗豆攪在飯裏煮，

這樣的味道可真不壞呢……」

男人懶洋洋地笑了一笑，隨即進到房裏去。從門裏傳出來的高興的聲音，「是的，老母親，我是歡喜那樣吃法的！」

門外的小女孩，拿着空碗，吃得很飽的，坐着不動，因為太陽已經下了山，她漸漸睜開一點眼睛，週圍看看，不再發出一聲怨言。母親又走到廚房裏，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飯給她的男人。這是一隻質料粗劣白底藍花的頭號瓷碗，飯盛的很滿，快要滿出碗沿了。她在飯裏打了一個蛋，這蛋原來是她自己養的鷄所生出來的，現在蛋白漸漸在飯碗裏凝結起來，當男人工作疲勞的時候，他是需要吃一點肉或是一個雞蛋的。他們無論怎樣爭吵，她看見他吃得很舒服，心裏還是很快樂的。她以為一切的爭吵，只不過是口頭上的。即使有些時候她說這說那地譴責他，但是她仍然歡喜看他吃。現在，她又對老太太說：「我已經打了一個新鮮雞蛋在你兒子的飯裏了，另外他還有白菜呢。」

老太太聽見這話，很急迫地說：「啊！一個新鮮的雞蛋——我說過了，一個新生的蛋——是年青人最好的食品，很有滋補……」

但是沒有肯聽她的話。男人因爲太餓了，吃的很快，沒有一會，又把空碗敲着桌子，催母親趕快添飯。母親替他添好了以後，自己才盛了一碗，坐在門口的小櫈上，並沒有坐在男人旁邊吃。她很快活地，像隻強壯的牲畜一樣地嚼着飯。她有時起來，從男人的菜碗裏夾點白菜吃，她一邊吃着，一邊定睛看那兩山營中紅晴的天色。孩子們來到她面前，張着嘴要母親喂，因此母親不時地用筷子夾點飯放在他們的嘴裏。雖然他們已經吃飽了，並且母親所吃的就是他們剛才吃過的，但是他們總覺得母親碗裏的飯，比較他們所吃的，滋味更要好多了。甚至那隻農場上的狗也很親近似地跑到桌子底下，等候着吃些什麼，男人用腳踢牠，牠即刻逃走了，一面還很快樂地捨去母親丟給牠吃的飯糝。

母親又起來，替他添第二次的飯，他吃着，發出一陣滿足的豬聲，隨後母親又把開水倒在他碗裏，他才起身走到門口喝水。喝完之後，母親接過碗來，他仍然站在那裏，望望那籠罩在暮色之下的村落，在許多燦爛的銀星中，還有一鉤淡淡的新月。他凝視着月亮，不知不覺地又哼起柔和婉轉的歌聲來了。

村上幾處隣家的男人們，這個時候，也都出來了，有的彼此談着小客店裏的賭博，有的站在門口伸懶腰，打呵欠。年青的丈夫忽然停住他的歌聲，尖銳的目光，直向街的那邊投射。對面只看見一家人家的男人，在其他男人都休息了的時候，還是在那裏不停地工作着。原來這個人就是他的老表。這個人往往在深夜裏還要繼續工作的。現在他坐在門口，低着頭拿柳條編籃子。有些人是這樣工作的，然而他却辦不到。他認爲客店的賭博，不還是一種小小的玩意兒，所以他走進去同他的女人商量，誰知竟遭了她的一次白眼。他沒有法子，口頭雖不做聲，心裏却暗暗地咒罵她。他想，白天的工作這樣辛苦，還到晚上還不該找點快樂嗎？難道就該一直這樣做下去，做到生命完結爲止嗎？他不敢在他妻子的忿怒之下表示反抗，他像小孩子那樣忿忿地搖擺着身體，對她說：「像這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完了以後，我願意去睡啦！今夜我是太疲乏了，不能去弄那個玩意兒啦！」

他走到房裏，躺在床上便伸起懶腰，打起呵欠來。他那看不見的老母親，忽然在朦朧無燈的房裏喊叫說：「我的兒子，你已經去睡下了嗎？」

「是的，母親，在這種小而空洞的地方，除了做事睡覺而外，還有什麼別的可幹？只有做工，睡覺，做工，睡覺。」他很忿氣地回答他的老母親。

「是的，是的，只有做工和睡覺。」老太婆很快活地回答着。一點也聽不出她兒子忿氣的話。她這才起來，慢慢地摸着路，回到牆角裏藍布帳子後面自己的鋪上，她的兒子可已經睡熟了。

母親聽見她男人的駢聲，就站起來，走到廚房裏，孩子們跟在後面，牽着她的衣襟，她從靠在門口的水缸裏，取些冷水把碗洗了，又把碗放在土牆洞裏；她於是走到屋背後，借着暗淡的月光，拿着木桶，到井邊一桶一桶地把水汲上來，直到裝滿了水缸為止。她又走到禾場上，從柳樹上解拴下水牛的繩，喂牠一些草料和豆子。這牲畜吃飽之後，她又牽牠到房裏，拴在男人睡覺的床上。那些棲在床底下的一羣鷄，在她回到房裏的時候，被驚醒了，稍微咯了幾聲，便又安靜下去了。

母親再走出去，在門外呼了幾聲，一隻豬立刻噹噹地從黑暗裏鑽出來。因為她在中午喂過牠了，現在不再喂牠什麼，只是趕着牠走，輕輕地招牠推進房裏去。她只讓

一條黃狗留在門外，因為狗是一定要臥在門口守門的。

孩子一直到現在還是跟着她走走，她雖則一點也不理會他們，只管做這樣做那樣，他們還是緊跟在後面。現在他們蹲在地上，拉着母親的褲管哭起來了，母親彎下腰來，一手抱起小的，一手攜着大的，回到房裏去了。她把門門好，又把孩子們一個個放在男人的腳邊睡下，輕輕地脫下了孩子們的衣裳，再脫下自己的衣裳，她才鑽到男人和孩子的中間睡下。她把棉被給他們蓋上，伸直了身體，一點也不動，她那強壯的身體，感到了健康者所感到的疲憊。她這樣睡在黑暗裏，心中充滿了熱情，隨便白天怎樣不耐煩，或是突然生氣，但是，一到了夜裏，對一切都溫存了。用她那溫存的愛，對待向她所需要的男人，很和氣地照顧孩子們，就連在夜裏老太婆咳嗽起來了，她也是很溫柔地起身，拿水給她喝，甚至牲畜在夜裏互相打鬧，她也和平地向牠們說：「安靜些睡罷——天亮還早呢。」牲畜聽見她那宏亮仁愛的聲音，也就止息了爭鬧，安靜睡覺了。

夜裏男孩子傍着母親，撫摸她的奶，她也就讓他在朦朧的夜裏吮吸着，雖然奶乾

了，可仍是輕輕地，至少可以給他一個舒服的回憶。這乾了的奶，將不久又要豐滿起來了。女孩子睡在男孩子的身旁，她雖然在將要睡着的時候，不間斷地揉着她那緊閉着的，發癢的眼睛，就是在睡着的時候，還是揉擦着，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一會的工夫，他們就都沉沉地睡着了。就是狗在半夜裏狂叫，除了母親醒來，細細地聽聽，若是不須要起來的話，她就再睡下去，別的人是怎樣也不會知道的，因為在他們覺得，這種狗叫的聲音，是夜間必須有的聲音。

二

在天底下，難道就不合有一天給母親過着不平常的日子嗎？在黎明以前，別人還在睡鄉的時候，她就起來了，先開了門，把一羣鷄和一頭豬放出去，水牛牽到門外，然後再把牠們在屋子裏所撒的糞打掃出去，倒在門口糞堆裏。她又走到廚房裏，點着火，燒好開水，準備着給老太婆和男人起來的時候喝。以後再將開水倒在木盆裏冷着，準備給女孩洗眼睛。這時他們還是很恬靜地睡着。

每天早晨，女孩的眼都是封閉着的，直等到洗過了以後，才能睜開來看東西。起初，孩子和母親都很爲此擔心，害怕，但是老祖母却不以爲然地說：「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也是這樣，看我也沒有因此死去。」

現在，大家漸漸地都不以女孩的眼爲意了，他們知道孩子的眼睛雖然如此，但不致送命的。母親在男孩領着女孩到廚房以前，就把水倒好了，他們輕輕地起床，不敢驚動了他們的父親，雖然他在尋歡作樂的時候，現出嬉笑和氣的模樣，但是，如果在他們認爲在沒有睡好以前被驚醒了的時候，他必定會發火性，暴怒地擊打他們的。兩個孩子很安靜地站在門口，男孩舒展他的睡眼，望望母親，女孩緊緊地閉着眼睛，耐着性子等。

母親趕快站起來，將掛在牆壁上的木釘上的一塊灰布手巾拿下來，把手巾的一角沾在水裏，沾了一會，提起來輕而且慢地揩着女孩的眼睛。女孩啞聲哭喊着，母親每聽見她的哭聲，就這樣想：「我一定要買點香樹油給她治眼，下次或是什麼時候，若是我不忘記的話，等他再到城裏去賣稻稈的時候，我一定要告訴他，叫他到藥店去買——」

在城門右首的那條小街上的那個藥店去買——

她正在思索着這件事的時候，男人披着衣服，高聲伸欠着，搔着頭，走向廚房門口來了，於是母親將她所思索的事告訴他說：「等你把那擔稻稈挑到城裏去賣的時候，到靠近水門的一家藥店裏，買點香樹油，或是別種眼藥來，給女孩醫治那紅腫的眼睛。」他帶着下床氣，不高興地回答說：「她絕不會因此痛死的，爲什麼要用我們撞節下來少許的錢，給她醫治眼睛呢？當我小的時候，我的眼睛也是時常紅痛的，我雖然是我的父親獨一無二的兒子，但是他從來沒有拿出一個錢來，替我醫治眼睛。」

母親聽着很痛心，覺得不是她講話的時候，所以一句話也不說，只把水倒出來，帶些敵意將木盆放在桌上，故意地叫他自己去取。她雖然生氣，但是過了一會，又把這事丟開了。實在的，不知有多少孩子害着同樣的紅眼症，可是過了孩子的時期，還是會好的。男人的眼皮上至今還留個疤痕，除了人湊近他才可以看見以外，他還是同好人一樣能看清楚東西，好在他也不是一個文人，一天到晚以書本爲生活的。

忽然老太婆翻翻身，微微地喊叫起來，母親在她沒有下床以前，端碗開水給她

喝，她大聲地吮吸着，同時將肚裏的邪氣借着打噴嚏吐出來，接着又呻吟了一會，這樣大年紀的人，早晨是極其無力的。

母親又回到廚房裏開始煮早飯，孩子們在清冷的早晨，一起坐在地上發抖，終於男孩子站起來，跑到燒火的母親的身旁；只留女孩孤獨地坐在地上，突然間，太陽出現在東山上，大地上射着很強的光芒，女孩因為光芒的反射，趕快把眼睛閉起來。以前，她一直是哭叫着，現在，她却習以為常地，靜靜地坐着，像大人一樣地抽氣，眼睛閉得緊緊地，一直等到她覺得母親塞一個飯碗在她手裏的時候，她才稍稍移動。

每天的生活，對母親都是同樣的，但是她並不感覺乏味，她對於日子的輪轉感到非常地滿足。無論誰問起她的時候，她總是睜開她那黑亮而圓大的眼睛說：「田地是從種植的時候，變化到收穫的時期；我們田裏的糧食成熟了，就去收穫，交了田租以後，就要過中秋節了，然後又要過年了。是的，就連孩子們也在變化呀，長大呀，我自己生育孩子的責任，也要加重起來。在我看來，一切都在變化，我敢賭咒，這些已經夠我從黎明忙到夜間的了。」

間或她有點閑空，不是同村落裏的女人們談談這家生孩子啦，就是那家死人，要去解勸啦，或是那家新剪個鞋花樣啦，那家女人新學會裁新式的衣裳啦。除此以外，她還得同男人一陣擔糧食或白菜到城裏去賣。城裏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景緻，夠她看夠她想的啦，但是她毫無野心，很知足很滿意地同孩子和男人一塊兒過活。在她，只懂得她男人豐盛的熱情，懂得由他的熱情而受的孕，她肚裏會有小生命在生長着，漸漸地長成，到了生產以後，更感覺孩子的嘴唇在她的奶頭上吮吸——這些已經足夠了，黎明起身，服侍家裏的老小，照顧牲畜，蕃殖農田，收穫水果，到井邊汲水，到山上砍柴，曉得風和太陽是什麼——這些已經足夠了。

她喜悅生活的各種興趣：——生兒子，田裏做工，吃，喝，睡，料理家事，聽村裏人們誇獎她做事敏捷，善於女紅。就是同男人爭吵也是有味的，更可以使他們的愛情，達到鋒利之點，因此，每日的生活，對於她都很有滋味。

那天，當男人照例在飯後嘆着氣，扛着鋤頭，且行且止地到田裏去的時候，母親洗好了碗，把老太婆領到太陽底下坐着，囑咐孩子們靠近她玩，不要到池塘邊去，以

後，她才扛起鋤頭，也向着田間進行，但是她至少一兩次回過頭來，望望他們，微風輕輕地將老太婆薄弱的聲音傳送過來，她才微笑地走了。看守門戶是老太婆唯一的工作，她也覺得這是很可驕傲的一件事，像這樣大年紀，半瞎的老太婆，若是有什麼陌生人來，她仍然看得清楚，而且可以站起來喊叫。一個脾氣乖僻，性情固執的老太婆，總是使人麻煩不過，比小孩子更討厭，當她任意亂爲的時候，叫人也不能像對付孩子一樣地打她幾拳。有一天，表嫂說：「好嫂子，有一樁好事將要臨到你啦，等到那又老又瞎，各部酸痛，又容易爲飲食發脾氣的老東西死了以後，你就好了。」母親很誠摯而溫和地說：「但是她也有很大的用處，她可以看守門戶，我很盼望她能活到我的女兒長大才死呢。」

是的，母親從來沒有這樣硬心腸，毒恨過老太婆。她也時常聽見一些女人們誇張她們怎樣同婆婆爭吵，對於婆婆的壞脾氣是怎樣地不能忍耐，但是這個年青的母親，把老太婆當做她的另一個孩子看待，的確老太婆也有些孩子氣，向母親要這要那。所以春天有時候母親很苦惱地到山上跑東跑西，替老太婆找她所要的一種草。有一年夏

天，很危險的痢疾症傳染到這村上來，兩個壯年的男人，一些女人，和許多孩子都死了，老太婆也是其中的一個，幾乎快要死了似地躺在床上，他們盡力替她買那上好的棺材，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多時，她那垂死的生命又回轉過來了，年青的母親自然歡喜的了不得，這個老東西雖然已經穿破了兩件壽衣，但是母親仍然歡喜她活着。她的老命這樣耐死，竟成了全村裏的奇談，因為這幾處的風俗是這樣的。年青的母親爲她做的那件罩在藍褂子裏面的第一件壽衣已經穿破了，她便天天現出惱怒不安的顏色，對着母親，母親又爲她做了這件，所以她很樂意地穿在身上。有人問她：「老太婆，你還沒有死啊！」她很滿意地尖聲說：「是的，我還是好好地活着呢，穿着這件應該穿到棺材裏的壽衣，我不敢說我還要穿壞幾件呢！」

老太婆一邊笑，一邊想，她還是活着，活着，沒有死掉，這是一件怎樣可笑的笑話啊！

母親走着，不時地向後看，聽見老太婆的聲音說：「好媳婦，放心罷，我在這裏替你看門呢。」母親微笑了。

是的，若是老太婆死了，她一定會感到極度的傷心，但是傷心又怎樣？生命的來去，是根據註定的日子，反抗，是沒有功效的。

這樣一想，母親便安心地走向田間去了。

三

母親田裏的豆子開了花，空氣裏充滿了豆花的香氣，油菜花滿處都是，當他們把油菜種拿來榨油的時候，母親第四個孩子的產期又到了。除了在城裏，鎮市上，或是在比較大些的村落裏可以找到產婆，但是在他們這個小村落裏是怎樣也找不到的，不過女人們彼此幫忙罷了。老太婆們惟恐產婦遇着甚麼不順，難產，或是別樣不幸的事情的時候，她們就憑着她們的經驗，指教她們。但是母親是天生成的不小，不細，臂部的組織很柔軟，從沒有甚麼不合宜，就連小產下來的那個孩子，也是生的很快，除了她憐惜失去的孩子以外，並沒有感到甚麼痛苦。

她將要生產的時候，請了她的表嫂來幫忙，因為表嫂須要她幫助的時候，她也同樣地幫她的忙。這天正是春天甜蜜的和風吹動的一日，她的產期到了，那時她還在

田裏。她急忙穿過了田，跑回家來，將鋤頭靠在牆邊，向着對過一條路，大聲地喊叫她的表嫂。表嫂聽見她的喊聲，趕忙跑來，在圍裙上揩乾了手，因為她正在塘邊洗衣裳。這個女人是個善良的女人，圓圓的臉，微帶黃色，一對黑鼻孔正在凸的嘴唇上面。她是一個歡喜吵鬧歡喜忙亂的人，一天到晚在她那靜默的男人身邊，說來說去，說個不休。現在仍是忙亂着帶說帶笑的跑來了。她說：「好呀，嫂子，我說過了，我們的產期沒有碰在一起，真是好呀！我早就很注意你的肚皮，不知道到底是你先還是我先。但是今年的我，竟出我理想以外的慢起來了，你現在要生了，但是我才起首懷着。」

她說話的時候，聲音叫的很高，這是她的習慣，別的屋裏的女人們聽見聲音，很高興地對她說，「好嫂子，你的產期到了嗎？恭喜你生個兒子！」另外有一個長舌寡婦，很悲傷地說：「噯！好嫂子，乘着你有男人的時候，盡量地生些吧！你看，我也是好的一個很能生孩子的女人，可是我再也沒有男人了！」

母親不回答甚麼，只微微地笑笑：蒼白色現在她那滿了灰汗的臉上。走進房裏去

了。老太婆跟在後面，很快活的笑著對她說，「媳婦，我常說，你的一生，你知道我生了九個孩子，他們個個都是很強壯的好孩子，一直到他們死，我常常這樣說——」

母親並沒有聽見，他也不說什麼，坐在一個小橈上，用那不是因為工作而出汗，乃是因為痛苦使她出汗的手把頭髮向後掠，又拉起衣裳角來揩揩臉，重新把頭髮纏緊。疼痛厲害起來了，她靜靜地彎下腰在等候着。

老太婆儘在她旁邊說個不住，惹着表嫂朝着她笑，但是牠看見母親彎了腰，就趕緊走去把門關了，以後就坐在那裏等，忽然男孩敲起門來，原來他看見白天把母親關在門裏，心中很害怕地哭起來了，他想把門敲開。起初母親說：「讓他在外邊，我好平安地過了這道難關，」所以表嫂在門縫裏狂叫着說：「等在那裏，你媽媽在這裏有事。」老太婆也應着聲說：「等在那裏，你這小東西，若是你好好地在外邊玩，我給你一個銅板買花生吃呢，等一會兒，你來看你媽生個什麼給你！」

但是男孩仍然覺得白天關着門是件害怕的事，還是想進去。女孩也哭鬧着，摸索著走到門前，用她的小拳頭同男孩一起向門上敲。母親正疼痛得厲害，聽見哭喊和敲

門的聲音，於是很生氣地站起來很重的打了男孩幾下，向他大罵道：「真要我的命！你從沒有聽過我一句話！我敢賭咒，等一會兒又是像你一樣不聽話的一個生出來了！」

母親雖然打了他，但是心裏又軟起來了，怒氣一會兒就消散乾淨，很溫和地對他們說：「這裏沒有什麼可看的，你們一定要進來，就進來吧。」她又對表嫂說：「把門開一點小縫，把他們關在外邊，他們看不見我，就會覺得不慣。」

母親又重坐下去，用手托住頭，靜靜地耐着疼痛。男孩走進來了，覺得並沒有什麼可看的，只看見表嫂的眼睛很凶地，不住地向他望，好像他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於是又走出去了。女孩進來以後，就坐在母親身旁的土地上，手遮着眼睛在休息。

她們都靜靜地等待着，只有母親一個人默默地忍受痛苦，她們不住地講東講西，又談起一個離這村上很遠的一家男人來，說他荒着田不去耕，偏要去賭錢，因此他的女人同他吵鬧一場，結果，男人將家裏所有的一筆小款子帶走了，女人沒有法子，只得坐在門口嚎陶大哭，不住地向大衆述說他的委曲。表嫂說：「他從來沒有贏過一個錢帶回來給她，他老是輸，輸，也不能怪她傷心。」老太婆嘆了一口氣，吐了一口唾

沫，她說：「是的，頂難過的事莫過於在賭錢的時候不但不能贏錢，反而輸錢的事了，我很知道，的確有些人是這樣的。但是我家裏的人不是這樣，感謝老天爺，我的兒子還能在賭場上贏些錢回來。」

老太婆的話還沒有說完，母親喊叫起來，轉過身去，離開女孩，就鬆鬆腰帶，倚在櫃子上，表嫂趕快跑過去，用她那敏捷的手，接住了她們所期待的孩子，原來又是一個兒子。

母親生了以後，就躺在床上休息，這種勞動以後的休息，真是太甜蜜了，不一會的工夫，就沉沉地睡着了。表嫂把孩子洗了澡，包紮好，放在母親的身旁，孩子呱呱地哭着，也沒有驚醒熟睡的母親。事情做完，表嫂回去了，臨走的時候，還囑咐老太婆，母親醒了的時候，叫孩子再去找她。

不一會，男孩來喊她了，並且很歡喜地對她說：「你知道我有個小弟弟嗎？」表嫂回答說：「我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是我帶去的，」她故意地和他開玩笑，手裏捧了一碗湯，趕快地跑到母親那邊去。

男孩很用思想地凝視着表嫂，他說：「既然不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又何必養活他呢？」大家都一齊笑了，老太婆也笑了，而且笑聲格外高，因為她想這個孩子未免太聰明了。母親很感激地喝着湯，呻吟着對表嫂說：「姐姐，你真是好心腸！」

表嫂也說：「你不是在我生產的時候，也是同樣地照應我嗎？」

所以這兩個女人，因生產的需要，竟成爲莫逆的朋友，因爲生產的時期，會常常地臨到她們的。

四

但是那個男人，時間在他是沒有改變的，一天挨一天地過去，從來沒有什麼新事物的希望，就連女人生孩子，他還是覺得很平常，不過還是和別人一樣穿衣，吃飯，到了長大以後，再挨次地結婚，生子；每天都沒有改變，那裏有什麼新鮮的希望！

長在這個小村落裏的他，除了到山後面，靠近河邊上的一個小鎮上走走以外，活了這麼大，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什麼新奇的東西，他早晨起來的時候，看見天底下低圓的山脈，到晚上做工回來，還是看見天底下低圓的山脈，以後就躺在床上去睡覺，他

一直同他的父母睡在一張床上，直等到他長大，知道怕羞的時候，他們才替他搭了一張鋪。

現在，這張床又輪到和女人以及孩子們睡了，老太婆自睡在鋪上。還是那個床，還是那個房。這間房裏，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新買幾件小小的新東西——一把新茶壺，一床新藍布棉被，一對新蠟燭檯，還有一張紙財神貼在牆上，喜笑的面容，穿着紅黃藍三色的衣裳，可是牠並沒有帶些財氣到這家來。男人每看着這張神像的時候，心裏就暗暗地咒罵，財神雖然很嬉笑地望着這個窮苦的家庭，可是這家仍然和從前一樣窮。

有些時候，男人從鎮上回來，或是在落雨的日子，和一些遊手好閒的人們在客店裏賭錢，只要一回到自己的那間小屋裏，看見替他生養孩子的女人，以及須要他養活的一羣孩子們，然覺得有一種責任壓在肩頭上，這種責任，好像是他的最大的恐怖。他的一生，沒有別的，黎明就得起身，到田裏去做工，然而他所有的田，只不過僅有一塊，其餘的都是從住在城裏的，幸福的田主那裏租來的。他和他父親在世的時候一

樣，很勞苦地一天忙到晚，回到家裏只吃些苦飯，從來沒有吃過自己田裏所出的好東西，好的還得留下賣給城裏的人呢。夜裏睡覺，第二天還是一早就起來，和昨天一樣地忙着。他辛苦所獲的糧，也不能歸他一人所有，還得付田主的租，更要抽一份恭恭敬敬地奉給田主的經理作爲酬勞。他每想到這個人，真叫他忍受不下，這個城裏人經理，好像已經富足有餘了，穿着輕綢的長衫，細白的皮膚，油潤而漂亮的臉色，他只做一些輕鬆的工作，吃着很有滋養料的飲食。

這些日子，男人被這些思想重重地緊壓着，性子變得很暴躁，一句話也不和他女人說，若是母親偶而做慢了什麼事，他就索性開口亂罵，母親也會大發脾氣同他惡吵一場；雖然每次的爭吵，都是她佔優勢，但是，他反而覺得有不可思議的痛快。他的火性也不能像母親那樣可以保持長久，不多一會兒，火性就停息，又去做別的事去了。有時候男人打孩子，或是向好哭的孩子使性子，這就更惹起她憤怒來了，她一點也忍耐不下，必得奔到他面前去護庇孩子，她以爲每次都是他的錯，孩子們的理直，母親在他面前故意放縱孩子不管，是使他比任何事都容易動氣的。

像這樣的日子，他不到鎮上去，也不參加歡宴，即使在終日無事的冬天，他只是睡覺，直到不能再睡的時候，就到茶店裏去賭錢。他真是個幸運的賭棍，常常贏回來的錢比拿出去的多。如果他是孤獨者的話，到覺得這是個很容易謀生，而且很舒服的吃飯門路。他最歡喜賭錢的機會，賭錢的奮興和樂趣，更歡喜人們圍繞着他，看他的手頭上的幸運的牌。他的手真幸運，整天手把着鋤頭也沒有把指頭使僵，還是這樣靈便，足見他還很年青，只有廿八歲，他從來不肯下力做些過分的工作。

可是，孩子們父親的心意，母親並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歡喜賭錢，但是，只要不會輸錢，賭錢又有什麼關係呢？這確是一樁可以叫她驕傲的事。有些女人大聲苦訴着她們的男人怎樣將辛苦從田裏掙來的一點錢，一會兒在賭檯上就輸光了，母親覺得她無須訴苦，有一個女人高聲對她說：「若是我的苦命男人能像你的那個男人那樣的好手運，銀錢很自由地滾向自己身邊來就好了，你真是個幸福的女人！」母親很滿意地微笑，她不常指責他賭錢，除非存心想借此作爲同他爭吵的一個原因。

母親從不肯重重地罵他，雖然他有時也很不安心地做工，當時她或許很刻薄地譏

諷他，但是她知道男人是不能像女人能耐着性子做工的，而且他的孩子氣很重，常常把鋤頭丟開，躺在田地中間的小道上一兩個鐘頭。母親無論怎樣罵他，都不過是口頭上的罵，習慣上的罵罷了。其實，在她心裏却暗暗地愛着他呢。他受了她的譏諷，索性地回答說：「我可以睡了，我做的工已經夠養活我自己的了。」

她也想說：「難道我們沒有孩子嗎？我們就不該爲孩子的原故多做些工嗎？」但是她並沒有說出口，他不肯顧及孩子，孩子們就好像是她一人的，永遠是她一人的。一樣。况且她的舌尖也不及他的靈敏，所以一時找不出相當的話來回答。

母親的暴怒有時也會爆發起來，罵他的話比平常更刻苦，這些罵話，都是她從來沒有罵出口過的。彷彿這類的爭吵，一季當中，總要有一兩次。有些時候，男人將賣白菜的錢，買些無用的玩意兒回來，或者平常的時候在鎮上薰薰大醉地喝了酒回來的時候，她又不免要向他發怒，幾乎把愛他的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她這種厲害的憤氣，一直繼續爆發到幾個鐘點，他呢，一會兒就忘光了，凡是使他不快意的事，他頂容易丟開。母親的怒火發夠了，沒有別的法子，也只好停止。

秋天的一日，男人手指上帶了一個金戒指從城裏回來，母親看見，怒火大發，用頂古怪，頂發辣的聲音向他大罵：「你——你也不替我們的窮苦的生活分擔些責任，難道就非把餘剩的一點錢拿去，買個無用的東西帶在手指上嗎？你聽說過有窮人帶戒指嗎？有錢的人帶着沒有話說，窮人帶着有什麼意思？金子！有誰聽說過拿銅板買金戒指的嗎？」

男人這個時候像小孩子一樣，向母親抗議說：「確是金的，我告訴你，是一個人家偷來的，他藏在衣裳底下，我從那裏走過的時候，他拿出來給我看，又把這東西的來由這樣告訴我——」

但是母親冷笑着說：「不錯，他看你是個可騙的鄉下人，卽或是金的，帶在你手上，那天你再到城裏去，也要被人當賊捉去關在監牢裏，你想我們怎能夠贖你回來，或是他給你什麼吃的呢？給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金的！」

他像個孩子似地懷恨着，不肯將戒指給她看，她的火性又忍不住了，於是向他飛奔過去，凶毒地將他那細膩的臉抓傷了，他恐怖地望着她，從手指上扯下戒指來，

無禮地向她喊叫：「在那裏——拿去，我知道你又生氣了，我是適合我自己的手指買的，不是爲你的。」

這一來，更使她火上加油，在他說話的時候，母親就惟恐他說出她心坎的這句話來，這的確是她的隱痛，爲了這個戒指，又引起了母親想起他來，他從來沒有像別的男人們對待他們的女人一樣，給她們買點首飾，帶在耳朵上，或是手指上。她定睛望着他，他帶着一副可憐自己的態度，及感到自己生活上痛苦的神情說：「只要我買了一件好玩的小玩意兒，你就要妒嫉，你要曉得，難道凡我們所有的東西，就得全給你所生的孩子不成！」

男人躺在床上拚命地痛哭，使勁哭給她聽，老太婆聽見哭聲，知道他們又在吵嘴了，就急忙地跑過去哄他，惟恐哭壞了身體；一面很敵意地仇視着她平日所愛的媳婦。孩子看見父親哭了，他們也哭了，同時他們覺得母親的暴虐和刻薄。

但是母親還是毫不動心，只從灰土裏把他丟了的戒指拾起來，放在牙上咬，試試看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說的確是金的，若是真金的，將來還可以賣掉。有些時候，偷來

的東西賣出去的確便宜，她再想一想，不會有這樣便宜的，或者是因為男人怕她的原故而說謊罷。她咬的時候，戒指一點不軟，既是金的，為什麼不軟呢？於是她又向他氣汹汹地大叫：「既是金的，我咬了為什麼不軟？一定是銅的，很硬。」她一邊說話，一邊又仔細咬了一會，才從嘴裏吐出來——「看！不過僅僅在金水裏鏟一下而已！」

母親心裏着實難過極了，於是單獨地跑到田裏去做工，她覺得男人像個孩子似的愚魯，被人家騙了。她的心硬到極點，連孩子哭了也不管。老太婆急急地顫抖着聲音向她說：「當我年青的時候，我一直讓男人找些快樂——一個女人總得讓男人在這些不足道的小東西上找點快樂——」她呢，實在不願聽這些使她消氣的話。

母親在田裏做了一會，秋天的涼風輕輕地吹進她那憤怒的心坎裏，在不知不覺的時候，怒氣完全消失了。飄搖的木葉，黃色的山嶺，灰色的天空，以及飛向南方鳴雁，安定的田野，以及幽閑寂寞的秋氣，偷偷地進入她的心田，不知不覺，又將她變為和藹可親的人了。當她在肥沃的田，播着麥種的時候，她的心平安了，她又想起她是熱烈地愛着她的男人的。突然之間，男人俊美的面孔，出現在她的面前，因此，她

被激動了，她很悔恨他自言自語說：「今天中午，我要爲他做樣可口的菜，這或許是因爲我太好氣了，無論如何，他花的錢不算多。」

她急着想回去替他做菜，借以表示她已經悔過，不再埋怨他了。可是她到了家裏，看見男人仍然臉向着牆，氣憤憤地睡着，一句話也不說，她在池塘裏捉了幾隻蝦，照他頂歡喜的法子和菜一道做好了，喊他起來吃，他不起，也不吃，只用那微弱像病了的聲音說：「我實在吃不下，你簡直把我的靈魂都咒罵掉啦！」

母親不說話，將菜碗放在一邊，又去做別的事去了。她緊閉着嘴唇，也不幫老婆去喊起她的兒子，她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才過去的口角，她又不肯向他悔罪。她走出去的時候，碰着一條黃狗向她討吃，她走進廚房裏，一眼看見那碗菜，她伸手去拿，同時怨恨她說：「好，我把這碗給狗吃。」但見她又不捨得這樣做，人吃的東西，怎可這樣浪費！所以又將碗放到牆洞裏，找點剩飯給狗吃，可是，她心裏仍然生着氣。

到了夜裏，當她睡在男人身邊，孩子們緊緊地傍在她的身邊睡着的時候，她的怒火完全消散了，同時覺得她的男人好像她的一個孩子一樣，一個附屬品一樣。到了早

晨，她又和和氣氣地，輕輕地起來，在大家都吃了早飯以後，她走到男人床邊，說些好話，哄他起來，男人看見女人這樣溫存，也就慢慢地，像個病人似地從床上起來，他先吃點那碗菜，覺得很好吃，就一氣吃完了。老太婆很喜悅地看着她的兒子吃，並且不住地向他說這說那。

那天，他沒有到田裏去做工，當母親要出去工作的時候，看見他坐在門口一個小檯上曬太陽，他無精打采地仰起頭來說：「我覺得心口顫動的很痛，我沒有力量，今天想休息休息。」

母親覺得自己實在不該這樣地刻薄待他，使他感着心痛，她一面自己悔恨，一面安慰他說：「你好好休息罷，」她說着就走了。

她走了以後，男人又不安心起來了，他最怕老太婆的囉嗦。老人家都是歡喜要她的兒子一天到晚和她在家裏談話的，但是他呢，到覺得坐在家裏聽她囉嗦，和看看孩子們玩耍是最無聊的爭。他想去喝點熱茶，所以他站起來，走到鎮上他的第五個表兄弟的茶店裏喝茶去了，茶店裏有許多人喝茶，談天，桌子放在街旁布篷底下的，許多過

路的人從那裏經過，都在那裏歇腳，講點稀奇古怪的事，有時候說書的人在那裏說書，這個茶店，真是個快樂熱鬧的地方。

他一路走着，遇見住在對門的那個端莊的表兄弟從田裏回來，他急忙準備回家吃早飯，因為他從早到現在，已經鋤好一塊田了；他喊他說：「你那裏去？你沒有到田裏做工嗎？」

男人像受冤屈似地對他訴苦說：「我的那個女人爲了一樁莫名其妙的小事，把我罵傷了，我真討厭她！因為她拚命罵我，以致我昨天夜裏病倒在床上，她又害怕起來，叫我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可是我要跑到茶店去，喝點熱茶，舒服舒服我的肚子。」

表兄弟顧不得同他談論這些，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就走過去了。他是天生成不歡喜說話的人，除非是必定要說的話才說，不然，他總是把思想暗暗地藏在肚皮裏；不說給人家知道。

男人不耐煩他的日常生活，覺得任何事物，不該永遠相同，但是他的生活還是不見得新奇，只有輪轉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過去，直到老，死。使他更難耐的事，

就是在這茶店裏，常常有旅客講些關於某一個大城的事情給他聽，他們說那邊的江連着海，在江與海會合的地方，是一個充滿五色洋人的大城市，掙錢很容易，賭錢場到處都有，每個賭場裏都有美貌的妓女，這種女子，是住在這村落裏的人們永遠看不到，一生沒有希望看到的。城市裏有許多奇異的景緻——街道平坦而柔軟，像禾場一樣，各樣的車子都有，房屋有山頂那樣高，商店陳列櫃裏的東西，大都是用大船從海外裝進來的，一個人費盡他一生的工夫去參觀這些陳列櫃，他也不能看完全。那裏也有好吃的東西，什麼山珍海錯都有，吃過好東西以後，再到遊戲場去逛逛，可以看到各種玩意，各種西洋景，有些好笑的，令人捧腹大笑，還有些奇怪的，害怕的，更有些詭譎的，卑陋的。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這個：那城裏夜夜和白天一樣，他們用的那種燈，不是手做的，也不是用火點的，乃是從天上取下來的一種純粹的光。

有些時候，他也同這些旅客們一道賭錢，旅客們各個都驚奇，怎麼在這個小小的村裏會出個賭錢名將？他們對他說：「好伙伴，你比城裏人的手還靈好，你儘可到城裏賭場上去賭錢。」

男人微微地笑着聽他們說話，很誠懇地對他們說：「你們想我真能夠贏嗎？」同時他自己的心裏帶點冷嘲帶點企慕地想：「這話是真的，在這種怪地方，沒有一個人敢同我賭，就是在鎮上，我也有把握敵過他們。」

他越思想這些事，越使他急，他想離開他所恨惡的田野生活，他懶懶地在田裏做工的時候，心裏往往這樣想：「像我這樣俊美年青的男人，手運又好，現在就像一條魚被圈在井裏，我所看見的，無論是晴天，是陰天，只是我頭頂上這碟子大的天空。我家裏那個不改變的女人，一個挨一個的孩子生出來，好哭，好吵，要養活的孩子總是一樣，我爲什麼要刻苦自己，養活他們，不爲我的人生找些樂趣呢？」

實在的，當母親又受孕生了最後的一個兒子以後，他心裏悶悶不樂，暗暗地怨恨她，可是她太會生孩子了，而且多半又是男孩子，他只能贊賞她，不該討厭她，他又明白，若是她不會生孩子，這到是很可以光明正大地埋怨她，但是母親每年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生孩子，而且多半是男孩，自然使他沒有藉口來埋怨她的餘地了。

近來，他有些不忠實了，他還以爲自己仍是個孩子，因爲他年紀比母親小兩歲，

這些地方的風俗是作與丈夫比妻子小的。當他很興奮地想找些快樂的時候，他已忘記了他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只一心一意地盼望到那遙遠的大城裏，找些樂趣，開開眼界。

他是一個天生歡喜玩的人，身材並不高，但是很強健，舉止很文雅，骨格也不大，但是很精幹，生成一副俊美的面孔，黑亮的眼睛裏，充滿了嬉笑。尤其是當他沒有什麼事惹他發怒的時候，在朋友羣中，常常用他那敏捷而談諧的唇舌唱些新鮮的調子，也可以用些滑稽和粗鄙的話，暗藏在一件極簡單的事裏，講出來讓他們好笑，更可以吸引許多人來圍繞着他，聽他談諧的歌曲。無論男女，都歡喜聽，當他看見衆人在他唱的時候，望着他大聲笑，他更外心花怒放了，同時感到自己有這樣大的權力。可是，他一回到家裏，看見他的女人莊嚴的面孔，和她那粗壯的身體的時候，他想，只有她一個人不曉得他是個真正的好人，因為她從來沒有稱贊他過一次。這也不能怪她，因為男人在家裏，從來沒有和孩子們在一起玩過，好像是故意留着他的古怪性情，狂歡的態度和可愛的樣子，要給陌生人們看的，不是給自己的人看的。

他的女人也知道這種情形，常常有些女人們對她說：「你的那個男人，隨便裝什麼都活像，看！他那活潑頑皮態度——」的時候，她一半發怒，一半在內心裏感着痛苦。

母親聽了這類的話，就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回答說：「是的，他是一個好頑皮的人。」後來她又拉些別的事同他們談，因為她很愛她的男人，想找點別的事來談着，好掩過心裏的痛苦，她也知道她的男人從來沒有和她像那樣高興過一次。

在母親生過了第四胎的孩子以後的那年夏天，他們又經過一次頂凶惡的吵鬧，在六月的一天，正當初夏的天氣，最堪令人們酣睡的一個早晨，男人把全上午的工夫消磨在夢境裏，空氣裏充滿了昏沉的倦意，帶點微微的溫暖，新生長的樹葉和野草，蔚藍的天空，更外顯得光明。這樣的天氣，使他很懶做工，雖然炎熱的天氣還沒有來到，但也不能使他安心睡着；雖然飛鳥吱吱不停地唱着歌曲，和風將生長在山崖的鵝黃色的百合花的香氣，以及紫藤花架上的紫藤花的香氣吹來，或是吹動天空裏波浪似的雲彩，使她變為白如雪的顏色，浮在光明的天空裏，將山與山谷都包圍在活潑的光

輝裏，黑暗有時一點也沒有，有時竟又黑暗起來了，一天到晚沒有停止的時候。這樣的天氣，做工太不合適了，太擾亂男人的心絃了。

那天，清朗的中午，賣布的商販從這村經過，肩上扛着大捆的布匹，素的，花的，各種的顏色都有，他大聲叫賣：「布啊！賣布啊！」

布販走到這家屋前，這家人正坐在柳蔭底下吃中飯，他停了脚步喊叫說：「好嫂子，我打開布包給你看看好嗎？」

母親喊他到跟前，對他說：「我們沒有錢買，除了買件一尺多的頂便宜的零頭給這才生出來的孩子做件小衣裳。我們是些窮苦的農人，不需要什麼新布做衣裳，我們所穿的，只要能夠遮蓋着身體就夠了。」

老太婆也像應該講話似的尖聲對布販說：「是的，我媳婦所說的都是真話，現在的布料很不紮實，洗一兩次就破了，記得當我小的時候，總是穿祖母的舊衣裳，到我出嫁的時候，才做一件新的，因為質料很好，到現在還沒有穿破，看！現在就不行了，這是我第二件的壽衣，又要快穿第三件了，布料一天比一天不耐穿——」

布販又走近些，他具有一種生意經中應有的一種禮貌，哄騙的手段，去詭媚母親，同時又甘言蜜語地對老太婆說：「老太婆，這裏有一塊零頭，很好的，像從前的布那樣紮實，正夠你的那個才出世的孫子做衣裳。好嫂子，這塊零頭，是今天一個大村裏的一位太太給她的兒子買剩下來的，我賣很便宜的價錢，一匹都剪去了，只剩這一小塊，隨你給幾個錢，我就送給你，作為恭賀你得兒子的一點微小的禮物罷。」

布販和和氣氣地一口氣說完了以後，隨即從包裹拉出那塊零頭來，草綠底子，大紅牡丹花。

老太婆喜歡地喊叫起來，因為她那矇矓的眼睛，還能看出布上的顏色，很清爽，很光彩的。母親看見也歡喜，低頭看看胸前吃奶的孩子，赤裸裸的，只用塊破布包着肚皮，這孩子長的很肥胖，很俊美，三個孩子中要算他最好看，樣子很像他的父親，若是穿上這塊布做的衣裳，一定格外漂亮，所以母親心裏有點想買的意思，但是她苦悶地問：「這塊零頭要多少錢？——即或便宜，我也不敢說買得起，我們所賺的錢，只夠養活孩子們和這位老太婆，還要付租給田主；我們真買不起像有錢的人爲他兒子

買的這塊布料。」

老太婆對着這塊布顯出悲傷的樣子，女孩也跑過來，將封閉的眼睛瞄準這塊布，只有男孩不管一切地還是吃着飯，男人懶洋洋地唱歌，很不注意這塊只夠嬰孩做衣裳的零頭布。

布販低聲哄騙他們，把布料挨近嬰孩的身體，但仍不敢靠得太近，惟恐他們不買，反着上了油膩。他一半耳語似地說：『這樣的布——這樣的質料——這樣的顏色——多少匹布從我手裏賣出去，沒有一匹有這樣好的，若是我有個兒子的話，我必定留給他做，但是我只有個可憐而不能生育的老婆，她沒有生過一個孩子，我又爲什麼將這樣好的布給她糟蹋呢？』

老太婆聽布販說他老婆不能生育的時候，她感着大大的不安，高聲對他說：「可憐，你這樣好的一個男人，竟然沒有兒子，你爲什麼不討個小老婆，試試看怎樣呢？我常說，一個男人在沒有發覺他自己的缺欠以前，至少要試驗三個女人……」

但是母親並沒有聽見他們的談話，只坐在那裏深思不定，看着她的嬰孩，心裏

起來了，他敢自信，這是具有黃金色，和紅臉蛋，嫩皮膚的孩子，穿上這塊布做成的衣裳，愈發顯得好看，所以她不免又問：「最低的價錢是多少？多了我買不起。」

布販說出一個不很貴的價錢，這價錢並不是使她驚怕的高價錢，因此，母親的心暗暗地被激動了。她仰着頭，板着脸，還他一個半價，因為這些地方，有這種還價的規矩。可是，這也未免太少了，布販趕快地搶回他的布，放在包裹，裝做要走的樣子。她又想起她的嬰孩，所以只得在她還過的價錢上加上一點，布販走了又停，停了又走，不知經過多少次，末了才把布捆放在地上，同意了那個比他所要的略為低點的價錢，母親就起身到那藏錢的土牆縫裏去取錢。

男人一直坐在那裏懶洋洋地唱，時而大聲，時而小聲，時而停止歌聲去喝他在飯後喝慣了的開水，一點也不管這樁買賣。但是布販是個頂滑頭的人，隨時隨地，千方百計地想做買賣。他故意地，又裝做叫人覺得他是不在意地拉出一塊麻布來，是野麻織成的，夏天穿上，真使皮膚涼爽，天藍的顏色，又清爽，又好看。布販偷偷地看男人，看他是不是注意這塊布，布販帶笑帶說：「今年夏天你可會做件新長衫嗎？若

是還沒有買，我這裏有布料，我敢賭咒，我的布料比鎮上任何店裏的價錢都便宜。」

男人懶懶地豎起頭來，他那俊美的面孔上浮着一種灰色的苦悶，他說：「像我們這樣窮苦的人家，什麼也買不起，我除了辛辛苦苦地做工，沒有別的，我所掙來的，只夠養活我家裏的人。」

布販走遍各城各村，很能辨別出什麼樣的人，該有什麼樣的面孔，他一眼看見男人，就知道他是歡喜玩玩而沒有實現的人，他帶點可憐而慈悲地同他說：「我能看得出你的生活很困難，若是你買件長衫穿穿，就像很靈驗的藥，馬上就可以得着快樂，頂能給人們快慰的事，莫過於穿着夏季的長衫，你手指上那個閃光的戒指，再把頭髮擦得油潤潤地，我敢賭咒，就連在城裏也找不出你這樣一個漂亮的人來。」

男人很高興地聽他講，有點怪怕羞地大聲笑着想：「我爲什麼一次也沒有穿過新長衫？將來也是沒有希望穿的了，只有一個挨一個的孩子生出來，難道我將永遠穿破衣服嗎？」男人很急地用手摸摸這塊布，老太太也奮興地說：「我的兒呀！這塊布真好！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好的一塊布，若是你必定要做的話，就買這塊好了。我好像

記得你父親也有一件這樣的長衫——那是在我們結婚的時候？啊！不是，我們是在冬天結婚的，是的，是的，是冬天，那天我打個噴嚏，人們都笑我這個新娘在結婚的時候打噴嚏呢。」

男人很急促地，很粗魯地問：「一件大概要多少錢？」

布販把價錢說出來的時候，母親正從裏面走出來，手裏拿着錢，一個個很仔細地數到末了的一個，她聽見了，很驚慌地說：「我們不能再花費錢了！」

母親這樣喊叫，更能堅固男人的欲望，他頑固地說：「我定要在這匹布上剪一件長衫料，我很歡喜穿，我知道我們還有三塊錢。」

這三塊錢真是她的寶貝，當她離開自己的家，出嫁的那一天，她的親生母親親手給她的，叫她不要給一個人知道，專爲自己用的。這真是她的唯一的財產，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一天用掉牠的，就連他們明明曉得老太婆要死的時候，沒有錢替她買棺材，寧肯忍着餓，或是東借西拉的時候，也不肯用這三塊錢。在她心裏，常常想着這三塊錢是他們保險的資產，有些時候，他們的生活遇到艱難，或是兵災，旱災的時候，只

要有這三塊錢，就可以保持幾日不受飢餓。所以她大叫道：「那筆款子，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應嘗用掉的！」

他急急地似燕子一樣，竄到牆洞前面，找出那三塊錢來，母親跟在後面抓住他就奪，但是她那能有他那樣快，從來也不能像他那樣很快地溜來溜去的樣子，男人將他摔在一邊，她倒在地上，手裏還抱着孩子，他帶喊帶跑地說：「給我剪一丈二尺，照老規矩加上一尺多放頭。」

布販加快速度地剪了，趕快接了錢就跑了，雖然賣的價錢比他要的少些，他也顧不得了，因為他還想趕快把其餘的賣掉。等母親走來的時候，布販已經走遠了，只剩男人站在樹蔭下，兩手捧着新鮮發亮的藍布。錢已經給布販拿去了，老太婆爲他們擔着心，看見她的媳婦來了，趕快用她那軋軋的聲音說這話那地和她的兒子說：「我的兒子，這種天藍色的布真好看，也不貴，這樣長的夏天，你有了這件葛布……」

男人很凶暴地釘着母親，他的臉色漲得紫而且紅，帶着憤怒的勇氣向她吼叫：

「你做不做？不然，就拿錢叫別的女人做，並且還要告訴她，說你不肯做。」

母親不說話，毫無聲息地坐在矮櫬上，臉色蒼白，孩子嚇的亂叫，她也不管，把孩子放在地上躺着，順手繞緊了拉鬆的髻，喘了一會氣，又吞呷一兩口，末了，背着男人的臉說：「我來做！」

她很怕羞，若是把長衫給別人縫，她們就會知道這次的爭吵是爲了這件長衫，因爲她們聽見爭吵的聲音，都站在門口向裏望。

從那天起，母親掩着這件事不提，雖然這是件很好的料子，在她很用心縫的時候，也感不到樂趣。她很冷淡地對待她的男人，同男人像對頭一樣。她並不像那些滿意的女人們在家裏向她們的男人講些平日的瑣碎小事，或是鎮上發生的什麼事。因爲母親在這些小事上對他冷淡，他也不再唱歌了，吃完了飯，就跑到大路旁邊的茶店裏去了。在那些人羣當中，他和他們坐下喝茶，和他們賭到深夜，到了第二天，他必定很遲才起來。以往的時候，他若是這樣偷懶，她就要刻薄地罵他，一直罵到他輪嘴爲止。但是現在，她讓他睡，獨自到田裏做工，隨他的便，對他只好冷淡，靜默，不理會，雖然她自己心裏悲傷，但也只好竭力勉強自己，忍耐着，不肯服軟。

後來，長衫終於縫好了，縫了很久才縫好，因為她還要裁袂苗。男人穿在身上，她也不肯向他看看合適不合適。他把戒指磨得閃閃發亮，再到廚房裏，用菜油把頭髮潤得亮亮的，然後就大搖大擺地到鎮上去了。

雖然有人稱贊他長得很俊，長衫很好看，但是她的心裏並沒有往時高興，她也不問他說什麼。當他靠在門口，她正在彎着腰追着短把掃帚掃地，她並不仰頭看他，或是問問他的長衫長短怎樣，樣子怎樣。她平常連給他做雙新鞋也要問來問去，但是現在，她的確有些不高興，結果，還是男人含羞地說：「作做的這件，比任何一件都合身，簡直同城裏人做的一樣。」

母親還是不向他望一眼，她把掃帚靠在牆角上，走進屋裏，拿出一捲棉花來，坐在那裏紡線，做這件長衫，線都用完了。最後，母親很尖刻地向他說：「在我看來，買這樣貴價錢的布料來做衣裳，穿在身上真像王子的衣裳一樣。」

她還是沒有向他看。他向鎮上走去了，她仍是不看他，她並不在他回過頭來的時候偷偷地看他一眼，雖然她知道長衫很合他的身體，但是她還是很凶地和他作對，

不看他一睜。

五

那一整天，母親守候着男人回來。這樣的天氣，水田裏的油綠的秧苗，在輕輕吹動的風裏，在和緩的日光底下，自由地擺動牠們新生長出來的頭，並不須要到田裏去照料。

所以母親坐在柳蔭下面紡線，老太婆坐在她的旁邊，說這話那地說給她聽，她一面說着，一面解開她的褂子，在太陽底下伸伸她那老而可憐的膀臂子，她覺得她的老骨頭還很有熱力。孩子們也在太陽光下赤着身子亂跑，母親靜默地坐着，用她很熟練的動作，將大姆指在舌頭尖上沾溼了，擰着線錘，使牠旋轉，很白的線隨即從棉花絮裏出來，緊緊地纏在上面。線紡多了，就繞在一個竹子刻的，很平滑的線繞上。無論她做什麼，都是用她自己紡的線，因為她紡的線紆好，很紮實。

漸漸地太陽又到正午了，母親停止紡線，站起來，很無情地說：「他爲了那件藍長衫，肚子已經餓夠了，怕他馬上就要回來吃飯呢。」老母親早已預備着笑嘻嘻地回

答她說：「是的，有了肚子外面的東西，不能算肚子裏也飽了一樣，——」

母親用葫蘆瓢在威米的筐裏挖些米，用第二隻手托平瓢底，不使一粒米潑出來，她又把米倒在別的一個竹籬裏，向着塘邊走去，她走着，眼睛不住地望着籬上，但是她看不見有新藍色的影子。她很小心地走到塘邊，將籬子放在水裏，用她那粗黃的手搓來搓去，再把籬子放在水裏浸了又浸，一直看着米乾淨的發亮，像水濕的珠子一樣才止。她回去順便在田裏拔了一棵白菜，再丟一把草給拴在樹上的水牛吃了以後，才回到家裏。這個時候，男孩牽着女孩的手也從籬上回來了，她輕輕地問：「你們可會看見你們的父親在籬上，或是在茶館裏，或是在誰家的門口；」

男孩子詫異地說：「今天早晨他在茶館裏喝一會兒工夫的茶，我看見他的藍長衫，新而且藍，很好看，他的表兄知道他買的價錢，覺得他買的太貴了。」

「是的，他真買貴了，」母親說着，臉色又難看起來了。

女孩子也順着她哥哥的聲音說：「是的，他的長衫是藍的，我也能看見是藍的。」
母親不再說什麼。睡在搖籃裏的孩子又大哭起來了，她走去抱起他來，解開衣

裳，給他奶吃着，又去煮飯去了。但是起初她對老太婆說：「老母親轉過來向着街頭坐；看見穿藍長衫的人來了，就告訴我，我就好把擺飯在桌子上。」

「是了，女兒，」老太婆很歡喜地叫着。

雖然飯煮好了，男人所歡喜的白而且硬的飯煮好了，可是不見他回來，雖然把他心意的又嫩，又甜，又酸的白菜做好了，可是仍然不見他回來。

又等了一會，老太婆聞着飯香，她有點餓昏了，微微地生氣似地喊叫着：「不要再等我的那個兒子罷，我的口水從嘴裏流出來了，肚子空的像鼓一樣，他還是沒有回來。」

她把老太婆的飯盤盛好飯給了她，又饒了孩子們的飯，只留下一些菜心給男人，其餘的都讓孩子們自由地分吃了，最後她也吃了。不過很難見的，她今天覺得吃飯沒有滋味，所以剩下許多飯，同一盤好白菜，她很小心地放在有風的地方，不使牠腐壞了，晚上再燒起來，還是一樣的新鮮好吃。現在，這才給那圓胖臉，強壯的嬰孩奶吃；吃飽了，就睡在很強的太陽光下，兩個孩子在柳蔭底下伸伸懶腰也睡了，老太婆

在那裏頭一點一點地打瞌睡。這樣酷熱的午後，整個的村落裏，都沉睡的安安靜靜，就連站着的牲畜們，也不停地下垂着牠們的倦頭。

只有母親沒有睡，她拿起線錘，坐在禾場西邊的柳蔭底下紡線，繞線，紡了一會，她實不能再安心地紡下去了。從早晨到現在，她總是盡力耐着性子搓着，轉着，紡着，到了現在，她必須要安靜了，好像有一種很奇怪，很急促的力量在她心裏，她一點想不到男人是不會回來吃中飯的，她自然自嘆地說：「他必定是到鎮上賭錢去了，或者另外還有別的事發生。」

她不想就罷了，她愈想，就愈發覺得她所想的不錯，一會兒，表兄弟的隣舍到田裏作工去了，又一會兒，那個坐在樹底下睡覺的女人醒起來了，她喊着問她：「你的男人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母親很自然地回答：「是的，他爲他自己的事，到鎮上去了。」表兄弟扛着鋤頭，拿着鏟子，用很小的聲音和她說：「是的，我看見他很高興地穿着新長衫向鎮上走去了。」

母親依舊說：「不錯，是的。」

母親心裏從此才平安一點。自從表兄弟說他到鎮上去了以後，她又發憤地紡線，無疑的是到鎮上整整地玩一天來報她的仇，出出他肚子裏的悶氣，也想露露他的新長衫，磨亮的銅戒指，搽了油的頭髮。她含着怒氣思想着，但是她的氣消了，不能再被激起，因為她心裏一種奇怪的渴念和表兄弟的話混雜起來了，而且渴念比較更深。

下午又熱又長，老太婆醒了喊着口乾，母親端了一盃水給她喝，孩子醒了，在地上打了一會兒的滾，起來玩去了，嬰孩也醒了，仍然很快活地躺在搖籃裏，因為他睡了一個很舒服的午覺。

母親還不能休息，在平常的時候，只要她一有閑空，就很容易的睡着了，雖然她很強壯，在她做事的時候，也很容易沉沉地，甜蜜地打瞌睡，但是，今天她心裏的悲痛，使她一點沒有睡意，她留心要聽見將臨到的一響。

她等着，等着，看看街上空空的，沒有她所思念的人的蹤跡，她不耐煩地抱着孩子，扛着鋤頭到田裏去了，她對老太婆說：「我到南山邊鋤蕎麥去了。」她走着想着，

她覺得她還是離開家好些，做着很苦的工，似乎可以把時光很快地混過去。

所以整個的下午，她在蕎麥地裏鋤草，她用一塊藍花布巾遮着頭，鋤頭一上一下不停地鋤着青嫩的蕎麥。

這不過是小小的一塊瘠田，他們所有的田地，連在山上的，又要能得到水的地方，都種了稻子，因為稻子同蕎麥比較起來，稻子是細糧，可以賣到更高的價錢。

太陽漸漸地射在無遮攔的山上的身上，一會兒的工夫，她的衣裳汗濕透了，但是她還是不肯休息，除了孩子哭着要吃奶，她才坐在地上餵着孩子，順帶揩掉自己臉上的汗，她不看別的，只定睛看着光明燦爛的田野。孩子吃飽了，她仍舊把他放在地上，又鋤起草來了，一直鋤到她的全身疼痛，腦子麻木，居然田鋤好了，只剩些雜草曬在酷熱的太陽底下。太陽沈落到田邊去了，山谷中突然沈沒在黑暗裏面，她站起來用衣裳揩揩臉上的汗，自言自語地說：「他一定回來在家裏等着了，我必須趕快回去煮飯。」她從鬆軟的土地上拾起孩子，抱着走回家裏去了。

但是男人並不在家裏，當她向他們的房子轉去的時候，不見他在那裏，老太婆眼

睛向着田裏看，兩個孩子站在台階上很可憐地等着，看見母親來了，他們快活地大聲叫起來，母親很煩亂的問他們：「你們的父親——沒有回來嗎？」

男孩嚷鬧着說：「沒有回來，我們餓了。」女孩也用她那不完整的孩子話，閉着眼睛，擋着刺眼的夕陽坐在那裏，學着他哥哥的話說：「不來，我們餓了。」老母親一跛一跛地走到門口，問表兄弟說：「你可會看見我的兒子在那裏沒有？」

但是母親忽然不耐煩地叫起來：「老母親！隨便他罷，不要告訴攏總的人，叫他們都知道他沒有回來！」

老太婆偷偷地望她一眼，很傷心地說：「好！可是他沒有回來呀。」

母親不再說什麼，去盛些冷飯給孩子們吃，燒點開水，泡一盤飯給老太婆吃，找點剩飯給狗吃以後，她抱着孩子向着街邊的茶館裏走去，那裏現在只剩了幾個人，路上也祇有一兩個星星散散的人，至做完工作以後回到附近的村舍裏。她想——假若是他還在茶館裏的話，他必定是陪着許多人坐在靠街的桌子旁，看看來往的過客，聽聽他們說些什麼，因為他是不慣寂寞的。若是有賭錢的，他必定也在其中。她遠遠地向

裏張張，不但看不見新藍長衫的閃光，也聽不見賭具的響聲。於是她走進門口一瞧，他不在那裏，只看見茶館老板在晚飯以後，靠在放爐子的牆邊休息着，他的臉上好像浮着幾天沒有洗的黑烟同油垢，他自己覺得做這污穢的生意，洗也沒有多大用處，一會兒又要變黑的，所以他就索性不洗。

母親問說：「你可看見我的孩子們的父親沒有。」

茶館老板用黑指甲剔過牙齒，擦過指甲以後，懶懶地回答她說：「他早晨穿了新藍麻布長衫在這裏坐了一會兒，就到鎮上去了。」他又笑着向她閑談：「什麼？不會糟過什麼罷！好嫂子？」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母親很急地回答說：「他到鎮上有事，所以遲了，我不敢說，或許他會在鎮上過夜，明天才回來呢！」

「什麼事？」老板好管閑事似地突然追問一句。

「我一個女人，怎麼能夠知道？」她說着就趕緊轉身走開了。

她在回家的路上，雖然照樣應答着追問她的人們，但是她的心裏另有所思。回到家

裏，就去摸摸土牆洞裏的東西，已經空無所有了，她明明的記得那個寶貴儲藏所裏所藏的一些銅板，還有少許銀角子，因為在前一兩天，他去賣稻稈的時候，旋施展他的巧妙手段，得以賣到很高的價錢，他把這些錢帶回來，她又從手裏拿過來數好了擺進牆洞裏的，可是現在沒有了。

她確實地知道他走了。她在一陣昏迷境中知道他確實走了。她忽然不作一聲地坐在地上，抱着孩子，搖來搖去，他是走了，只剩下她，帶着三個孩子，還有一個老婆，他真走了。

嬰孩哭鬧起來了，她毫不自覺地將奶塞進孩子的嘴裏，那兩個孩子也進來了，女的揉着眼睛哭。老太婆扶着拐杖走進來，說了又說：「真奇怪，我的兒子到那裏去了，女兒，我的兒子可會說過他到那裏去了嗎？真是件奇事，到底他到那裏去了。……」母親從地上站起來對她說：「老母親，無疑的，他明天就會回來的，你去睡罷，他明天就回來了。」

老母親很安慰地聽她說，答應着：「啊！是的，無疑的，他明天就回來了。」說

着就摸索着回到那黑暗的房裏，她的鋪上睡去了。

後來，母親在院子裏給兩個孩子洗洗乾淨，這是成了她夏天晚止的習慣，必須在睡覺以前把孩子們洗乾淨。她在每個孩子身上澆一顆水，一面澆着，一面用她那粗黃的手掌替他們搓着黃滑的嫩肉。她沒有聽見兩個孩子在說甚麼，也不留心女孩哭叫着眼睛痛。只有男孩在床上睡着的時候，驚奇他的父親怎麼沒有回來，他問：「父親今天晚上睡在那裏？」母親像才從昏迷裏醒來一樣，回答他說：「無疑的，他是在鎖上，明天或是後天就要回來了。」她說着，怒火勃然興起，憤恨地說道：「無疑的，甚麼時候那點錢用完了，什麼時候他就要回來了。」怒火越說越旺，她很刻薄地又說：

「那件新藍長衫穿髒，準備着叫我洗的時候，他就要回來了，這是無疑的！」

她多少有點舒服，她能夠向他發怒，因為她越是恨惡他，就越使他更外地和她親近。她有心地氣着，不肯讓憤怒消散。她把牲畜牽進房裏，就把門拴起來了，她自言自語地說：「我敢賭咒，在他回來敲門，或是今夜敲門的時候，我必定要睡着不理他！」

但是在黑沈沈的夜裏，在靜悄悄酷熱的夜裏，被關在安靜房裏的她，怒氣完全消失了，她嚇怕起來了，若是他不回來，將怎麼辦呢？一個孤零零的女人，又年青……：床上空了這許多，她今夜可以不必留意睡了，儘可以任意地把四肢都伸直，因為他走了。突然間，她很熱烈地思念着她的男人，這六年的工夫，她一晚也不會離開過他的身邊，白天同他生氣是有的，但是到了晚上睡在他身邊的時候，她忘記了他的懶惰，忘記了他的孩子脾氣，她想起他是怎樣俊美的一個男人，不像別人，口頭粗鄙，呼吸有臭味，真是一個美貌漂亮的少年。一口的牙齒，像米粒一樣的白，她睡在那裏，思念着他，攏總的怒氣，一齊消散了，只留下熱烈的思念。

一夜過去，她早晨懶懶的起身，因為她昨夜失眠，但是他還沒有回來，她的心不免又硬起來了，她把牲畜牽了出去，叫老母親和孩子們吃了飯，她屢次地硬着她的心，自言自語地：「他的錢化光就要回來了，頂好，我曉得他就要回來了。」

男孩定眼望着空床，很驚奇地問：「我的父親到底在那裏？」母親很嚴厲地突然大聲說：「我已經說過了，他出去了一兩天就要回來的，隨便那個在街上問你，你就

照這樣回答。」

那天，雖然孩子們照舊出去玩，但是她沒有到田裏去作工，她把板櫟放在可以看見村莊的那條獨一無二的路的地方，坐在那裏紡線，並且應付着老母親的閑談。她想：「若是有穿藍衣裳的人走來，她一定離着很遠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她每次繞線在線錘上的時候，她必定向路上偷看一次。她在腦子裏替他算算拿去多少錢，也替他算算能夠用多少天，她計算一下，只夠七天用的，除掉他有好手還能在賭場上贏來一些，使他在鎖上沒有回來以前，可以多支持幾日。她上午的光陰就這樣過去了，她實在也應付不了老太婆的閑談，但是她忍耐着，爲的是希望看見她的男人回來。」

孩子們在中晌回來了，偷偷地在廚房一邊找到那盤白菜，他們向母親要着吃，但是母親不肯，後來他還是向母親強要，母親打了他幾下，對他說：「不能給你吃，這是爲你父親留的，若是在今天晚上回來，他一定很餓，會將這些都吃光的。」

長而靜的下午，又慢慢地過去了，男人還是沒有回來，太陽照舊地落下去，使大地充滿了金黃色，山谷中只顯着片刻的光明，一會兒又黑暗起來了。母親不再不許他

吃白菜了，她將白菜碗放在孩子們前面說：「隨你們吃罷，留到明天就要壞了，誰知道他……」她沒有說完，就挾些甜酸的菜心給老太婆，對她說：「吃罷！他明天回來，我再給他做新鮮的。」

「他明天真的回來嗎？」老太婆隨口問着。母親很愁悶地回答說：「是的，恐怕明天。」

昨天夜裏，她睡在床上，難過而又嚇怕，今天夜裏，她很明白地在心裏想，覺得誰也不能知道他會不會再回來了。

雖然她明明地曉得男人不會回來，但是她還有一個希望，希望他的錢在七天之內用光，可是一天一天地迫近，在這七天中間，母親每天都是覺得他可以在當天回來的，她並不是一個遊手好閑的女人，在村落裏同別的女人胡亂饒舌，但是現在她因爲男人的緣故，這村上一個挨一個，差不多有一二十個女人來看她，打聽她男人的消息。她們大家說：「我們在這村落裏都是一家，都是同他有親戚關係的人呵！」後來母親用腦經想想，忽然很得意地編起一套故事，很勇敢地，很驕傲地對她們說：「他

有一個朋友，在很遙遠的一個大城裏，他告訴孩子的父親那邊有個很好的差事，工錢又多，所以他可不必以種田來養活我們了，若是這件事爲他不合適，她很快地就要回來，但是，若是這件事覺得很好的話，他的主人什麼時候給他休假，他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呢。」

她不驚不慌地說着，像真有這事的一樣，老太婆很驚訝地問道：「你爲什麼不肯把這件事告訴我？要知道我是他的母親啦。」

母親不免又往下說着說：「老母親，他不叫我說出來，他知道你嘴裏的舌頭像鵝卵石一樣滑，藏不住一句話，你在街上會對着那一些人亂說，慢慢地他們造出謠言比他自已知道的還要多，他說：他不歡喜這件事，他不願意別人知道。」

老太婆張着空癩牙床的嘴，扶着拐杖，看着她的媳婦的臉問道：「他真是這樣說的嗎？」很痛心的又說：「我實在是個很會講話的人，但是我的舌頭，不會有鵝卵石那樣滑溜罷！」

母親愈講愈多，好像全部都是事實一樣。

有一個女人，常常經過母親的門口，是個寡婦，住在她大哥的家裏，也沒有一個孩子，她一天到晚無事可作，除了綉綉鞋上的花以外，就坐在那裏思考每天所聽見的。一些小事情，她思考着這個男人走了的事，她覺得很奇怪，一天，她想到了這些事：她那雙小腳很快地跑到母親那裏，很狡猾地問她：「這村上好久沒有信來，我也沒有聽說有男人的信來。」

因為寡婦已經偷偷地跑到這村落裏唯一寫信的人那裏問：「可會看見有李老三的兒子李大的信嗎？」其實，這個人也只能寫讀幾句平常所必須的信件，借此餬口而已。

當寫信的人說不會看見的時候，寡婦又向他說：「他女人說的，前幾天有信來。」寫信先生起了妒嫉的心，惟恐他們把信拿到別的村落裏，找別的先生讀去了，搶了他的生意，他很反對地說：「我知道的很清楚，不會有信來的，也沒有任何人到我這裏來，叫我讀信，叫我寫信，或是買郵票貼在信上，我是唯一有郵票的人，已經有二十多天了，我沒有看見有一個郵差到我這裏來過。」

寡婦得知這些怪事，她到處宣傳，說李大的女人扯謊，並沒有信來，他的男人丟

了她跑了，或者是因為那件新衣裳爭鬧的罷。因為全村的人都聽見他們的吵罵，又聽他們的孩子說，男人把女人打倒了。

這些謠傳洩漏到母親耳朵裏的時候，她大着膽子告訴大家，她是爲着別種事情，關於信的事，並不是寫的信，乃是從那邊來的布販，帶來的口信。

母親這樣謊法，又穩當，又好，尤其是老母親相信的更爲真切，所以她常常在面前大叫着說她的兒子將要成爲有錢的人了。母親的臉色總裝着寧靜無事的樣子，她不像別的女人被她們的丈夫丟了那樣的哭泣，因爲她怕丟臉。後來大家都覺得母親說的是事實，寡婦的謠傳，也就此平息了。她只有在綉花的時候，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等着瞧——到了時候，看他會不會寄信或是寄錢回來，他本人是不是會再回到家裏來。」

村落裏這場小紊亂也就停止了，他們的思想都轉向別的事，把母親和她謊出來的話，早已忘盡了。

母親只好穩固地下了決心，過着她的生活，七天的希望已經過去，他還是沒有回

來，轉眼又到收割稻子的時候了，稻穗變爲黃色，很沉重地掛在田裏等待著，但是他還是沒有回來，除了表兄弟在他的稻子收割完了，一捆一捆地曬好以後，來幫忙她兩天，其餘的時候，都是她自己一個人，把稻子割了，捆成捆子。她很感激他，同時也很怕他，因爲他是個不肯多話的人，他的話又真實又簡單，但是很難叫人不真實地回答他。在他幫忙割稻的時候，除了有些必須要說的，他才說幾句，其餘的時候，一直閉口不言。他臨走的時候，才對母親說：「若是到收租的時候，他還不回來，我就再來幫你的忙，因爲新收租的經理是個怪狡猾，怪奸詐的人，尤其是獨自一個女人，更難對付他。」

她在心裏感謝他的幫助，因爲她也曉得一點這個經理是怎樣的人，這幾處地方，他去年已經來過了，城裏人不管是做事說話都是壞良心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男人已經出去一個月了，母親還是黎明就起來，在孩子們同老太太還睡着的時候，先把飯煮好了，留在鍋裏等他們起來吃，她自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把彎鏟刀，到田裏去了。孩子現在已經大了，可以把他放在地上，隨便他

玩，他抓着泥土塞進嘴裏吃，他吃着吐着，吐了再吃，臉上糊滿了吐出來的泥土，任憑孩子怎樣玩，母親也沒有工夫去管了，因為現在她一個人必須要做兩個人的工作！。孩子哭了，也只好任憑他哭，一直等到她真的疲倦了，才坐在地上歇息，拉出奶頭來，塞進孩子的泥嘴裏，讓他吮吸着，她再也沒有精力去揩乾淨孩子沾污了的奶頭上的泥土。

她一把一把地把稻子捆起來，堆在那裏，拾稻穗的人，像乞丐一樣的跨到她田裏來瞧瞧，有沒有落下來的稻穗可拾，母親的臉上，滿了汗和灰塵，竟然變黑起來了。她很刻苦地罵他們：「你們要捨我這沒有男人幫助的，孤獨女人田裏的稻穗嗎？你們這些乞丐，可惡的毛賊，要曉得我比你們還要窮啦！」她很厲害地罵着這些乞丐，罵他們的媽怎樣養出來的這種兒子，他們驚慌難受，結果，他們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因為他們受不了她那劇烈的痛罵。

她又一捆一捆地把稻穗背到禾場上去打，把水牛軛在大石滾上，她就在这暑氣未退的秋天，自己趕着牛工作，也勉強自己的工作，禾打完了，就把稻稈堆起來，把稻

子在風裏簞來簞去。

現在她也勉強着男孩作工，若是他偶一偷懶，她就很痛心的，很失望地打他。她不會堆稻稈堆，因為這件事向例是男人歡喜做的，一點不費事就堆好了，而且堆的很有樣，很乾淨，頂上還糊着一層平滑的泥土。所以今天她只好請表兄來教她怎樣堆法，那麼，她從今以後就可以同男孩兩個做了，若是男人在這一兩年內還不回來的話。表兄弟來了，跨上稻稈堆，教她堆的方法，她在下面留意瞧着他做，把一捆一捆的稻稈丟上去。等堆好了，這季稻子就算收穫成功了。

她因為心裏煩悶，操勞過度，一兩一兩的肉瘦下去，現在身上只剩皮包骨頭，皮膚曬成黑黃色，只有腮同嘴唇上留點紅色。她的奶還是很多，有些女人吃飯，專為助長她們自己的肥胖，不是為孩子的，但是這個女人，是專為孩子，實行母親的天職，很殘忍地擁殘着自己的身體，為孩子的需要而犧牲。

量租給田主的時期到了。這村落和四圍田地的田主，從來沒有親自來收過租，從他的祖宗起，他們都是很享福地住在遠遠的大城裏，只差遣他的收租的經理來收，今

年換了一個新經理，因為老經理已經作了二十年，現在手裏已經富足有餘，在去年就辭職休養了。新經理來了，到每個農家去收租，母親將糧食堆在禾場上等着，不一會，果然經理來了。

他是個城裏人，從頭到脚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個身子很高，很文雅的人，身上穿着灰綢長衫，腳上穿着皮鞋，他的大而柔輦的手掌，常常摸着光滑的唇邊，他每走一步，就有香氣從他身上散布出來。當他喊着：「農夫在那裏」的時候，母親向後退了幾步，讓老母親出來同他講話，老太婆說：「我的兒子到城裏作事了，只留下我們倆在家種田。」

母親叫孩子去喊表兄弟來，她自己靜靜地等待着，她送茶給他喝，不說什麼，除了幾句普通的客氣話外。同時她覺得他的眼睛很熱烈地望着她那赤着的腳和臉，表兄弟來了，替她量着糧食，她仍然站在旁邊，又量了一份給經理算作敬奉他的，他很高興，也不上前去看看多少，因為她知道表兄弟是頂誠實忠厚的人。但是她覺得把她辛苦所收的糧食，來敬奉那城裏油潤的經理，未免使她寒心，使擁總的鄉下農人寒心。

他絲毫不知道農人們的辛苦，居然在給田租之外，也要給他一份，不然，就得吃他的暗虧。農人們還要給他一兩隻鷄，一兩斗米，一些鷄蛋，銀錢來酬報他。

還有比這些更甚的事，就是在租收好了以後，村裏的農人，還要合請經理一桌筵席，每個農家要預備一盃好菜。在這樣的年頭，母親還是宰了一隻鷄，慢慢地小心着煮，很久才煮好，外面樣子是完整的，皮一點也沒有破，可是肉很嫩，很爛，只要筷子一碰，肉就同骨頭分散了，鷄的滋味和香氣，實在使孩子們饞的受不住，她在廚房裏煮了幾個時辰，孩子們也都跟到廚房裏去打轉，不停地嚙唾沫，男孩喊着說：「我盼望這隻給我們自己吃，我盼望那一天我們自己能吃一個整鷄。」

母親很痛心地回答說：「這種肉，除了有錢的人以外，誰配吃！」

筵席散了，她走到杯盤狼藉的桌子旁邊，在鷄盤裏夾出一根剩下來的骨頭，上面連一小塊皮，一絲肉，給她的男孩啃，她說：「我兒，你趕快長大，就可以同他們在一個桌上吃了。」

男孩無知地問：「你想我的父親肯容讓我去吃嗎？」

母

親

母親格外痛心地回答說：「若是他不在家的時候，我敢賭咒，你是可以替他去吃的。」

又來到秋末的時候了，差不多孩子們早已忘記他們的床上還會睡過他們的父親，他們想，只有他們和母親。就連老太婆也不常提起她兒子的事，因為秋天的涼風，吹得她的骨頭疼痛，她的工夫，只夠她到處找那沒有風的太陽光下去取暖。她抱恨終天地埋怨風會常常改變方向，不然，她怎能覺得太陽的熱力會一年比一年地冷呢？

現在，男孩每天也做些輕鬆的工作，並且覺得是他每天應盡的責任，不能偷懶的。每天達到沒有事做的時候，就牽着水牛到山上吃草，自己騎在牛背上，或是斜靠在墳墓旁邊，在草叢裏捉蟋蟀，用草稈編蟋蟀籠子。到了晚上，趕牛回家的時候，把蟋蟀籠掛在門口，籠裏的蟋蟀唧唧地叫，小弟弟和小妹妹聽見，都快活的很。

山上的野草，很快地變了枯黃色，夏天盛開的野花，都已結了種子，經驗告訴我們，冬天將又臨到了。小路兩旁，滿開着秋天的紫苑野菊。這正是砍柴的時候到了，孩子和母親一同拿着鐮刀去砍草，母親砍着，兒子捆着，滿山都像是一個個的藍點子

在移動，這些全是和他們一樣的砍草人。到了晚上，太陽落山，晚風帶着冷氣吹到山頂的時候，男男女女，都甲扁擔，兩頭擔着兩捆乾草，沿着窄小的路回家去了，母親也是這樣，只有孩子擔了兩捆小的。

母親回到家裏，第一件事就抓住孩子，叫他吮吸着她那垂累澎漲的奶，孩子像餓狼似地吮吸着，因為他在白天只吃點稀飯湯。老太婆在這清冷的冬天，太陽一落山，就鑽進被窩裏去了；女孩在微淡的光裏摸索着路，走到門外，就在這黑亮的微光裏睜着眼睛，有點懼怕的樣子，坐在門檻上，微聲哭着，預備歡迎着作工的哥哥回來。

秋天過去了，田裏正要標準種麥子，母親教孩子怎樣播種，注意着風向運用手勢，不要使一邊太密，一邊太稀。冬天真的來到了，麥田凍得發硬，所以麥子才發出一點兒嫩芽來。母親從床底下拖出冬天的棉衣來，放在太陽底下曬曬，準備着穿。因為夏天和秋天母親做些粗糙的工作，她那皮包骨頭的手上，裂了許多傷口，手的模樣雖然沒有改變，但是很僵硬，雖然棉布衣裳拿在她的手裏，也感着刺刺地不靈便。

但是她仍然做事。她坐在向南沒有風的門口作活。天氣實在有些冷了，所以她先

做好老太婆的棉衣，她叫老太婆在牀上坐一兩天，脫下那件紅壽衣，將夏天從裏面拿出來的棉花再裝進去，老太婆很樂意地捲伏在鋪上說：「媳婦！你想我還能穿破這件壽衣嗎？與當在夏天的時候，我覺得不要緊，還能活下去，可是冬天來了，我就覺得吃下去的飯，不能暖和我的身體。」

母親不在意地回答說：「噢！我敢說你還要活很久呢！老母親，我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年紀的老太婆有這樣的好身體，別的人像你這樣大年紀就死了，你仍然很健強地活着。」

老太婆滿心歡喜地連咳帶笑地說：「我曉得，我這個傢伙真能活！」她知足地躺在鋪上，等着暖和的壽衣縫好了才起來。

母親又開始補孩子們的衣服，孩子們在這一年之內又長大了，女孩的棉衣必須給嬰孩穿才合適，可是今年她必須做三件衣裳才可以過得去，這又來了難題，不知道該給男孩子穿什麼才好。家裏只剩下她男人的一套補丁，已經穿過三冬的破衣裳，這件棉襖從袖子補到領子，這個破痕是因爲有一天，他向牲畜發怒，牲畜掙斷了鼻上拴的

繩，用頭抵破的。

她捨不得剪小了牠，她翻過來，調過去看，遊移不決地心痛着，末了她自言自語地說：「若是他回來怎樣辦呢？我還是不能改小。」

男孩身上沒有穿的，在清冷的早晨和晚上簡直冷的發抖，結果，她咬緊牙關，決意改短了給男孩子穿。她在心裏安慰着自己說：「若是他回來了，我把米賣掉，給他做套新的，假若他真的在過年的時候回來，他一定高興穿他的新衣裳。」

冬天一天一天地過着，母親以為她的男人在過年的時候一定可以回來。出外的男子漢，若果他不會死去，只要不做乞丐，到了過年的時候，一定是會回來的，自然母親的男人也不能例外。所以無論誰問她，她就一直說：「過年的時候，他一定回來吃年飯的。」老太婆一天也不知要說上幾遍：「我的兒子在過年回來的時候……」就連孩子們也盼望着他們的父親回來。

好管閑事的長舌寡婦，雖在做她過年的一雙新鞋的時候，也常帶惡意的笑向母親說：「真是奇怪，你的男人沒有信來，我知道這村裏常久沒有信來啦！這是寫信的先

生告訴我的。」

母親格外地裝着鎮靜對她說：「已經有幾次口信傳來啦！他同我都是一對不歡喜爲着寫信化錢的，他也不願請人寫信，他也不知道所要說的話，是全寫上了，還是遺漏一些，他更不歡喜使她的消息讓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反高興他不寫信來。」

這樣一來！她又閉口無言了，但是她又將男人在過年的時候回來的消息告訴她，這件事說得確確實實，她也只好信以爲真了。離過年的時候近了，全村落裏農家，個個忙着，母親也是同樣地忙着，她不是專爲孩子們忙着做新鞋，洗衣裳，爲嬰孩做帽子，她也爲男人忙着。她滿滿地裝了兩簍米，到城裏去賣，她賣的價錢，比往日男人賣的價錢，稍爲低些，但是一個女人獨自地這樣作生意，已經很好了。她拿賣米的錢，買了一對紅蠟燭，兩股香，燒在財神的面前，她又買些寫着吉利字的紅紙，貼在家裏的用具上，田裏的農具上，又買些豬肉，砂糖作甜糕，末了，把剩下來的錢，拿到布店裏買了兩丈藍棉布，又到別的一家店裏，買了五斤彈好的新棉花。

是的，她好像確實知道在新年的時候他一定會回來的，所以她細心地剪裁了一套

棉襖和棉褲的面子，很小心而忍着傷心爲他做這一件棉襖，一件棉褲，裏面的棉花鋪的很平很顛，她很急地趕快把最後一個又硬又緊的鈕扣做好，收藏起來，專誠等着他回來，在大家看來，也覺得這套衣裳含有摧他快些回來的意思。

在新年的那天早晨，他還是沒有回來，整個的那一天，他們穿着乾淨衣服，孩子們惟恐把衣裳弄髒了，老太婆惟恐飯湯流到衣襟上。母親這天還是裝出很安穩的態度微笑着說：「還有一天的工夫呢！天還沒有黑，他一定會回來的。」有許多和男人要好的朋友們，以爲他已經回來了，都來拜望他，母親給他們倒茶，拿點心，並且對他們說：「他說今天一定要回來的！或者也許主人不肯給他這樣長久的假期，讓他回到這樣遠的家裏來也未可知，聽說他的主人很歡喜他，樣樣事都依托他。」

第二天，女人們來看看她的時候，她還是照樣的將昨天的話又說了一遍。她好像平安無事的樣子，微笑的說道：「就是他回來，我敢賭咒，他就要很快地寫信來了，告訴我他不能回來的原因。」以後她又同她們談到別的事上去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因爲他很自由在地調來調去，所以老太婆同孩子們都很相信，

相信她所說的一切話。

但是每逢到了靜悄悄的夜裏，她暗暗地傷心，哭泣。爲了他的男人走了不回來哭泣，爲自己受別人的羞辱哭泣，更爲了她是個女人，一家的生活都擔負在她的肩上哭泣。

有一天，她坐在那裏想，應當用一個什麼法子，才可以遮掉自己的羞辱。她想到他會爲他費了許多錢，給他做新衣裳，但是他沒有回來，她又做了糕餅，買了香，擺在神前爲他祝禱着，他還沒有回來。她又想起那個寡婦對她難堪的臉色，以及別人鬼鬼祟祟地譏諷話，就連那忠實的表兄弟，也加入其中了，但是他仍舊沒有回來，她因爲以上一切的原因，必須要想出一個遮掩羞辱的好方法來。

她揩乾淚，法子終於想出來了，她把餘下的米，同稻稈，擔到街上去賣，她賣了以後，就去調換一張同洋錢一樣用法的鈔票。她再走到另一個村落裏，靠近夫子廟旁邊的一個陌生的寫信先生那裏，請他寫封信，她坐在旁邊的矮檯上，對他說：「我有一封信，請他照着我所說的話代我寫，這封信是我的一個兄弟叫我替他寫回家的，因

爲他在很遠的地方做工，現在病在床上，不能回來。」

老先生拿出他的眼睛來，停着看看過路的人，又抽出一張沒有字的紙出來，潤濕了筆尖以後，又在硯台裏填滿了墨，對她說：「你說罷！不過第一要把你兄弟的女人的姓名，女人的住址，以及你的姓名告訴我。」

母親對他說：「他是我的姻兄弟，叫我替他寫信給他家的女人，我才從他做事的那個城裏來的，我的姓名不寫到沒有什麼關係。」後來，她將他男人的姓名告訴他作爲他姻兄弟的姓名，再將她在做小姑娘的時候記得的，離她娘家不大遠的一個城名告訴他，作爲她姻兄弟的住址，又將她自己的姓名同她所住的村落名字告訴他，作爲她姻兄弟的女人的姓名住址。然後她仔細地對他說：「你聽，他要這樣的告訴他的女人，『我在這裏殷勤的做工，我的差事很好，我的主人很慈愛，我可以隨意吃什麼，我的工作不過替他拿烟，倒茶，替他送朋友們的信，一天三餐的飯食在外，每月有三塊錢的工錢，我已經積了十塊錢，調張鈔票寄給你，作爲老母親同你以及孩子們的用度。』」

她坐在那裏等，老先生慢慢地寫着，寫了很久才寫好，又問她說：「還有要寫的話嗎？」

她說：「還有，說：『過年的時候，我不能回來的原因，是因為我的主人很歡喜我，不願意叫我離開他，我想明年或者可以回來，萬一不能的時候，我必定一年一次的把我盡力省下來的錢寄給你。』」

老先生寫着，她又在想——她說：「還有一件事要寫，『告訴我的老母親，當我從城裏回家鄉的時候，我必定在城裏給她買頂好質料的紅布，替她做第三件的壽衣。』」

這封信寫完了，老先生在信尾簽了男人的名子，封了信口，在封面上寫了收信人的姓名住址，貼上用口水沾濕的郵票，並且告訴母親願意為她寄，母親付了錢，就出城回家去了。這件事，就是她在那天獨自坐着揩乾眼淚以後所計劃的。」

六

七八天以後，一個郵差，背着信包走到這村上來。郵差是近幾年來才有的，他能把遠遠地方的信送到這村上來，在這村裏的人們，都以為是件新奇的事；因為這村裏

裏，以往沒有這樣的人來過，也沒有遇見過這樣稀奇古怪的事蹟——可是，母親的信居然就在這時送到了。送信的人手裏拿着信，眼睛釘住母親，開口便問：「你就是姓李的女人嗎？」

母親心裏知道是信來了，所以說：「我就是的，」郵差又說：「這封是你的信，是從你男人那裏寄來的，不管他是住在那裏，但是他的名字寫在上面，你一看就知道。」他說了以後，就將信交給了母親。

她勉強自己，大聲歡呼，假裝高興的模樣高聲對老太婆說：「你兒子有信寄來了，」同時又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有信來了。」他們都等不及要看信裏講寫什麼，所以母親急忙洗了澡，穿上乾淨衣裳，梳光了頭髮，立刻找人去看信。這個時候，母親聽見老太婆大聲對表嫂說：「我的兒子來信了，」她說話的時候，歡喜得要命，笑的時候，又要咳嗽，但是他還是不肯停止她的喜笑。表嫂看見這種情形，覺得她這樣興奮，未免有傷她那衰老的身體，心裏有些爲她擔心，所以她趕快跑過去替她捶背，並且很關心地對她說：「好媽媽，我爲你祈禱着，不要咳傷了你！」母親從房裏

出來，打扮得很乾淨，面上浮着笑容，表嫂還替老太婆捶着背，對母親說：「老媽媽聽說她兒子有信來了，歡喜的連氣也喘不上來了。」母親臉上格外露出笑容，應聲說道：「信在這裏，」她取出這封信，好像故意要給別人看似的。

母親向鎖上走，許多人跟在她後面，男孩也緊跟在後面，女孩依在哥哥的身邊，拉着他的衣襟。男孩逢人便告訴說他父親有信來了。好在現在是冬天，田裏沒有什麼事可做，這些空閑着的男男女女，都跟着她走，一直跟到寫信老先生那裏，突然間把屋子擠滿了，這未免是件太驚人的事。

老先生問明白他們到底是爲了什麼事以後才放心，他把信接過去，打開默念了一會，又翻來翻去地凝視着，末了，很莊重地對母親說：「這是你丈夫寫給你的。」

母親說：「你也猜着他寫來的。」擠在大衆當中的長舌寡婦插嘴說：「我的好先生，不是她的男人，還有什麼別的男人不成？」於是大衆高聲嘲笑起來。

老先生開始念信給她聽，一句一句念的很慢，現在大衆也都靜靜地聽，母親和孩子們更外留意。老先生每讀一句，必定停一會，替她仔仔細細地解釋裏面充分的意思。

思，一半爲信上的字和講的話有些不同，一半也是想表現他的學識。母親留心聽着，好像以前不會知道信裏的事一樣，老先生每唸一個字，母親都要點一個頭，他唸到關於寄錢的事的時候，便提高了喉嚨，很清楚地唸這件非同小可的事。大衆張着嘴問：「錢是放在信裏寄來的嗎？」母親點點頭，張開手，給他們看看由她自己的洋錢換來的鈔票。然後又給老先生瞧瞧，老先生很恭敬地說：「不錯，我看見上面是十字，她必是值十塊洋錢的。」

大衆們都又驚奇地來瞧瞧，看見紙上有一個肥胖，滿臉鬍鬚的將軍，長舌婦很驚奇地大聲叫着說：「好嫂子，怎麼你的男人變了樣子？」他們以爲鈔票上的人是她的男人的像片呢，個個都不很清楚，只有女人自己知道，所以她說：「這不是我的男人，我知道的，」寫信的老先生猜測說：「這一定是他的東家，」於是大衆又哄來看，都說他是個有錢的福像。

大衆都靜默地遊移不定，妒嫉着母親，看她把那張寶貴的紙，摺摺放在手心裏，緊緊地握着。

信唸完了，老先生隨着以前的摺子將信摺好，很莊重地對母親說：「你真是一個幸運的女人，全村上攏總的女人的男人們，不是個個都能到大城事找好差事的，即或有，也不能像你的男人把工錢省着寄回家來，我聽說城裏化錢很厲害。」

大眾又跟着母親回到村落裏，他們羨慕的要命，她自己也表示得意的樣子。孩子們也像沾點榮耀似的跟在她後面。母親回到家裏，將一切的事告訴老母親，最使老母親開心的事，莫過於講到她的兒子給她買第三件壽衣的事了。她用發抖的，嘶裂的喉嚨大聲說：「那才是我的好兒子呢，我敢賭咒，沒有一個人能像他的！無疑的，城裏的布料一定很好。」後來又嚴肅地望著母親說：「是的，女兒，若是真能像他說的那樣好，我很疑心，我恐怕在我未死以前不能將牠穿破，或者牠就是我未了一件的壽衣啦！」

男孩也跟着莊嚴起來，看見祖母的樣子，很孝順地說：「不，祖母，這是不會的，你已經穿破了兩件，這件一定不會有那兩件紮實的。」

老太婆覺得很開心，因為她聽見男孩調皮的說話，怪聰明的，所以向母親說：「

女兒，你真本事，你能記得他信裏所說的一切話，簡直像你唸的一樣。」

母親泰然地回答說：「是的，每個字我都記得。」說罷，回到房裏，站在門後面，偷偷地哭泣。她覺得這封信，和價值十元的鈔票，都成了她自尊心的灰燼。當她孤單單地，感到寂寞的時候，信和鈔票是不值得什麼的，在她們裏面，找不到絲毫意味。

母親仍然好好地做工，從此以後，在這村落裏再沒有人敢蔑視她，或是向她表示着她是被她丈夫丟棄的女人，這種計劃，的確對她很有效力，現在她必得要硬着心腸對付他們，自從他們知道她有鈔票，和她每年有錢從她丈夫的地方寄來的消息以後，有些人暗暗地向她借錢，那個寫信的老頭啦，一兩個遊手好閑的男差他們的女人來借啦，母親都很堅決地推辭了，雖然有些人還有點親屬關係，或是姓李的老家，但是母親很婉轉地推辭了，對他們說錢是預備養債的，或是說已經爲了一樁事用掉了。有些人在門口閑談着，一看見母親，都故意地提高喉嚨向她打招呼，故意地在她面前說這話那，她們談着現在的布也貴了，一兩個針也值很多的錢，綉一隻鞋上的花，也要幾絞絲線。大家都不同地對母親說：「好嫂子，像你這個人真是幸運，一個小錢真

不在你眼下呢，你的男人在外邊掙許多錢，寄回來給你，比在薄淡的田裏所得的多多了。」有些時候，村上的男人們也說：「一個有錢的女人在這村裏住，萬一有強盜來就壞了，是的，強盜找富的，蒼蠅找甜的！」

自此以後，這張鈔票每日都使她麻煩，不是單單爲着一般人的閑話，也不單單是因爲村上的人們常來向她要求着看看，乃是因爲她自己覺得鈔票當錢用是不慣的。她漸漸恨惡起她來了，更不能使她安心，惟恐有一天被風吹去了，被老鼠咬碎了，或是被孩子們拿去當無用的東西玩破了，每天她都要在裝米的籬底下伸手去摸摸，看牠在不在裏面，她怕放在牆洞裏生霉，或是腐爛了，鈔票居然變成她的一個大心病。有一天，母親看見表兄弟到鎮上去，就趕上前去，偷偷地對他說：「我請你將我的這張鈔票換成硬塊的洋錢，那麼，放在我手裏，就可以覺得是錢了。這張鈔票放在我手裏，好像不值一文似的。」

表兄弟接過鈔票，做個公正可靠的老實人，替她在鎮上換成洋錢，每一塊都是響亮的洋錢。他回家的時候，從母親門口經過，就把錢交給母親，一塊接一塊地敲給她

聽，表示着每塊都是好的。母親很感激他，雖然心裏不情願，但仍是勉強自己向表兄弟說出這句話來，因為她不願意人家說她小氣。她說：「拿一塊去，在你急需的時候用用罷！表兄弟。收割莊稼的時候，蒙你幫忙不少，我很知道你需要錢用，你的女人的肚皮又很澎漲要生孩子啦！」

雖然表兄弟注視着洋錢不放鬆，抽着氣強做不覺的樣子。雖然一兩次眼饞着洋錢，而且故意地把視線閃過去不看，但是他不需要。她趕快在他的慾望還沒有加深的時候向母親說：「我不要，嫂子，你現在是個孤獨的女人，我還能做工呢。」實在也是因為他是個誠實可靠的人。

「好罷，你需要的時候，來向我借罷。」她說着就趕快把洋錢收藏起來，讓他看不見。因為她知道一個人不能長久地釘住洋錢看，無論他是怎樣好的一個人，他也要軟弱起來的，會發生貪錢的慾望的。

那天夜裏，當孩子們和老太婆都熟睡的時候，母親起來點隻蠟燭，在地上掘了一個洞，把洋錢用布包好，埋在洞裏。水牛睜開牠那遲鈍的眼睛凝視着她，床底下的鷄

也驚醒了，這隻眼望望母親，那隻眼望望母親，咯咯地小聲叫着，牠們夜裏看見這樣的怪事，當然有些驚奇。母親填好了土，又在上頭來回地走了幾次，讓這塊地和其餘的一樣平整。事後，她才又吹滅了蠟燭，在黑暗裏躺下去了。

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當她躺在床上半醒半夢的時候，她幾乎不能相信埋在地洞裏的錢就是她自己的錢，就是田裏掙得來的錢，就是她刻苦自己，彎着背，吃盡辛苦，一把一把收得來的糧食，換得來的錢。是的，她忘記了這些，她以為真是她的丈夫寄來的呢，簡直像她的意外的錢一樣。她沉沉地在心裏自言自語說：「他寄來的錢，比他拿去買長衫的錢多多了。」她竟原諒他過去所做的一切事，一點也不追究，所以她很安心地睡着了。

從此以後，倘若還有人向母親要求看鈔票的時候，她不慌不忙地說：「我已經換成通用的洋錢用掉了。」長舌寡婦聽見了，便張開她那油滑的闊嘴巴，追問她說：「你完全用掉了嗎？」母親微笑着，很安逸地回答說：「是的，我完全用掉了，我買這樣，又買那樣，一兩個新茶壺，布，還有這，更有那，他既然還有的寄來，為什麼捨

「不得用呢！」母親又走進去，拿出那套新替男人做的棉衣來給她看，並且對她說：「這套衣裳也是用這筆錢買的。」她們都注視着這套新做的棉衣，用手捏捏布料，都稱贊是頂紮實的布。長舌寡婦不悅地誇獎母親說：「好嫂子，我敢賭咒，你真是一個好女人，你那怕化費些微的一點錢，都要化在他身上，給他做衣裳，可是你並沒有爲你自己化過，也沒有爲孩子們做件衣裳穿穿。」

母親很穩定地回答說：「我和我的男人，彼此都很滿意，我也會爲我自己化些錢呢，我已經叫銀匠給我定製一副耳環，一對戒指，這是我的男人應許我的，什麼時候我們的經濟寬裕些，我就去買啦。」

老太婆一直聽着她們說到現在，才開口說：「我敢說，我的媳婦說的一點不錯，我的兒子就是她所說的那種人，他還要在城裏替我買第三件壽衣呢，隣舍們，他真是個好兒子，我希望你們每人都有個這樣的好兒子，特別是你，表嫂，我看見你那膨漲的肚子，又像熟透的西瓜一樣啦。」

就這樣說說講講，不知不覺又到晚上了，這些娘兒們個個都笑着回家去了。她們

走了以後，母親因為她剛才所造的謠言很痛心，她在心裏斥責自己說：「我爲什麼要造出這樣大的謊，叫我所說出來的話沒有實現的準備呢？我到那裏去找錢來買這些首飾呢？但我又不能不硬着頭這樣做，來證實我所說的話，顧顧面子。」

她思想着自己壓在自己身上的重負，不禁深深地嘆息不止。

七

又是一年春天來到了，現在母親必定要加緊地努力着田裏的工作，她也強勉着男孩作工，教他怎樣趕牲畜，他推不動耒耜，因爲他生得很瘦小，沒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他可以跟在牲畜後面跑，打着牠那寬厚的背皮。因爲牠的背皮太厚了，他雖用盡全身的力量打去，也不能使牠感覺着疼痛，所以她在根長竹桿頭上，緊插了一個很尖利的木釘，叫孩子用這個東西打牠，使牠在懶惰的時候，能夠奮發奔馳起來。

女孩也被母親勉強着，做些小而簡單的工作，老太婆愈老愈懶了，她除了餓了知道要吃，渴了知道要喝而外，其餘的事全忘記做了。最能使她鼓舞，出力去作的一件事，就是當她頂小的一個孫子哭着要吃的時候，她會起來照顧一下的，因爲很愛戀這

個小孫子。母親教女孩在塘邊淘中飯的米，但是起初母親在沒有到田裏去以前，指揮她怎樣做，怕她因為眼睛看不清楚，跌在塘裏。她雖然很矮小，身量還達不到鍋邊，母親就叫她煮飯，等他們下田的人回來吃，她還教她一些小事情，如怎樣燒火，怎樣才使火不滅這類的小事，她做的都很好。當火煙從鍋底下冒出來，迷住了她的眼，使她的眼睛感覺疼痛的時候，她忍着痛，不發一句怨言，因為她知道家裏已經沒有了父親，不然，母親要擔任攏總的事情。她煮好了飯以後，那怕是在中午，她必定要跑到黑暗的房裏去，坐在那邊，拿出她專為揩眼睛用的一塊破布來，揩着她那流淚的眼睛，盡力地忍着疼痛。

現在是春天，最小的孩子也學着會走了，因為冬天他穿了笨重的棉衣，使他不能有機會學習走路，他每次跌倒了，自己也不能爬起來，非等有人經過他的面前，看見了，才把他拉起來。他現在也能吃飯了。但是母親還是給他奶吃，雖然她的奶差不多又乾了，但是這總可以給她點渺茫的快感，神秘的，甜蜜的安慰。當她覺着孩子的嘴在她胸前吮吸着的時候，或是孩子看見她回來了，哭着向她奔去，去吮吸她僅有的一

點奶的乾奶頭的時候。

初春過去，又來到很和暖的時候了，母親同她的兒子，辛辛苦苦地在田裏做工，田地雖然完全鋤好了，但是沒有以前男人鋤的直，鋤的深。現在該播種了；豆子種下去，就該把白菜拔起來擔到街上去賣，不久，油菜打苞了，發出的嫩頭上，開了金黃色的花。她累的幾乎把男人也忘了，到了晚上，因為每天的工作太辛苦的原故，睡的同死了一樣沈，她也很少能在黎明的時候起來了。

有一天，她竟思念起他的男人來了。

這天，正是表嫂的產期，表嫂差個孩子去喊母親來幫忙，孩子走到母親作工的田裏，母親正在工作着，春天的和風，將她那寬大的衣裳吹動着，汗也被吹乾了。

這個孩子是個年幼的小女孩，她向着母親喊叫說：「好姑媽，我母親的產期到了，她說叫你快去，你曉得她素來是快的，她一切都已預備好了，坐在那裏專等你去接孩子！」

母親直起腰來對她說：「好，告訴她我就來了。」她又轉過去對男孩說：「我走

了以後，拿着我的鋤頭，好好地把豆子裏的雜草鋤掉，她不過只需一個多鐘點，因為她素來是快的。」

她說着就穿過了田野，跟着在前面的女孩子走。她忽然覺得今天是多麼可愛呀！多麼新鮮的天氣呀！住在這個村落裏，每天都是一樣地到田間勞動着，她從來也不想不起仰起頭來看看，看看環繞她的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因為她的思想，完全貫注在田地上，在她的家庭裏，她的眼睛只留意着這些。但是現在她一邊走着，一邊抬起頭來看，柳樹生滿了碧綠的嫩芽，白色的梨花在風裏擺動着，還有這邊那邊的石榴樹，才發出火紅的嫩葉來。和暖的風，有時疾疾的吹，有時又忽然平息下去，使她辨別不出到底那種是更甜蜜更外鮮美的景緻——是風息了以後，留下來那幽深的溫暖的靜默，是田畝裏的土氣，是被狂風吹來時候的甜蜜，還是風去時候的甜蜜。她浸在靜靜的狂風裏走着，覺得自己的身體又回復了青春的健康，感到一種新的渴念，需要男人的渴望。

差不多每年春天母親都要生產一次的，自從她嫁過來以後，每年春天都是如此，

但是今年竟不孕了。以往她覺得生產是件普通而平常的事，一個挨一個的生出來不算什麼，可是到了現在，她才覺得是一件以前沒有覺得的，最偉大的，快意的事。她的寂寞湧上心來的時候，使她覺得胸口作痛，並且感着煩惱。她想——這樣的春天，是沒有希望再生孩子的了，除非男人回來。突然之間，她那熱烈的渴念流露到他的嘴邊，她喊叫着：「啊！回家來罷——回家來罷！」

是的，她好像聽去她自己喊叫的聲音，她趕忙停止了，很驚怕地惟恐女孩聽見她喊出的心事，可是她並沒有大聲叫，她停住了以後，只聽見那風聲聲，和棲在石榴樹上畫眉鳥響亮的歌聲。

她走進黑暗的房子裏，看見表嫂圓而且平的黑臉，低沈了下去，滿臉的大汗，平常喜笑的臉色收斂住了，換了一副愁苦的容貌來代替着，母親看了這種情景，自己的身體也好似沈重起來，以為生產的，不是別人，是她自己。孩子生出來了，母親接過來，用一塊小布包好。這時她本可以自由地回到田裏去作工了，但是她不能，她無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家裏。老太婆喊叫着說：「怎麼，又到吃飯的時候了嗎？我還沒有

「覺得餓呢！」女孩聽見了，用手遮着眼睛，跑出來問。「母親，這個時候要起火了罷？」母親仍然無精打采地回答說：「還早呢！我今天很奇怪，覺得太累了，想休息一下。」她說着，就睡到床上去了。

但是她還是不能安心休息，一會兒的工夫，又起來緊緊地抱着孩子，解開衣裳，勉強孩子吮吸着奶，孩子很害怕，而且也不慣她那劇烈的摟抱，又因為他一心想着去玩，還沒到餓的時候！所以他同母親掙扎着，推開她的奶不肯吃。母親感着一種無名的怒火，打了他幾下，很魯莽地把他丟在地上，連吵帶罵地說：「我不高興給你吃的時候，你偏要來吃，現在我高興給你吃了，你偏不餓！」

她很歡喜她這古怪的舉動，一半也很悲傷，因為孩子現在睡在地上哭叫。老太婆聽見孩子哭叫的聲音，就走過來哄他，女孩走去，將丟在地上的孩子抱起來，但是母親不讓女孩去抱，忽然地她又回復了她那和緩的心腸，自己將孩子抱起來，替他拍拍灰塵，用手掌給他揩揩臉上的淚痕，她暗暗地責罵自己的無恥，讓孩子受罪，代替她自己的痛苦。

但是從此以後，孩子不再像從前一樣地愛她的奶了，就連這微小的安慰，微小的快感，也從此被奪去了。

八

這個女人，從她年青的時候起，總是這樣的富於熱情。可是她的熱情是深藏的，不是外表的，她不像別的女人們，瞧瞧經過她們面前的這個男人，那個男人，並且批評着他們，不，她是具有深遠心思的女人，很怕羞的，她雖然在沒有正式結婚以前，孤單一人的時候，她也不會使她的思想轉向着男人們那方面，雖然她心裏有一種奇異的熱望興起的時候，她也不去察看——那種熱望是甚麼樣東西，或是爲什麼熱情才會奮興起來。她隱固地做着她的事，在靜默的期待中，忍耐着性子挨着她的熱望。一直到她結婚以後，她確實知道男人的熱和力，光明正大地對她流露着，和她那深而且癡的熱望，發生了蒸溜作用。雖然有些時候她責罵她的男人，向他發怒，但是他明明地知道，離了他，就不能生活。她裏面的那種濃厚而不能忍的熱情，甚至能堆集起來像發大雷霆的雲彩一般，把那無故的怒氣向着她的男人身上發洩——一直等到煙消雲散以

後，這一對又互相依依了，她很滿足這種老而簡單的法子，使他們又重新言歸於好。

可是，男人仍然不覺得滿足。在他自己，他覺得從來沒有滿足過。母親由男人懷了胎，覺着有一個小生命在她的肚子裏面，當孩子在肚子裏移動着，漸漸長大的時候，她幾乎快樂得發狂，心滿意足了。是的，她有時不免向圍在她膝前的孩子們發怒，狂叫，更有些時候，孩子們哭喊着向她要這，要那，可是至今她還是不會感覺再有新生命產生出來是使她感不到肉體上滿足的事的。雖然她還是一樣也吃着，休息着，睡着，好像她的身體上不需要什麼似的。

她頂歡喜小孩子。以前，當她在她父親家裏作姑娘的時候，她就歡喜小孩子。那個村落是在山谷當中，比較這村落稍爲大些。她的父親家裏滿了小孩子，她是最大的一個，簡直就像他們的母親一樣；有時日裏的工作把她累倒了，孩子們還是跑到她的脚前纏擾不休，她有時也會覺得煩惱，向他們大叫，叫他們滾開，但是她的大叫，不過是大叫而已，心坎裏還是愛他們。常常爲着孩子們的小東西，挑動她的心思，往往抱起一個家裏的小孩，或是隣居家的小孩，緊緊地貼住她自己，拚命的吻着他，盡情

地撫摩他，因為她可以縱小孩身上得些熱情的安慰，雖然她不知道其中到底是否甚麼與否。

鬚髯這類幼稚的事，都足以牽動她的心。春天的時候，她頂歡喜剛從蛋殼裏孵出來的小雞和小鴨，有時老母雞爲了什麼緣故棄了蛋又孵的時候，她便拾起來，在貼肉的衣襟上，做了一個袋，把蛋裝在袋裏，小心着，輕輕地走動，直等到雞鷄孵出了爲止。她也很有耐心養蠶，蠶兒漸漸地長大，使她感着快樂，從牠們像線一樣細的時候，她就看着牠們長，一直看到牠們長得大而且胖，像青虫一般，當蠶從繭裏出來，一對一對地匹配着，牠自己的身體裏，感着一種探求，一種滿足。

當她父親家裏的孩子們都已經長大起來，她也快要出嫁的時候，她做了一樁事，這樁事給她很大的興奮，很能排動她的春情，就連男人也不會做過的事。有一個隣家的小孩子，還不會走路，夏天赤着身體胖胖的，整個的夏天，他的姐姐用一條布縛在她的背上，東跑西蕩地玩，這時，母親正是等着預備出嫁的時候，有些時候這個小姑娘跟着弟弟到她家裏玩，母親便解開女孩背上的布條，把小孩抱過去，這樣，女孩可以

痛快地跑出去玩，自然，她很歡喜有片刻的工夫來鬆鬆她的重擔。

每天這個年青的女子——母親，都希望看見這個月亮般圓的小孩，在這村落裏擁擠的孩子中，母親只覺得他能爲她最大的快樂，頂歡喜他，抱着他，嗅着他的胖手掌，親着他的圓腮，和非紅的小嘴，抱他坐在自己的膝蓋上。母親的娘說：「什麼？——自己家裏的孩子還沒抱夠嗎？如今我不生產了，你還要找個別人的孩子來抱着？」她笑着回答說：「我永遠對於小孩是不會煩厭的，我想！」

在她不知不覺的時候，這個小孩激動了她一種以前所不會有過的熱情。她同別的女人們一樣地希望着兒子，她以爲這是很合理的，到了時候，她也會生兒子的。但是這個身體健壯，眼睛明亮的小孩，竟激動了她那比希望兒子更深的熱情，激動她的那種超過以往同他玩的時候的更深的熱情，深而曖昧的情慾，她所不能明瞭的情慾。

當大家在田裏忙着，在廚房忙着的時候，她借故把孩子抱在肩膀上，離開了他們，獨自與孩子溜到無人的地方去了，孩子的姐姐很感激地去玩了。她抱緊了這個美麗而且健康的孩子，她低低地親熱地呼喊着他，照顧着他，用自己的肩膀抱住他那圓

胖的身體。她還沒有長牙齒，所以她嚼着飯，或是膏餅，從她嘴唇渡到他的小嘴裏，孩子高興地吮吸着，突然間孩子的舌尖碰在她的嘴唇上，使她非常驚奇，無所謂地笑了，她並不是歡喜，她只覺着一種凶而且深的，很痛苦的熱情在她裏面燃燒着，使她不知道該怎樣去止息才好。

這一天，她出嫁的前一天，她又是獨自抱着那個孩子。快晌午了，但是隣家的女孩子還沒有像她平常那樣早，來帶孩子回家讓母親餵奶，小孩子吵鬧着，擾亂着，一點不肯安靜。年青的女子——母親——知道他餓了，同時她被曖昧的，強烈的情慾所驅使，她也莫明其妙的，只覺得她裏面的血液強逼着她走進自己的房裏，用她顫抖的手，緊緊地將門關牢，解開她的衣裳，把孩子的嘴緊緊地放在自己小而白嫩的處女的奶頭上，孩子慾望似地吮吸着。她熱烈地看着孩子的臉，血液裏起了一種不會夢見過的騷動。她兩眼流淚，從顫抖的唇邊發出是斷斷續續地聲音，可並不是說話。她又把孩子抱得更緊些，她幾乎連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挑動是甚麼，只覺得身體裏面充滿了渴望，熱情，興奮，比她所抱的孩子有能力，比她自己更有能力。

這個短時間中止了。她的小奶頭是空的，擠不出奶來，小孩子因失望而哭泣起來，她扣起她的衣裳，想想自己所做的事，覺得有點羞愧，她趕快的走出去，鄰家的女孩也急忙地跑過來搶着孩子，跑回去給她的母親去了。

但是對於這個年青女子，那片刻的時間，比較結婚的事更能使她有極大的覺悟，雖然後來她愛着她所嫁的男人，一半是因為他也是屬於她的母性的一部分天職，並不是因為男人自身的原故，才這樣愛他的。

在她未熟的少年時代竟有了這件事情。現在她的身體已經成熟，曉得各種的事，更明白自己的一切。不幸她正在年青力壯的時候，被男人遺棄了，只剩她孤獨地消磨時光，孩子們一天高似一天，早已離開他們的幼童時期了。看起來只比她自己小一些。

大男孩性子很靜默的，高而且瘦，他不大愛說話，但是很能作苦工。每天黃昏工作完畢的時候，母親拿着笨重的耒耜回來，他總得搶過去架在他那瘦弱的，又穩固的肩膀上，像個奴隸一樣，搖擺地在高低不平的泥土上拖着走。母親常常因為疲倦的原

故，也就只好讓他拿去。男孩回到家裏，又從井裏打幾桶水給水牛喝。現在，男孩只得掙扎着，奮鬥着，盡力地在田裏作工，好像他就是他的父親一般。

嘗男孩和母親在田間做工的時候，他常常很神祕地想離開他的母親。雖然很忠心地勤勞，但有時也不免有些任意，有些固執，母親也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使兒子和她的身體離得這樣遠，或許是因爲她身體上有一種臭味，使兒子在靠近她的時候不能忍受？因爲一些細小的事故，他們母子間常常興起爭吵，譬如母親叫他把鋤頭拿正些，但是他偏不肯聽從，仍要用他自己的法子，那怕更難使用些，他也不管。爲了這類小事，他們時常爭吵，其實，他們各人都似乎明白不是真爲着這些小事爭吵，好像別有更深的原因在內。

女孩，也是因着她那半瞎的眼睛，從沒有讓母親感到一點樂趣。她現在總是竭力地，忍着疼痛做事，像以前一樣地不發一句怨言。最小的一個孩子，現在也可以走了，他歡喜和別的小孩一樣地跑到街上鬧着，玩着。女孩有些時候也到她母親和哥哥作工的田裏走走，她很仔細地在田裏拔野草，但是她因爲看不見的原故，常常拔着豆

秧當野草，所以男孩很生氣，她不但沒有幫忙，反而更加討厭，所以他罵她：「回家去，你這個小丫頭，我敢賭咒，你在這裏，一點也沒有用處，還不如回去坐在老租母的旁邊好呢！」

她因此臉紅赤耳，帶着笑容，其實心裏實在傷心。他又大聲喊：「看你現在往那裏走，你這蠢笨的東西，你現在又踏到豆秧上去了！」

她趕快地從田裏走出來，停在田邊上，母親爲了他們二人左右都不好，她體貼他們兩個人的苦楚，她知道男孩工作太重，實在太疲倦，年紀還這樣輕。女孩生來就害紅眼症，但是無怨地忍受着痛苦。所以她在女孩走過田邊的時候，嘆着氣說：「不錯，小東西，你在這裏實在沒有一點用處，你也不能像別人一樣作女紅，你還是回家把地埝掃，把飯預備好，點着火，這類的事，你做得頂好，看着小的，不使他跌到池塘裏，因爲他比你們幾個更野，更頑固，更膽大，不時地到點茶給老人喝，這些就是你的責任，你已經幫忙我不少了，等我有點閑空的時候，我去找點香樹油給你治眼睛。」

她安慰着女孩，但是女孩不能給母親一點安慰。她常常靜靜地，一坐就是幾個鐘點，不住地擦着那濕而疼痛的跟簾，耐着性子，故意靜着苦笑。母親不時地打着女兒的苦臉，聽着男孩發怨言，又看着小兒子很急地要到遠處去玩的神情，母親很痛心地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想起來他預小的時候，每個都覺得很美，很可愛，個個對於母親是怎樣的親切，可是到了現在，一點也沒有慰安了。

是的，黃昏時候，母親常常眺望。隔路的表嫂家裏。她一陣心痛，妒嫉着他們，那個寡言而忠實的丈夫，很老實的，土瓜一樣，雖然沒有她自己的男人乾淨，漂亮，但是他每天很忠心地做工，回家來吃飯，睡覺。他們所在的孩子們都很健壯。表嫂坐着，很安心地，很滿意地抱着末了的一個孩子，把孩子放在膝蓋上，她常常張着嘴笑着，表示心滿意足，她真是個歡喜快樂的人，的確是一個好鄰舍。她常常分點肉給母親，給孩子們一把水果，或是把她做的紙花給女孩帶在頭髮上，這真是一個快樂滿意的家庭，所以母親不能不妒嫉，可是，至她的心裏，渴望又不時興奮了，這種深切，憂鬱的，不能滿足的渴望又興起來了。

九

若是母親能夠把男人忘記了，同他算完結了，若是男人真的死了，永遠的死去，她親眼看見他的屍首埋在土裏，若是她能夠正式地做個寡婦，確實地知道她的一生與男人已經完結了，這到爲她容易過些。若是村落裏的人們都知道她是新寡的，而且很能守着貞潔而堅決的寡婦之道，那麼，在她經過的地方，就可以聽見有些人們，或是知道有些人們在稱贊她說：「那個才死了的李大的女人，她真是一個貞潔的寡婦，她的丈夫雖然死了，埋葬了，然而她還是很堅決地很忠實地對他，像這樣的一個女人，在從前的時候，一定有個大理石的牌坊爲她蓋起來，至少也嘗有個石頭牌坊來贊揚她的貞操。」若是她能聽見這類的話，必定可她以由此得着一種生活的力量，是值得她留戀的，使她放下心思，從新過她的生活，比較現在生活要有趣味得多了。

但是她並不是寡婦。常常有些人喊她，向她打聽她男人的消息，她仍然是不改變地，很快樂地扯謊來搪塞他們。他們這樣問她：「嫂子，最近你可會接着你男人的信，或若是人帶口信來嗎？」

無論她擔着担子往城裏去的時候，或是擔着筐子回家來的時候，經過他們那裏，她如致命一樣的感覺着回答他們說：「是的，有人帶口信來了，說他在那裏很好，但是他一年只寫一次信給我呢。」

她回到自己的家裏，爲了她說的謊話，心幾乎被撕裂開了。有時候母親心裏充滿了憂傷，充滿了寂寞，在自己的心坎裏暗泣着說：「我是怎樣傷心孤單的一個女人啊！爲了男人，扯了這些謊！」

每逢這個時候，母親就靜默地坐着，注意着那條路，沉沉地思想着：「他的那件長衫，顏色那樣新鮮，很遠就可以看見了，若是他有心要回來的時候，老遠就可以看見他那新鮮碧藍的影子了！」

實在的，不拘在怎樣遠的地方，只要露出一點藍色來，母親的心就要激動起來。若是有一個人，穿件藍長衫，遠遠地走着，母親必定停止呼吸，看他往那裏走。若是她在田裏做工的時候，她也必丟下鋤頭，用手在眼簾上遮着太陽的光芒，看看他是向這邊來，還是向那邊去。但是，常常經過那裏的人們，都不是她的男人，藍顏色是

最普通的，普通的鄉下人，或是窮人，都有資格穿藍衣裳的。

母親一直爲了男人的原故說謊，因此她恨他到了極點，她覺得爲這樣的男人隱瞞，實在有點不值得，若是有一天男人真的回來了，母親一定要向他大發雷霆的，拚命罵他的。她愛他，可是她已經爲他忍受這許多痛苦了。她這樣劇烈的忿怒，竟可以延長幾天的工夫，她很不耐煩地對待孩子們和老太婆，連狗也恨恨地用鋤頭把牠揮出去，因爲她心裏的悲傷，比一切都劇烈。

這個時候，收割已經完了，又來到納租的時候了。母親獨自掙扎着，把糧食割收好了，除了男孩幫忙她一點，表兄弟幫忙她一兩天而外，統總是母親辛苦的成果。今天是納租的時候，這一天，恰是母親感覺到極度的熱戀和憤怒的時候，使她的心成爲一片冷而濕的肉一般，她見到的一切，都好像拳頭擊打着她，使她感受痛苦，就連平常不在意的東西，今天偶而看見了，也今感到平常未有的感覺。

正在她思慕的時候，禾場上糧食堆的旁邊，田主的經理已經站在那裏了，他的身體還是高高的，穿件灰色的綢長衫，正方面漂亮的面孔上，顯出神氣的樣子，她還記

得他的老樣，假裝有禮貌的樣子。但是他的眼分外飽滿，沉沉地向下垂，半閉着，從他這樣看人的態度，母親知道他是在凝視着自己，母親也知道他已經聽見有人說過她的事，說她的男人到遠處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是的，今天她的心裏是像有點事似的，居然經理的心事竟被她察覺了，實在經理也是這種人，他不能獨自看見一個孤單的女人，他每邊看見女人，他就會暗暗地思想這個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她的心思怎樣，外貌怎樣。經理的外表雖然很好，有方正而飽滿的臉，和善的聲音，仁厚的態度，可是他的裏面，都具有狗類的心腸。他那勉強的客氣，坦白的說話，農人們最恨惡他，但是農人們也很怕他，因為他具有一鐵石的心腸；魁偉的身體，兩個大而伶俐的拳頭，若是農人因為什麼事和他反抗辨駁的時候，他便握緊了拳頭，插在腰下，拚命地和他們辨。是的，他把眼簾提起來，眼珠突出來，他的眼睛的確駭人，很光亮，烏黑，殘酷。可是，他也很愛嬉戲，當農夫們不和他爭吵，乖乖地把糧食送來敬奉他的時候，他很樂意說一兩個笑話給他們聽的，雖然他們很不甘心，也只好苦在肚子裏，表面上還得陪他笑。

所以經理這天到了母親的門口，看見她孤單單的，就知道她的男人不在家裏，便故意裝出嬉戲的模樣，很誠懇地高聲對男孩說：「我看你的母親有你照顧田地，就可以無需你的父親了！」

男孩狂擺着他那瘦弱的身體，表示驕傲的態度，起初，有點怕羞，一會兒就勇敢起來了，所以很快活地回答說：「啊！是的，這是我份內的事呀！」說着，就像別的人們一樣，把兩手膀放在只有骨沒有肉的股骨上，很得意地拍着，同時感到自己已是一個長成的大人了。

後來，經理笑着，望着母親，向母親很和善地笑着，像是爲了她的兒子的原故向她笑着，母親也只得陪着他笑，繼而又像普通的客人一樣，送碗茶給他，母親毫不自覺，在自己的眼裏竟流露出來她那深切的，貪婪的，飢餓的熱情。經理注視她，嗅到了他的熱望，他也轉變了因慾望而沈默的態度，茶碗碰在他的手上的時候，他便故意地強做不知的樣兒摸摸母親的手，母親很靈敏地覺着他的觸動，明白了他的用意，頓時血液裏興起了如火焰一般的燃燒。

母親趕緊轉身過去，很慚愧似地攔住自己心裏所想像的一切。不，她使自己忙着弄稻，不讓自己爲自己擔心，所以她輕輕地吩咐男孩說：「到表兄弟那邊去，叫他快來幫我們的忙。」母親同時想安靜自己的野心，又在心裏自言自語地說：「若是在這裏……若是我們的好表兄在這裏……」

但是男孩很驕傲，很固執地和母親辨駁說：「母親，有我在這裏幫你的忙，你還要什麼人？看！有我在這裏！」

經理高聲笑着，拍着他那肥厚的大腿，好似從這無知的男孩得了暗中的便宜，所以他也順着說：「對啦！我的小伙伴，實在的，你母親真不必再需要男人了！」

男孩因此更外勇敢些，母親無力似地又說：「若是我們的表兄弟在這裏，要比較好些。」男孩覺得這是一種懦弱的表示，所以他更高聲地說：「不，我不要去喊他，母親，我現在已經是大人了！」說罷，拿着糧器，趾高氣揚地去糞稻，母親不自然地笑着，只好讓他去量，實在也是因爲母親心裏有一股力量，使她不再勉強她的兒子，隨他怎樣做。

量好了稻，母親又量一份敬奉經理，經理很大方地不肯受，摸摸他那長而直的上唇，很熱望地望着母親的臉——他儘可大着膽子望，除了孩子們和坐在屋簷下打盹的老太婆以外，還有誰呢？——經理對母親說：「不，我不要你的糧食，現在你是個孤苦零丁的女人，你的男人已經離了家，這攏總的，都是你一人勞働的生產，除了田租以外，我不願向你多要，我也不從你取報酬，好嫂子。」

母親突然嚇怕起來，嚇怕她心裏那甜蜜而帶有病態的熱望，她心裏煩亂了，她一定勉強經理收下，但是經理偏不肯受，他把量器推過去，手按在母親的手上。最後，他提起量器，把稻倒回母親平時裝稻的籬裏，表示決意不肯接受的決心。

母親再也沒有勇氣勉強他接受了。在經理油潤而喜笑的面孔之下，在他的灰色貴重的長衫之下，好像有些奇怪而神祕的力量流露出來，穿過光明的秋天的太陽。纏着她，舐着她，像火燎的舌頭。她靜默無聲，低着頭像個小姑娘。經理倒回糧食，臨走的時候，笑着向母親點點頭，摸摸他那無鬚的嘴唇，母親一句話也說不出，靜靜地站在那裏，一雙土黃色的脚，插在一雙破鞋裏，一隻手搓撚着她那補釘的衣裳角。

經理走了以後，母親才抬起頭來，向他的背影看，同時他也回過頭來，看見母親在看他，於是他又笑笑，點點頭，慢慢地走去了。母親會千餘次地希望她自己不再向他的背影看了，但是她不能自禁地仍是望著他走。男孩很歡喜地說：「母親，他真是一個好人，不肯要酬報，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一個好經理，不拿酬報！」母親默默不語，走到廚房裏，想想剛才過去的事，好像在夢裏一般。男孩還是跟著她追問：「母親，他不是一個好人嗎？誰肯不要酬報？」母親仍然靜默著，不回答他什麼，他燥急地叫著：「母親——母親！」

母親突然很驚奇地趕快回答他說：「啊——是的；兒子——」男孩便繼續不停地說：「他真是個好人，母親，你看，他沒有向你要任何東西，他知道我的父親不在家，我們窮得很。」

母親呆呆地站着，手裏拿着鍋蓋，很堅定地凝視着男孩，心裏很奇怪地回應着，很慚愧地充滿了病態的甜蜜的熱情，她回應說：「他真的不要我的什麼嗎？」但是男孩的話，她却不回答。

那個經理也不能忘記母親的熱情。他常常借着這種原因或是那種原因到這村來。他每次來都是因糧租不清楚，田主向他發了怒，特來理清的，他每次來的時候，都要到表兄弟家裏去坐坐，因為表兄弟的家，靠近母親的家。有時他帶點新棉花種來給他們，據說這種棉花是頂好的。這次他又帶肥田粉來，表兄弟真叫他麻煩昏了。起初，表兄弟怕經理對他們打了壞主義，後來，看他沒有什麼可疑惑的地方。表兄弟也會燥急地和他的女人說：「他若長久這樣，他一定有深而且惡的主義對付我們的。」表兄弟很留心凝視經理，叫他們在應當做工的時候陪着經理，他們真不耐煩，不然，若是對他有什麼不客氣的地方，又怕他心裏對他們打壞主義。

不拘是表兄弟或是他的女人，都看不出經理的那雙神祕的眼睛，從眼皮底下瞄在隔路的母親身上，若是母親不在禾場上的時候，他坐一會就走了，若是母親在禾場上的時候，他就要坐了又坐，面向着母親，故意地強裝做和氣的樣子，高聲地說：「不，佃戶，我沒有什麼另外的差事了，我也不過是個普通的人，我不歡喜別的，只歡喜坐在一個忠厚人家的禾場上，領略秋天的陽光。」可是，他的眼珠一直盯着坐在隔路的

禾場上線紡或是做女紅的母親。

現在，田地又該沉靜着了，冬天來了，麥子撒在乾硬的泥土裏，正期待雨水的滋潤。母親很可以偷空坐在門口，補補棉衣啦，做做鞋子啦，女孩的眼睛看不見，不能做這些東西，而且永遠不能做些東西了。母親坐在和暖的太陽光下，一邊和老太婆及孩子們說話，一邊在做夢。她的嘴唇很柔軟，給太陽曬得暖柔和的，櫻黑色的皮膚，梳光的頭髮，更外顯得黑亮，因為這幾天她可有點閒空打扮打扮，看起來，要比以前年輕不少，雖然她還不到三十五歲。

母親知道那個收租的經理坐在隔她幾尺遠的對面的禾場上，但是她不抬頭向他看，有時候她竟覺得他的視線緊緊地壓在她的身上，她只有站起來，回到房裏去，等在那裏，直等看見他走了，她才又出來。她曉得他爲什麼到這村上來，她也明白他凝視自己是爲了什麼一種緣故，她的心也不能忘記他了。

整個的冬季，她至少是不能忘懷於他的，天氣漸漸的冷了，經理雖然還想來，但也不能來了。雪花飄落了，乾燥而刻薄的西北風吹來的時候，或許母親能忘記他吧，

但是她不能。

又是一個新年將來到了，母親還是像往年一樣，賣掉米，把洋錢換成鈔票，再去找一個不熟悉的寫信先生寫封信，算是她的男人寄來的，好叫村上的人們知道她的男人又寄錢回來了。

但是這次人們的妒視與稱贊，使母親空洞的心裏一點也沒有絲毫的印象，現在，就連驕傲也不能安慰自己了。她叫着寫信先生讀信，但是她的臉上顯着安靜冷淡的態度，回到家裏，嘗晚就把信放在鍋底下和荒草一陣燒掉了。她又走到房裏的桌子旁邊，拉開抽屜，取出男人以前的三封信來，計算起來，他已經離家很久了，她仍舊把牠放在火裏燒了。大男孩看見怪驚訝地問：「母親，你是燒我父親的信嗎？」

「是的，」母親回答他的時候，眼睛釘住閃耀的火焰，臉色和死一樣的冷淡。

「但是，我們以後怎麼可以知道他在那裏呢？」大男孩悲慟地問母親。

母親回答說：「我能永遠記得，你想我會忘記嗎？」

這樣，她把她的心空得很乾淨。

母

親

但是母親怎能使一顆空洞的心活下去呢？一天，距離燒信的事不久，她又到城裏去，把鈔票換成洋錢，因為這幾次，她不願意再添煩表兄弟了，她一個人已經做慣了這件事。當她的手裏拿着十塊錢，要轉身回家的時候，一個男人站在沿街的一家門口，笑嘻嘻地站在那裏摸他的上嘴唇，那是誰？當然是田主的收租經理無疑了。

他自從去年秋天看見母親以來，從沒有今天看的清楚，現在，也沒有人走近他們，或是認識他們，所以經理大膽地向她調戲，凝視她，微笑着問她：你到鎮上做什麼？好瘦子。」

「我不過來換一張鈔票——」她說到這裏就中止了，她幾乎想說：「那是我的男人寄來的錢」這句話，可是這句話梗住了她的喉嚨，使她不能發出聲來。

「還有什麼？」他的厚臉皮睜開了，視線迫住她，又這樣追問一句。

她低着頭，掙扎着想不慌不忙地，和平時一樣地說：「我想去買個銀簪子，或是鍍銀的也可以，好托住我的頭髮，我的那個用得很久了，也薄了，昨天斷了。」

不錯，她那托頭髮的簪子是斷了，在她發覺之前，她才知道她所說的是實話。後

來她走過去了，她覺得在許多陌生人面前和一個男人在街上說話，是怪羞愧的事，而且他的模樣像是很尊貴，那方正而白淨的面孔，比普通的人們高些的身段，凡經過那裏的人們，都很好奇地看着他們。

但是經理跟在她的後面走。當她在前面鎮定地，很規矩地走着的時候，她知道經理在後面跟着。她想起剛才說出來的話，不能實現是會叫人笑的，所以她走進一家熟習的銀匠店裏，站在櫃檯前面，叫銀匠拿出白銀的或是鍍銀的簪子來，順便摸摸那裏的銀耳環的時候，突然間經理也來了，假裝做不認識母親的樣子，對銀匠說：「這副耳環要多少錢？」

銀匠說：「先要秤秤多少重量，然後按重量很公平很誠實地賣給你。」

銀匠將簪子的事擱下，看見這個男人穿着綢衣裳，無疑的是個好主顧，那個鄉下女人不過穿件藍布衫，當然要先做那筆生意的。所以女人只好站在那裏等，將頭轉過去，特為要避開經理的那凶猛而神祕的眼睛。經理也只得靜靜地站在那裏，看銀匠把耳環放在小天平上秤重量。

「二兩五錢。」銀匠高聲說，然後又降低了聲音，帶點哄騙的樣子說：「若是你買耳環給你的夫人，你爲什麼不買一對戒指呢？這對戒指和耳環是很配合的，這些都是很好的禮物，無論那個婦人都會滿意的。」

經理望着這些首飾微笑，不在意地說：「那麼就加上去罷。」繼而又笑着說：「但是這些首飾可不是爲我的女人買的，我的女人已經死去六個月了。」

銀匠趕快加上戒指，很滿意這筆生意，便諂媚他說：「那麼就給你的新太太好了。」但是經理不說一句話，站在那裏凝視着首飾，摸着他的嘴唇。這經理一點也沒有表示出他是認識母親的；他拿了銀匠包好的首飾就走開了。當他回轉頭的時候，母親嘆了一口氣，妒嫉着他所買的東西，因爲這些是他所心愛的，從她做姑娘的時候就渴望的。實在的，這些東西，正是她會向村上的人們說過，她的男人叫她用寄來的錢買的東西，而近來長舌寡婦又常常問她：「你說你買的戒指在那裏？讓我看看花樣怎樣？」母親時常覺得很難處值，所以她不是說銀匠正在製着呢，便說放在什麼地方，一時想不起來了。她幾次都用充分的理由掩飾過去，一直到去年，寡婦又惡意地問：

「你一直不肯帶你的戒指嗎？」母親回答說：「我沒有心思帶那些東西，我要在他回來的那天才帶呢。」

她買了簪子以後，就插在髮髻裏，往家裏走，一路嘆賞着那些精緻的銀首飾，她想，她實在不忍心將辛苦得來的錢拿去買些首飾，無疑的，就是帶上這些首飾，人家看見還不是這樣，還是任她去吧。她一直這樣想着，心裏不覺憂悶。她疾疾地越過城門，從大路走向連通村落的一條小路上走去，她想到家裏，和回家以後吃飯的安慰。現在，她的身體的僅僅的安慰，只有吃飯一事了。

突然之間，經理出現在冬天短促的黃昏裏，在黃昏的暮色中，經理很奇怪地猝然抓住母親的手腕，在那沒有人經過的地方，經理緊緊地把母親的手腕握在他那大而細膩的手掌裏。是的，這個時候，鄉下人都已回到家裏了，而且外邊很冷；天空裏充滿了夜晚的霜；這樣的時候，沒有人肯留戀外面，除非有要緊的事。可是經理不在乎，握住母親的手；母親感覺到他的手在抓着她的手，便呆呆地站着不動，陷在沉寂裏了。

經理用另外一隻手拿出那包首飾，勉強地塞在母親手裏，並且對她說：「我買這

些首飾不是爲別人的，乃是爲你的，我特爲替你買的，這些都是屬於你的了。」

經理放鬆了手，向城牆下的黑影裏走去了，只剩下孤單單的母親，手裏還握着一包銀首飾。

等到母親清醒了的時候，便奔向他去，高聲喚叫着：「我不能——我不能——」可是經理已經走遠了。她跑進城門，借着店戶裏的閃爍的燈光，細細地找尋，但是找不到他的影子。她不好意思再走進去，在暗淡的光裏向每個人的臉上看，可以她只有呆呆地站着不動，不確定地，不好意思地，直等到看守城門的衛兵不耐煩地向她說：「好嫂子，若是你今晚要出城，就趕快走罷，時候已經到了，我們要緊緊地把城門關牢，好防備共產黨——近日來新出的一批強盜。」

母親這才又沿着城外的路走去，穿過小山，走到山谷裏。又走了一會兒，她才緊緊地把首飾放在貼胸的衣袋裏。月亮升上來了，在大陽才落下去的時候，顯得更圓，更寒冷而更燦爛的光耀。當母親回到家裏的時候，孩子們都已上床了，老太婆已經睡熟了，只剩大男孩醒着，看見母親回來，便喊叫說：「母親，我爲你真擔心，我

想去找你，我又不肯撇下小孩子和老祖母。」

母親一點也裝不出笑臉，當大男孩喊着那兩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像真是個大人一樣。母親無力似地回答他說：「是的，我回來了，我真是倦極啦！」她走到廚房裏，找點冷飯吃了，銀首飾還是藏在她的胸衣裏。

母親吃完了以後，從蠟燭的光裏看看睡在床上的孩子們，男孩也睡着了，母親放下帳子，坐在桌子旁邊，從胸衣裏掏出那包首飾，把紙包打開，白而閃光的戒指，美麗的耳環，每只上面繫了三個好看的小鍊子，每個鍊子底下掛個小玩意，她用那僵硬的手提起來，靠近眼睛看看，第一條掛一個小魚，第二條掛一個小鈴，第三條掛一個小星，做工都很可愛，都很靈巧，任何女人都會滿意的。她那瘦黃而又粗硬的手，以前沒有摸過這些好看的东西，她坐下又看了一會，嘆賞一會，然後又包好，不知應當怎樣是好，更不知道當怎樣去還給他。

她爬進被裏，和孩子們睡在一起的時候，她一點不能入睡。雖然她的身體被冰冷的氣冷透了，她的臉頰發燒，但是經過很長的時間，也不能睡着，又過了一會，才漸

漸地朦朧地睡去，她一邊幻想着那些奇怪的東西在閃耀，一邊幻想一個男人熱騰騰的手，握住她的手。

十

整個的一個春季，雖然她很惦念着他。可是她不會見過他。她確是沒有見過他。又到了一個初夏的一天，麥芒已暗淡地變成金黃色，稻秧種下去，已經又發出了新而嫩綠的秧芽，成了一小片的碧玉，緊靠近家裏的莊旁，因為那裏老祖母容易照顧些，免得饑嘴的雀子來吃牠的嫩芽，這些時候母親的心浸在熱烈的荒閑裏。

初夏的那一天，沒有風吹，空氣裏充滿了輕暖的新熱。蟬兒高唱着尖銳的情歌，當她們歌聲轉機以後，聲音拖曳着慢而且倦怠地漸漸止於寂靜中了。在山谷裏，太陽放出牠的熱力好像純粹而溫暖的酒，村落裏冷靜的街上的平而溫暖的石頭，又復把牠的熱力反射過去，至空中的光舞蹈，穿過這些光波，小孩子們赤着身子跑着玩着，他們光滑的身體發出汗的閃光。

那裏一點流動的風也沒有。母親站在院子裏想，她在夏天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着這

樣突然的炎熱。小兒子跑到池塘邊，浸至衣裏，笑着，叫着，歡迎來同他玩的小伙伴們，大兒子脫下他的褂子，高高地捲了褲管，他的頭上帶一頂寬而且舊的竹笠帽，這還是他父親以前在田間工作的時候用過的。女孩歡喜黑暗，坐在家裏，母親聽着她在這裏嘆息。只有老太婆一個人歡喜這種炎熱的天氣。她坐在太陽光下，從她的憔悴的骨架上脫下褂子，讓太陽光透到她的老骨頭裏，奶頭好像兩小塊乾肉丁掛在胸前，看見她的媳婦在那裏，便向她吹：「我夏天從不怕熱，女兒，太陽真好，好像我這老而乾的身上，換上一副新骨頭一樣！」

但是母親受不了外面的熱。她內裏的熱力已經夠受了，今天她的血好像因為熱力的關係要充破迴血管一樣。她離開屋子，帶走帶說：「我要去澆灌秧苗一會，天氣這樣乾，太陽這樣熱，老母親。」她把鋤頭背在肩上，上面掛着空水桶，走上一條窄路，到那遠遠的，比秧田還高些的一個池塘旁邊去，她欣然地走着，天氣雖然熱，但不至於有如街上那樣閉塞而沒命的熱。

她一路走着，沒有遇見一個人，因為午飯以後，人們都在家裏休息。這邊那邊，

若是有人早到田裏去作工，她就可以看見她的影子。後來陽光漸漸強起來，不能再作工的時候，也只得睡在一棵樹底下，用帽子遮住臉，擋着蒼蠅，牲畜也站在他旁邊垂下頭，牠的身體委實經不起這悶熱和疲倦。但是母親可以忍受，因為熱已經飛向天外，不是閉塞在牆裏或是在她的迴血管裏的。

母親在秧苗田裏開始工作了，用她的鋤頭在秧田的高處掘開一個門，再開一條水路通着池塘，然後她走到池塘邊，把鋤桿上的水桶一個挨一個地浸到水裏，灌滿了水，拉上來，把水灌在她所開的水道裏。一次一次地灌着，看着地上的泥土已經黑而潤濕了，她覺得她已經給了那些乾渴的活東西水喝，使牠們得着生命了。

嘗她在打了一陣水，伸伸她的脊背，放下她的水桶，走到池塘旁邊的綠蔭的草上坐着休息的時候，她向北邊的村落裏看着，看見一個男人，停腳在自己的門口，問老太婆什麼事，以後又看見他轉向鄰所坐的池塘旁來了。她看着他走來，曉得是他——田主的經理——他走來的時候，使她想到她會接過他的首飾，她低着頭想。不知道在未會還給他以前，怎樣同他說，更不敢在青天白日裏，在些過路的人們走來走去的時候

候找出來還他，而且老太婆也在太陽下清醒着，所以她急忙地凝視她所不須要看的
一件東西，遮掩自己，不叫人識破她這不端的行爲。

經理走來了，當他走近母親的時候，母親才慢慢地站起身，離開這男人稱爲遠
些，但是他到很自如地說：「好嫂子，我來沒有別事，只不過看看今年的小麥怎樣，
然後就可以估量田裏的收成如何！」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一上一下地打量着母親的全身，因爲天鰲的緣故，母
親只穿一打補丁的藍布薄衫褲，緊緊貼着體形，他的眼睛釘住在她那赤着的土黃色的
腳上。母親心裏很嚇怕，很粗魯不客氣地說道：「田在那邊——看，你自己去看好
了！」

他站在那裏向着田野望去，用他那種城裏人的口吻說：「很好的田野，好嫂子，
今年的收成要比往年的收成就好些。」隨後掏出一個摺子來，記些什麼在上面，可是他
所用的那種摺子，是母親以前所不會見過的，他不像寫信的先生們沾着墨汁的東西，
可是寫出來的，自然會黑。她看着他寫，一半她覺得很奇怪，一半也是貼近他可以使

她覺得驕傲，她覺得這樣一個有學問有才幹的城裏人，和和氣氣地在看着像這樣的一個她。她想想，這次決意不要向他提起首飾的事吧。

他寫完以後，微笑着，摸摸着嘴唇，向母親說：「若是你有工夫，你還是領我去看看你的大麥田，因為我常常忘記，記不清楚那塊田是你的，那塊田是你表兄弟的。」

「那裏繞着山根的是我的。」母親不情願的樣子同他說着，把頭低下去，裝出把鋤頭提起來的姿勢。

「繞着山根的嗎？」經理說，以後他的聲音漸漸變低，用他的手又摸摸嘴唇，又笑着說：「領我去看看好了，好嫂子。」

他堅執着他的眼珠大胆地注視着她，現在更睜得大些，他的目光像帶有一種權力似的激動着她的心，她竟放下鋤頭同她一陣去了，好像普通的女人跟着男人們去的法子，跟在經理後面走。

當他們走着的時候，太陽曬在他們身上，脚下踏着溫軟的泥土，泥土上長滿了油綠的短草。母親走在強烈的陽光底下，突然間覺得她渾身的血液很甜蜜而且蘇軟如夢

一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當她看着前面走着的男人，看着他那強健而白淨的頸項上的汗的閃光，看着他在那長而輕輕的馬褂裏走動着，看着他那雙腳穿着白而乾淨的襪和黑布鞋的時候，給了她一些深刻的安慰。她那赤着的腳，靜靜地在走着，等到走近他身旁的時候，她聞着他身上的香味，很強烈的香氣，是男人身上的血，肉與汗混合的香氣。香氣進入她的鼻孔的時候，激動了她的熱戀，這種熱戀是她害怕會實現的，她站在荒草路上不動，很猶豫地叫着說：「我忘記了——替我的老母親作點事情！」當他回過頭來望她的時候，她就猶豫更深，她的全身突然間燃燒起來，懦弱起來，她說：「我忘記了，我應當去做一件事情——」她轉身過去，盡她的力量拚命從他跑開，在那裏只留下他一個人站着，注視他的背影。

母親一直跑到家裏，走進房裏，沒有一個人注意她，因為每一個人都在睡午覺。今天下午天氣格外烈。隔路的表嫂也在那邊坐着打盹，她的口開着，她那最小的一個孩子躺在她的胸前，這邊的老祖母也睡着了，她的頭下垂，鼻子正在嘴巴上面，褂子退到腰間，可是她還是靜靜地坐在太陽下。女孩也從裏面閉塞的屋裏走出來，捲伏着

睡在那裏，用一塊冰冷的石頭當枕頭枕着。小男孩在柳樹底下睡着了，赤着身子，伸直了身體，很適宜地睡在那裏。

今天天氣又改變了。天空更外黑暗，更外寂靜，充滿了更深，更酷烈的熱氣。雲彩從山間澎湃出來，油黑，古怪。雲彩裏面發出的光，閃成銀色的邊。無論是昆蟲的嘶鳴，鳥雀的高吭，都在那天沈默的酷熱裏寂靜了。

但是母親離睡遠遠呢。她輕輕地走進黑暗而靜的屋裏，坐在牀上，沸騰的熱血在她耳鼓裏雷鳴，是因她那強壯而飢餓的情慾的身體所起的雷鳴。現在她發現了她的需要。她像一個城裏人一樣地，對自己的惡行假裝若無其事。不，不，她知道關於她本身的，未免太簡單了，她所感受的嚇怕，比較一生的嚇怕都大。因為她知道她肉體的飢渴，像發狂一樣昌旺，若是不——她連作夢的時候都沒有能力逐退牠，現在她明白自己的飢渴，就和那個男人的一樣，她大聲呻吟一聲，對自己的良心說：「若是他不佔有我的話，我可以好些，啊！我希望他不要佔有我，那樣我就有救了。」

雖然她呻吟着，可是她又推開牀，站立起來，從這個沈睡的村落，走向她才回來

的那條路上去。

她在那大而黑的，帶有銀邊的雲彩下面走着，還繞着她的山脈，更顯得青綠而白淨，她在這樣的天際之下走着，沿着彎曲的小路轉去，轉到一個小而破壞的廟前，在那裏，經理在廟門口等待着。

她不能再越過他走了。當他走進去等候着的時候，她也跟到廟門前向裏看看，他在沒有窗戶的廟裏，黃昏的光線裏等待她，一雙眼睛從黃昏的微光裏向外瞧，像閃亮的獸眼一樣射過來等待她，母親居然跨進去了。

他們在光線朦朧的廟裏互相看着，兩個人同做一個夢，在任何權力牽制之下，他們不顧一切地停留在那裏，開始準備着做他們所要作的事。

母親隨後又會約束了自己一次。她從昏迷的夢境裏抬頭望望，看見廟裏的三位神像，頂大的一位是個端嚴的老人，直向前面看，兩個侍役的小神像，小而端正地豎在兩旁，專爲些行路的人們，在此住腳來敬拜牠，或是他們的避難所。她從地上把牠脫下的衣裳拾起來，走去蒙在神像的頭上，遮着牠們那凝視着的眼睛。

十一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突然間，暴風如同獅子吼叫一樣從遠遠的山上括起來，將那天空氣裏沉沈的，帶有雨聲的烏雲吹向天外，光也沒有了。猝然的傾盆大雨把整天的熱氣都洗刷得乾乾淨淨。終於雨停了，煙霧散了，第二天黎明的時候，淡灰色的，靜默的天際之下更顯得純淨而涼爽，沉靜而潤澤。

這次的暴風雨以後，突然的寒氣，竟把老太婆的死期帶到了。那天，她打盹的時候太長久了，她那老軀體赤着，雖在太陽落去以後，還是任憑風吹。當母親在黃昏的時候很安閑地，好似很誠實地在田間做完了工回來的時候，她看見老太婆躺在自己的床上打着寒顫，而且很疼痛地喊叫說：「什麼邪惡的妖魔捉住了我，女兒，是什麼邪風降到我的身上了呵！」她一邊呻吟着，一邊伸出她那摺縐的手，母親握着，覺得很熱而且很乾地燃燒着。

差不多母親歡喜有這種事情發生。她歡喜使自己忙碌着這件事，好奪去她心裏所思想的，那天所做的那件甜蜜而邪鄙的事。她輕輕地說：「這是不好的天氣——我想趕

快跑回來看看你是不是仍舊坐在陰沉沉的天際之下的，但是我又一想，你看見了天的顏色，會從外面進來的。

「我睡了，」老太婆悲切地說：「我睡了，我睡着了，我們都睡着了，等到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我真冷得要命！」

母親急忙去煮開水，放些薑片和藥草在開水裏，給老太婆喝下去。到了夜裏，老太婆的熱度更外增高起來，不住嘴地說她不能透氣，她說有個妖精坐在她的胸口，用在她的肺裏亂絞，使她不能呼吸。又等一會兒的工夫，她的胡言亂語停止了，躺在床上，從她那緊壓着的肺裏，很困難地，粗粗地呼吸着。

母親不能睡覺到覺得快樂。整個的一夜她很樂意地坐在老太婆的身旁，照應她，看顧她。當她呻吟着要喝水的時候，就給她水喝，當她將被褥推開的時候，就給她蓋好，雖然她熱度很高，但是她仍是發抖。房子外面漆黑，傾盆大雨從茅屋頂上直瀉下來，屋頂破了，這邊那邊漏些雨，所以母親又從漏雨的地方把老太婆的婆移到沒有雨的地方，在孩子們睡的床上，蓋上一條蓆，擋住漏下來的雨，雖然這些事一樣一樣地

都要她做，可是，她反很樂意地忙個通宵。

到了早晨，老太婆的病態更外沉重。是的，任何人的眼睛都可以看得出的。母親就叫大男孩去請表兄弟來，表兄弟來了，表嫂也來了，這邊那邊的鄰舍們也都來了，他們都來看看躺在床上半失知覺，半為高熱而昏迷不醒的老太婆。有人說這樣醫治好，又有人說那樣醫治好，母親就這邊一頭，那邊一頭地亂跑，輪流試驗各種醫治的方法。一會兒，老太婆又蘇醒過來了，看見一羣人圍繞着她，便沉重地喘口氣說：「有個妖精坐在我的胸口壓住了我。——我的死期——我的死期——」

母親趕快跑到老太婆那裏，知道她似乎要說一件事，只是說不出來，不過用她那顫抖的手拉着現在穿在身上的，打滿了補釘的壽衣，向着每塊補釘嘲笑，大叫着她的生命仍舊比這件壽衣長久的這句話。她拉着一直不放手，母親把頭湊過去，她說：「這件壽衣……完全補過了——我的兒子——」

那些人們各個留心聽她那些不連貫的字句，各個都很莫名其妙地在互視着，只有大男孩很快樂地說：「母親，我知道她要什麼，她要穿她的第三件新壽衣，是父親允許

給她買的，而且她也會說過，她必定要穿破這件穿在身上的壽衣才會死呢。」

老太婆的臉上閃着困憊的光彩。那羣人們聽見大男孩的話，都嚷着說：「她是怎樣強壯的一個老太婆呵！」又說：好！這一個精巧勇敢的老太婆，應了她所說的話，要穿她的第三件壽衣了！」

老太婆那低陷如鵝的臉上，顯出暗淡的，將死的安慰，又喘息不止地說：「不等到壽衣做好，穿在我身上，我必不死——」

母親急忙叫表兄弟去買壽衣料，對他說：「買那頂好的紅色棉布，先拿你的錢墊，明天就還你。」母親已經決定給老太婆買件頂好的壽衣了，所以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把地洞掘開，把錢取出來，取去來的錢很夠充足地替老太婆送終的。

實在的，她所做的那件事，現在好像沒有去想牠，她只管拚命地忙碌着，這種回憶，好似被趕到隱密的地方去了，這種回憶，很能促使她很甘心心地爲老太婆化這些錢，現在，她覺得照這樣做，或許可以緩和那件祕密事的狐疑。整整兩夜的工夫，她不但不會睡過，而且很奮勇地勞動着自己，也不向孩子們發脾氣，更特別和氣地照顧

將死的老太婆。表兄弟的布料買來了，母親接過來，拿到老太婆的老而昏花的眼前，高聲對她說：「你等着，老母親，等到我做好了！」因為老太婆現在的眼睛和耳朵。會一時一時地變為更聾更瞎些的。

老太婆掙扎着回答說：「是的——我不死！」雖然她說話的時候不再喘氣，因為她現在已經不復能呼吸了，所以她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很勉強地從她的肺部裏強掙出來的。

母親趕緊縫那件鮮亮的壽衣，紅顏色像新娘的衣服一樣。老太婆睡在床上守候着，那暗淡的目光釘住母親膝上閃光的壽衣。現在，她不能吃什麼了，既不能嚥，又不能喝，連一個好心的女人從她的奶頭上擠出來的一盤溫暖而新鮮的奶也不能進口了，雖然她明白這種奶汁是可以使一個將死的老頭，或是老太婆轉活過來的，但是她不能。現在，她只依靠着一口微微的氣息等待着。

母親不停地縫，鄰舍們送些飯給她吃，這樣，她就可以不必忙着別的事，專心專意地縫下去了。一天零半夜的工夫，終於把壽衣趕完了。表兄弟夫婦來看壽衣，還有

一兩個鄰舍也在旁邊，其實全村的人都沒有睡，都醒在那裏，等着看，到底母親先做好壽衣呢，還是老太婆先死呢。

壽衣終於縫好了，鮮紅的壽衣終於縫好了。表兄弟扶起老太婆，母親和表嫂把壽衣套在她那乾枯的肢體上；枯黃的身體，簡直和死樹上的枯枝一般。穿好了以後，老太婆心裏還有點明白，不過說不出罷了。只噓噓地抽了最後的一兩口氣，瀉着嘴笑，她知道第三件的壽衣已經穿上，心願滿足了，所以很勝利地死去了。

雖然忙碌的葬期已經過去，但是母親還是依舊地忙，她拚命地在田裏做工，若是大男孩走去幫她做事的時候，她就向他粗聲地喊叫：「讓我來做。老母親死了，我真傷心，越想越憂傷！我怨我自己，恨我自己，在那天暴風雨的雲彩遮滿了太陽的時候，我沒有回家來看看，看她暖不暖。」

她讓這種思想傳遍全村，使全村的人們都知道她是因為老太婆死了而憂傷的，而怨恨自己的。許多人因為她過度的憂傷都稱贊她說：「這麼好的一個媳婦呀！慟哭到這種地步！」他們也勸她說：「不要太悲傷了，好瘦子，她年紀太大，也該死了，在

我們還不會說話，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天老爺然派定了我們的死期，痛哭又有什麼用處呢？你有你的男人，他還活著，你還有兩個兒子，心放寬些，好嫂子！」

但是，這總算是她的一個安慰，她覺得每種原故都可以遮掩她的秘密的恐怖和不幸，她明白她恐怖的原因，她現在很有些闕空，那怕在田間做工的時候，她的心情總想把自那天暴風雨的晚上就潛伏在她心裏的隱情趨出心境之外。她樂意這幾天繁繁亂亂地忙着，也很樂意老太婆的死去。她沉沉地思索，自言自語地說：「老太婆死了，我還好些，那將要發生的事，她就可以不得而知了。」

一個月以後，她心裏很嚇怕，兩個月，三個月又過去了，又來到收割的時候，穀也打好了。她每天在勞苦的工作裏所感到的懼怕，眼見就要實現了。一點沒有疑惑的，她知道惡果就要臨到她身上了。孩子們的母親——被村上的人尊敬的好女人——她只有咒咀暴風雨的那天，和她自己的粗魯的熱戀。她深知她那火熱的身體已經展開等候着將要發生的事了；她的精神完全為一種飢餓所吞沒，她也深知一切事情的發生就在那一轉瞬的時間，而且是必定要有結果的，何況那個經理的身體又是那麼

強健，充滿了力量，就連在她的睡夢中，難道她還能夢見她會幸免這種事的發生嗎？

她是個奇異的母性。現在，她只好把這件事祕密地掩過去，只好在夜闌人靜，孩子們都熟睡了的時候，才敢慌張地注意到這件事上。有時竟因懷孕的原故覺得不適，但她也不敢明示出來。說也奇怪，以往她懷孕的時候，一點也不會病，可是這一次，她才吃下去一口飯，馬上就要嘔吐出來。這個野種在她肚裏很強壯，很肥使她生長着，像個可憎的毒草一樣地生長着，無論母親做什麼事，都會感覺在肚子裏面很殘酷地亂撞，但是，她怎樣也不敢表示出一點現象來。

母親夜夜坐在床上，不能安心睡去；呻吟着自言自語地說：「我情願過着孤獨的生活，不願有這個累贅在我身上——我寧肯一生孤獨，也是滿足的——」幾次她想在床架上吊死，但是她不能。她還有她的這些好孩子們，每次看着他們的睡臉，她就覺得不忍心，她更不敢想，假若她死了，鄰居們來看她的屍首的時候，那就要發現所以死的原因了。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挨着過活下去。

雖然她的身體上感受這樣苦痛，她在思念着經理的時候，也會有恨惡他的心，但

是她對於經理依舊不肯停止她的熱戀，好像是因爲那個隱秘的孽果緊緊地牽住她似的。雖然她日夜戀慕着他，但是她也會悔恨以前不該允諾他的要求。即或在她感着恥辱的時候，一切的希望都表示和他斷絕的時候，她依然戀慕着他。她不好意思去尋找他，恐怕被人們發覺出來，只有靜等着他的到來，若是去尋找他，這未免太卑賤了，而且女人也不是給任何男人使用的。

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個經理居然和母親完結了。整個的夏天，他不曾來過，一直等到秋天，稻子成熟的時候他才來了。可是他硬着心腸，爭多論少地和對待別人一樣地收了母親的租。所以男孩很狐疑地向母親問：「我們怎麼惹他生氣啦，母親，爲什麼去年他對待我們那麼好？」

母親悲感地回答說：「我怎麼知道？」其實，她心裏明白，當經理不再向她看的時候，她一切都明白了。

在收割以後，農人們請經理吃筵席的時候，母親雖然洗了澡，換上乾淨衣裳，乾淨褲子，頭髮上擦了油，梳得光光的，穿上新襪子，再穿上爲老太婆葬期而做的那雙

新鞋子，但是經理連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打扮的很好，腮上滿了渴望的，和怕羞的紅暈，眼裏充滿了不可挽回的，秘密的恐怖的閃光，她故意地在經理的視線前忙來忙去，同這個人說說，和那個人講講，勉強自己，故意假裝熱鬧和快活的態度。別的女人都向她看，很驚奇地想——她素來在男人面前是靜默的，怎麼今天她的腮上這樣燃燒着？看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喧鬧的聲音，嬉皮笑臉的態度！

她儘管裝做，可是經理也一眼也不向她望，他只顧喝着新釀的米酒，一面喝着，一面高聲對農夫們說：「我想要一兩壺，若是你們肯給我的話，把壺頭給我用泥土封好，不要走了香氣。」但是他還是不向她看，有時母親故意地從他面前走過，他只將視線向她一瞟，像瞟着一個不認識的鄉下女人的態度。

後來，母親再也忍受不住了。是的，雖然她知道他不再要她是件應當快樂的事，但是她怎樣也忍受不住。她在席未終了的時候，就回家去了，在那秘密的地方找出經理送給她的首飾，當她尋找的時候，全身顫抖。然後她將幾年來穿在耳朵眼上，

保持耳環的銀絲扯下來，帶上耳環，又把戒指帶在粗大的手指上，趁着這個機會再去看他，所以她又去了。她站在桌子旁邊，那裏有許多女人專爲侍候，男人吃飯，長舌寡也在當中，很快活的，她今天新穿上一雙鞋，故意伸出來給別人看，並且高聲喊叫：「好嫂子，你真買首飾啦！你的男人依然在遠方沒有回來，何不等他回來就帶上啦！」

喊叫的聲音很高，擁擠的女人都轉過頭來向她笑，男人們也轉過來看看這個快活的女人。經理聽見他們囁囁的聲音，和滑稽的說話，他很不在意地，目空一切地抬起頭來看看，一邊還不住地轉動着他的牙床，因爲他口裏的飯太多了。他故意地裝做無意，大聲說話，故意叫母親聽見，他問：「那個女人是誰？」同時他的眼睛凝視在母親通紅的臉上，繼而又轉過頭去，還是吃他的飯，好像看一個他所不認識的女人一樣。母親覺得臉上燃燒的太厲害，就急忙奔回家去了。他們看她很怕羞地逃走了，都嘲笑她，並且拿這件事當他們談笑的資料。

從那天起，母親便躲開人們，獨自和孩子們在一起，使那個野種很秘密地隱藏在

她的肚裏生長着。雖然她日夜千思萬想，但是，在表面上看來，她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做事，將米收藏好，冬天一切的事都準備清楚，等着過冬天了。中秋節來了，村落裏請客啦，自家的歡樂啦，小街上歡呼的聲音啦，時時都能夠聽到，家家戶戶都有了充足的糧，儘可以快樂了。母親雖然對此感不到樂趣，但是她仍舊替孩子們做些月餅，當那天晚上，月亮圓圓地升起來的時候，他們一起坐在柳樹底下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月亮的的光芒射在地上，幾乎和太陽一般光明。

他們一家靜默着吃月餅，孩子們和母親都好像沒有什麼樂趣似的，最後，大男孩很悲愁地說：「有些時候，我覺得我的父親從沒有回來過，一定是必死無疑了。」

母親很急地罵道：「逆子！你居然說出這樣不吉的話來，說你的父親死了！」但是她自己的心裏却興起了一種思念。

男孩又說：「有些時候，我想去尋找我父親，今年的麥子種完以後，母親，若是你肯給我一點錢，我就可以去了。我將我的冬衣捆起來，背在肩背上，惟恐一時找不到他，我就必得要耽擱許多日子。」

母親嚇怕起來了，就用別的話趨逐他的那種思想，對他說：「我的兒子，再吃一個月餅吧，等一兩年再說。假若你再像他一去不回來，我將怎樣過呢？等到小弟弟長大了，能頂替你的地位的時候再去罷。」

小男孩也很倔強地喊叫，他想到什麼事，就不顧一切地亂說，他說：「若是我的哥哥出去，我也要出去。」說話的時候，努着紅嘴唇，凝視着母親，母親斥責大男孩說：「那——你看你是做什麼，你說出這些話來，使他的心遊移不定！」她再也聽不下這些話了。

但是那種思想纏住她的腦經，使她遊移不定。她已經孤獨了五年，五年——若是他還想回來，難道五年之內就不會回來一次嗎？他已經出去了五年——必定是死了，她必定是寡婦無疑了，或者她自己不知道，早經做了寡婦了。田主的經理還沒有女人，可是她已經是寡婦了，經理是饒夫，她好像聽人過他的女人在去年死了，但是當時她並沒有注意，一個不寡的她，又何必去留心這件事呢？是的，她現在定然是寡婦了，那天夜裏，她望着高掛在天上的月亮，望着深夜裏遠遠的地方，孩子們都睡了，

全村的人都睡了，只剩了一條狗向着極大的月亮狂吠，她越想自己，越覺得是寡婦無疑了。若是她——若是她肯在經理開口要求她的時候就嫁他，不嫌太快嗎？

事情竟這樣奇怪，這樣急迫地降到母親的身上！大男孩不掉出去尋找父親的計劃，所以他出苦力鋤田，種下麥子，那天種完了，他就那天動身。大男孩差不多有他的父親那樣高啦，可是瘦弱得如同一根竹桿，性情不很容易屈服，他是天生一副安靜，固執的性情，再也忘不了他的計劃。他說：「讓我現在去找找，看我的父親在那裏——母親，把他住的城名和他東家的地名告訴我！」

母親感着極大的失望，想打消他的去意，便對他說：「我已經將那些信燒了，若走你要去，必須等到新年的時候，他再寫信來才可以。」

大男孩大喊大嚷地說：「是的，但是你說你會記得的。」

母親很燥急地說：「我想我是會記得的，但是這樣那樣的事煩擾我，又加上老母親的死，我又忘記了，我知道我已經忘記了，因為老母親躺在床上要死的時候，我想寫信給你的父親，但是我記不得了，地名給我忘記了。」大男孩責問式的望着母親，

表示不能相信的樣子，母親向他憤恨地大聲喊叫說：「我怎麼知道你剛長大，剛有點用處的時候就要出去，將家裏一切的事都撇下給我做呢？就連我做夢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你會離開你的母親的呵！我知道在新年的時候，他會像往年一樣寫信來的。」

大男孩只得將這種希望丟在一旁，很性急地等候着機會來到，因為他已經決定了心願去找他的父親。現在，他已經把他父親的像貌忘記了，似乎覺得他是個快活的好人，所以在這幾天之內，非常思念他的父親，不很愛他的母親了。並且覺得母親近來時常不講道理，很忍心地對待他，所以他只思慕着他的父親，他的印象模糊的父親。

最後，母親不知應當怎樣做才好，除了趕快想出一個法子了結這樁事，萬一新年的時候他還不來信，男孩一定會埋怨她的，早遲她總得將這一切的事明明白白地告訴大男孩的，使他看看他的母親起初只不過說個小謊，以彌補她的自尊心，誰能知道漸漸地就會根深蒂固起來，居然不容易改變了呢？

母親想以男人已經死了的思想安慰自己。若是一個男人還活着的話，有誰聽說過不肯回到自己的地方，不肯回到他的兒子和自己的老家的呢？他確是死了。她確實知

道他是死了，他說一遍又是一遍，心裏確實相信他是死了，這裏只需要一個公然的表明，好應付男孩和村落的人們就得啦。

母親又到鎮上去幹那樁老差事去了，這次她找一個陌生的寫信先生，她嘆着氣對他說：「是寫給我嫂嫂的信，說她的丈夫死了。怎樣死的呢？他是失火燒死的，他住的那座房子，裏面的丫頭打翻了一個燈，正當夜裏大家都睡着的時候失了火，連屍首灰也失落了，所以連尸首也沒有運回來。」

寫信的先生寫母親的姓名做爲她的嫂嫂的姓名，她又造出一個假姓名當做這個不相認的傳消息的人的姓名，又叫他寫個另外的一個城名，寫信的先生覺得這裏面有點古怪，但也只好任牠過去，不然，他也沒有什麼生意，還要貼本在這裏靜候。

這樣，母親算得了援救，但是她等不及完結了她的援救。不，她必定要想個法子使田主的經理知道她已經是寡婦了，所以她走到這邊問問，又走到那邊問問，問田主的舊住宅在那裏，雖然田主不住在這住宅裏，經理住在那裏，他們至少可以知道的。她焦急地走着，不在意的時候，救星來了，那天她像是有神靈幫助一樣，她孤單地走

着，正巧在一座大房子門口碰見了經理，經理看見了，還想轉過頭去，但是她却大聲喊叫，趕快跑過去抓住他的膀臂，經理低頭望望她，看他膀臂上的那隻手，開口問道：「有什麼事，女人？」

母親低聲回答說：「先生，我已經寡居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是寡婦了！」

經理掙脫她的手，高聲說：「那與我有什麼相干！」母親很痛心地望着他，他又粗魯地說：「我沒有虧負你呵——我已經賞了你不少的東西啦！」突然間有經理認識的幾個人從這條路上經過，笑着說：「是怎麼一回事！朋友，一個好美麗而有勁的娘子，這樣執着一個男人不放！」

經理湊了幾句，連眼也不抬，冷淡地說：「是——你們歡喜那種粗黃皮膚的女人，我還不歡喜呢！」說罷，就大步走了。

母親獨自站在那裏，很驚恐，很慚愧，一點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怎麼說不虧負她呢？他會賞了她什麼呢？突然間她想起來了，想起來他給她的首飾，那就是她應得的代價。是的，只要有那一點無價值的首飾，他就可以在他做過的罪惡裏逍遙

法外了。

她明白了一切，但又怎麼辦呢？很滯重的脚步在歸道上走着，心和死一樣的寂靜，她重來重去地說：「這不是哭的時候！——我可以哭的時候還沒有到。」所以她忍住眼淚，不讓她流出來。不，淚珠收藏在心裏，但是她不能哭。她硬住了心，再靜忍一兩天，等到消息來了。——她所寫的那封信到了，母親接過來，走到寫信的老頭兒那裏，並且很堅定地對他說：「我怕有什麼不幸的消息，大叔，信來的不是時候！」

老頭兒接過信來，剛起頭讀，便喊叫說：「是不好的消息，好嫂子——聽着！」

「他病了嗎？」母親還是很堅定地問。

老頭兒放下信，脫去眼睛，端莊地凝視母親，很嚴肅地回答說：「他已經死了！」

母親將圍裙頂在頭上，便嚙陶大哭起來，是的，現在她可以很平安地哭了，好像他真的死了一樣地哭了。她哭着，想到這幾年來的孤單，以及生活的艱難，她哭着，想到她的壞命運，被男人丟棄，她哭着，想到她不敢擔負在她肚子裏的這個孩子的一切責任，末了她哭着，想到她是個被人輕看的女人。以前的時候，她不敢哭，惟恐孩

子們或是隣舍們聽見，可是現在，她可以大聲慟哭了，也沒有人需要知道她是爲了幾椿痛心的事哭了。

村落裏的女人們聽見這個消息，都趕來安慰她，勸她不要哭壞了身體，她還有她的孩子們，特別是兩個兒子。他們又跑回母親的家裏，找她的兒子來安慰她，他們來了，站在母親旁邊，大男孩靜默不言，臉上現出慘白的，突如其來的病態，小兒子因爲母親哭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哭。

忽然間，在紛亂的中間，聽見一種比母親更高的嚎陶聲，原來是長舌寡婦的哭聲，她被痛苦的環境所包圍，那油滑而多的眼淚不知不覺地流到腮上，於是高聲哭泣着說：「看我——這苦命——我比你更可憐呀！我沒有兒子——一個也沒有！好娘子，我比你還要可憐！我比任何女人都可憐！我簡直不會見過世界上有我這樣可憐的一個人！」她那陳舊的憂悶又很新鮮地湧上心頭，所以那些女人都又轉過頭，很驚奇地望着她，勸慰她。正在這驚駭喧嚷的時候，母親離開人叢回家去了。兩個兒子跟在後面，她一邊走，一邊哭，她真止不住她的哭泣。是的，她一到了家，便坐在門口又放

聲大哭起來了，大男孩也低聲飲泣，用他的手背不住地揩眼淚，小男孩也哭個不住，可是他不懂父親死了是什麼意思，因為他一點也記不得他的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女孩用手緊壓着眼睛，很痛楚地哭着，她說：「我一定要哭我那死了的父親——雖然我的眼淚刺痛的很厲害，但我也要不一切地哭我那死了的父親！」

但是母親不能再哭下去，她很明白，直到她所要幹的那件事幹完才行。所以她止息了哭泣，又安慰孩子們一翻，這才思想着她所要幹的那件事。

她有時想起來，除了死去再沒有別的路走了，但是這裏還有一條路，就是希望能拔去那長在她裏面的那個貪婪的生命。但是她不能獨自去做，必需有個人幫忙才行，這裏除了表嫂以外還有誰呢？她雖然不希望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但是她又不知道該怎樣下手。表嫂是個粗率的好人，她懂得世界上一切男女間的事，而且知道女人的肉體是必需要生產的，但是，母親又怎樣去告訴她呢？

這件事碰得很湊巧。一兩天以後，這兩個女人偶然在路旁站着講話，談着些小而偶然的事，表嫂很慈愛地高聲對她說：「姐姐，多吃些飯吧，不要再傷心了，我敢賭

咒，你的臉色這樣黃，肚子裏一定有蟲。」

這種思想乘機進到母親的腦海裏，便輕輕地，悲慘地說：「是有一個蟲在我肚子裏，簡直要吞滅了我的生命！」

表嫂注意看母親的時候，母親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猶豫不決地說：「是有一種東西在我裏面生長着，我不知道是什麼，莫非是怪風使然的？」

表嫂說：「讓我看看，」母親便解開褂子，表嫂摸摸那澎漲的地方，很驚奇地說：「怎麼？好像是個孩子，若是你有男人的話，我可以確實說你是懷孕啦！」

母親不說什麼，很慚愧地低下頭，眼睛不敢向上望。表嫂看見母親的肚子上起了一陣鼓動，很恐怖地喊叫說：「我敢賭咒，一定是個孩子，但是怎樣懷孕的呢？你的丈夫已經這些年沒有回來，莫非懷了神胎？我會聽說過，古時候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若果很神聖虔誠的女人，神靈就會降在他們身上的，但是你並非一個怎樣虔誠而神聖的女人，你是個好人是沒錯的，很能自慎，但是你不免還是常常發怒，常常硬着心腸。但是你可會覺得有個神靈降在你的身上嗎？」

母親又想編個謊，想說她在一個暴風雨的一天，走到一座神廟裏躲雨的時候，好像覺得有位神靈降在她身上似的，她正要開口的時候，忽然又停住了，一半是怕太侮辱了她矇蔽了臉的莊嚴的神像，一半是她太傷心了，不敢再編造謊言了。母親抬起頭來，很苦悶地望着表嫂，慘白色的臉上泛出慚愧的紅色，她現在寧肯犧牲一半性命，若是她能告訴她一個很圓滑的謊，但是事實是這樣的，怎樣也不能了。這個好表嫂看出了她的心事，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可是不肯問她是怎麼來怎麼去罷了。僅僅地對她說：「姐姐，穿上衣裳，不要着了涼！」

兩個女人走了一會，後來，母親的臉上帶了一副痛苦的表情說：「不拘是誰給我受胎的，好在也沒有人能夠知道，若是你肯幫忙我打掉，我的表嫂，我的姐姐，我活在世上一日，我得記念你一日。」

表嫂低聲說：「我的年紀也不大，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女人打掉她所不願懷的胎呢。」

母親以爲目前可有一線的希望，所以便耳語似地說：「應該怎樣呢——應該怎樣

呢——」表嫂又說：「若是有錢的話，有種藥草是會以買的，不過藥性很凶烈，有些時候竟能連大人帶孩子都要送命的，而且比生產還要難得多，若是藥料用足了，就不要緊。」

母親說：「我死了也不要緊，只要能去了這個孽障，只要能讓我的孩子和別人不知道這回事，就是我死了我也情願。」

表嫂很堅決地望着母親說：「是的，姐姐，你的男人已經死了，將來會不會再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母親很憂戚地賭咒說：「我寧肯永遠把自己投在池塘裏冷透了，若是我再有像夏天的那樣的熱戀。」

就在那天夜裏，母親把地下埋的洋錢掘出來一半，找個機會交給表嫂，替她買打胎藥草。

一天夜裏，一切都預備好了，藥買好了，也煮好了，表嫂從黑暗裏走來，低聲對等候着的母親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喝？這件事是不能在房子裏做的，是很血污的一

件事。」

母親想起了路旁的那座小廟，是很寂靜的一個地方，不過只是幾個旅客從那裏經過，到了夜裏，就沒有一個人了。這兩個女人便一陣走進廟裏，母親喝下藥水，就躺在地上等候着。

在這寂靜的夜裏，頃刻之間藥就發了性，母親感到連夢裏也不會夢見的絞腸痛，幾乎痛得要死。痛苦臨到她頭上，只記得痛疼，一切都忘記了，後來既因疼痛而昏過去了。她想起來了，雖然疼痛難忍，但是是不能呼喊的，應該安靜才好。她們不敢上火把，或是使用別的亮光，惟恐很湊巧地遇着過路的人，使他們看見遠遠的廟裏還有很不慣見的光亮。

不，母親必得要盡量地忍耐着疼痛，那汗珠像兩點一般地流下來，一切都失了知覺，就如同死人一樣。那種絞腸的疼痛，就好像一個人被凶猛的野獸捉住，撕裂她的性命一樣的疼痛。最後，好像真到了性命完結了的時候一樣，只喊叫一聲。

表嫂走過去，取了一條蓆，把打下來的那個野東西捲在裏面，很傷心地低聲對母

親說：「還是個兒子呢，你真是一個有福的女人，肚子裏有這許多兒子！」

但是母親只呻吟着說：「從今以後不會再有了。」

母親躺在地上休息了一會，等到可以站起來的時候，她們就回家去了。母親扶着仁慈的表嫂的臂膀，支持住呻吟，當她們走到一個池塘旁邊的時候，表嫂就將那個蓆捲拋下去了。

這事以後，母親在床上躺了幾天，很軟弱地病着，不能起床，表嫂盡量地幫忙她。她一直躺在床上過了一個冬天。春天來到，她又漸漸地強健起來，但是還沒有恢復她以前的健康，有時表嫂帶點好吃的菜來慰問她，她總是握住表嫂的手，緊緊在她的胸部上說道：「我好像覺得不能吞嚥什麼東西似的，這裏像有什麼東西壓緊了。我的心揣在這裏既沉重又充實，實在不能吞嚥什麼了。若果我能盡量地痛哭一次，我就會痊癒的。」

母親確是有這樣的情形，但是她不能哭。整個的春天，她不能痛哭，也不能如往日一樣地做工，所以男孩只得掙扎着做那當做的工，表兄弟也格外地常來忙她。可憐

母親不能痛哭，也不能做工。

又到大麥出穗的時候了，母親無精打采地走出房門，坐在太陽底下，頭髮也沒有梳，因為那天早晨她很煩惱，突然之間，母親聽見脚步的聲音，抬頭一看，看見經理站在那裏，男孩見他來了，趕快跑過去，對他說：「先生，我父親已經死了，我代替了他的位置，因為我的母親幾個月來一直病在床上，若是你爲看莊稼來的，只好我同你去，因爲母親不能去了。」

這個城裏的，光滑滑頭髮的，油潤潤嘴唇的經理，裝做不留意地看着母親，他也很知道母親近來所遭遇的事，母親也知道經理心裏明白。她只好靜默不語，垂下頭來，一聲不響。經理不在意地說：「孩子，來，」他們兩個走了，只留下孤單單的一個母親坐在那裏。

現在母親已經明白，對於經理是沒有希望了。她也不希望有他了，她的身體已經病得很長久，但是這末次的見面，是母親必得要的，末次的接觸。她心裏感到莫大的刺激，就像一塊東西在裏面要溶化一樣，淚珠突然衝進眼裏，她站起來，穿過田野，

走到一條不熟習的路上，她知道那邊是寂靜的墳地，於是她就找了一個年代荒遠的，一個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的墳墓，坐在旁邊草丘上期待着，最後，她痛哭起來了。

起初，淚珠慢慢地流，勉強地流，過了一會，才很自由地流，她把頭貼着墳墓，心裏充滿了的酸苦，已經超出她所能忍受的。所以她不顧一切地痛哭，因為她的生活太慘酷了。她的哭聲被春風吹送到村裏婦人們的耳鼓裏，大家互相看看，並且輕輕地說：「讓她哭罷，苦命人，讓她哭個痛快罷，她這幾個月的寡婦生活，一點也沒有得着安舒，告訴她的孩子們，讓她盡量地哭好了。」

所以她們儘管讓她哭。

母親哭了很久，聽見身旁有個沙沙的聲音，她抬頭望望，向重重的暮色裏望望，原來是她的女孩摸索着在不平的路上走來了。母親一直哭到太陽落山，還沒有回去，所以女孩喊叫說：「啊！母親，表嬸說讓你哭個夠，讓你哭個舒服，可是你已經哭了這麼久，還不肯停止嗎？」

母親被喚醒了。望着孩子嘆氣，挺起身子坐下，把接下來的頭髮掠到後面，再揩

揩她那哭紅了的眼睛。女孩拉着母親的手，緊閉着眼睛，遮擋夕陽的反照，因為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光芒紅得更厲害。女孩很憂愁地說：「我希望我永遠不要哭，我一哭的時候，眼睛被淚刺的火辣辣地痛。」

母親因為女孩的這幾句話，又恢復了自己，以前的一切完全洗除盡淨。女孩在這天黃昏的時候說出這幾句話，又摸摸母親的手，就把幾個月以來陷在失望裏的母親拉回頭了。她是恢復了以前的母親的態度，從昏迷裏很清楚地望着她的孩子，問道：「你的眼睛又厲害了嗎？我的孩子。」

女孩回答說：「我覺得還同從前一樣，除了覺得光亮特別刺眼睛。現在我分不清楚你們的臉啦，哥哥現在又長高了，我分不出是你是他，直等到聽見你們說話的聲音才曉得是誰。」

後來，母親很慈愛地領着孩子，呻吟着說：「孩子，我這幾天在那裏？明天清早，我就要去買些香樹油來醫你的眼睛，這話我早就說過了。」

那天晚上，攏總的人都好像覺得母親是從很遠的地方回來的，又恢復了她以前的

態度了。她把孩子們的盤裏裝滿了飯，放在桌子上，又鼓舞着自己，她的臉色雖然蒼白，疲乏，但是她強裝恬靜，慘淡的太平的態度。她望着她的每個孩子，好像一兩年沒有見過似的。她又對小兒子說：「兒子，明天我替你洗洗衣裳，我沒有見過你這樣黑這樣破的衣裳。你是個很俊的孩子，但是給我——你的母親躪成這樣！」母親又對大男孩說：「有一天你告訴我，說你的手指砍破了，而且很痛，現在讓我看看。」當母親替他把手洗乾淨，擦上一點油在傷處的時候，又問道：「兒子，你是怎樣弄破的？」大男孩睜大了眼睛，很驚奇地說：「我告訴你了，我在磨刀石上磨鏟刀，準備着割大麥，一不留心弄破了。」

母親很快地回答說：「是的，現在我想起來了，你是對我說過的。」

孩子們雖然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但是突然間他們中間充滿了熱情。這種熱情，是由母親而來的，於是他們心裏滿了說不出的快樂，同母親說這說那，小孩子說：「我今天贏了一個銅板，當我們今天在街頭上做擲錢遊戲的時候，看誰能贏，居然我贏了，我直運氣！」

母親熱烈地望著他，這樣一個俊美而強壯的孩子！她徬徨着，好像很久不曾看見他了，她出自真愛，誠懇地回答他說：「好孩子，把你的錢省下來，不要買糖吃了，不要把錢費掉了！」

小兒子竟不安起來，很懊惱地說：「母親，今天不買，我早就想明天去買啦，我也不必省下來，因為我每天都可以在贏一個銅板的。」他還以為母親不允許呢，孰知母親溫和地說：「好，你買好了，兒子，錢是你自己的。」

靜默寡言的大兒子走進來，對母親說：「母親，我有一件新奇的事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我和經理兩個人到田裏去的時候，他說今年到這村裏來是他最後的一次了，他想到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呢。他說他很討厭走這些鄉下的路，更討厭這些普通的農家和女人們，一季一季都是一樣的無聊，他想到一個很遠的城裏去了。」

母親很躊躇地聽着大兒子講這些話，她從放在桌子上顫動的蠟燭光裏，無聲無息地注視着大兒子的臉，等到他說完了，過了一會，母親讓這些話都深深地進入她的心窩裏去了，好像甘淋降在乾涸焦旱的泥土上一樣的快。她低聲和氣地說：「他是這樣

說的嗎？我的兒子。」看起來，好像她對於這些話毫不關心似的，繼而又快快地說：「我們現在要睡覺休息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到鎮上去買香樹油來醫你妹妹的眼睛，好叫她趕快痊癒。」

母親現在的聲音很精神，也很和平，狗也跑過來向她討吃的，母親很不介意地，很飽足地餵了牠一頓，狗很快活，很驚奇地吃着，很急促地，狼吞虎嚥似地吃飽了，長吁一口氣，表示心滿意足了。

那天夜裏，她——母親睡熟了，他們都睡熟了，睡神籠罩着他們，母親和孩子都深深地充滿了睡的安寧。

十二

到了第二天，鉛灰色的天空裏還繼續落雨不止，低壓在山谷之上的天空，沉重地含着多量的水汽，山也被遮匿起來了。但是母親很早就起來，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就領着女孩到城裏去醫眼睛。她爲了她自己孩子的原故，決不肯再遲延一兩天了，以後已經讓孩子等待了許多日子，甚至延長幾年下來，但是現在，在被眼淚洗乾淨的新

母職裏，她對孩子的心，既不能太過柔和，也不能太暴燥了。

女孩在梳髮辮的時候，興奮地顫抖起來，辮子上紮着很新鮮的絨線，穿上一件藍底白花的褂子，因為她自有生以來還不會離開過這村落，所以她在打扮的時候，很渴望地對他們說：「我希望我的眼睛今天就可以明亮，那麼就能夠看看城裏一切的光景」

小男孩聽她說這話，於是很刻薄，很調皮地回答說：「若是你的眼睛明亮了，你就無需去啦！」

這種敏捷的回答，她只好以微笑來應付，好似以往應付他的伶俐的說話一樣的態度。她並不回答什麼，因為她是拙口笨舌，而且很慢，很慈善。她想了一會才說：「兩樣是平均的，我寧肯眼睛明亮，永遠看不見城裏的光景，我想，還是情願眼睛明亮好。」

可是她很遲才說出這句話來，小男孩早已把剛才說的什麼話都忘記了。小男孩的脾氣很不耐煩，時而這樣改變，時而那樣改變，遊玩的時候也是如此，在母親的三個孩子當中，他實在是比較像他父親的一個。

母親並不留心聽孩子們的說話，她只顧穿衣裳，打扮自己。她拉開抽屜，猶豫不決地凝視着那小包裏裹紙捲着的銀首飾，她想：「我該留着牠呢，還是把牠換成錢呢？」她又猶豫了一會，又想：「我已經是寡婦了，實在不能再帶這樣首飾，我怎樣也沒有心思再帶這些首飾啦，但是還可以留給女孩出嫁的時候用。」所以她對着手裏拿着的首飾出神。但是，突然之間她明白過來了，她追念過去的一切的經歷：竟惹起她的無限忿恨，她希望從這一切裏面被釋放出來，她突然間很決定地說：「不，我不再留着牠了，他會回來的——我的男人會回來的，若是被他找在這些首飾來，就是告訴我他是我買的，他也不會相信我了。」所以母親把首飾藏在貼胸的衣袋裏，喊着女孩，到鎖上去了。

時候還很早，村上還沒有一點動擾，她們就在村間的路上奔馳了。母親已經恢復了她以前的健康，很自然地跨着大步，仰着自如的頭頸，向着瀟灑的空氣裏進行，一隻手攬着女孩，女孩掙扎着很迅速地移動牠的腳步。母親一點不知道現在女孩只能糊糊塗塗地看東西，在她走慣的路上還可以很容易，很穩固地走着，女孩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是靠着摸索和嗅覺，並非是因爲看得清楚的原故呢。但是現在走着的這條或高，或低，凸凹不平的石頭路，對於她又是這樣陌生，若不是母親攙牢她的手，她就會時常要跌倒的。

母親看到這種情形，心裏怪嚇怕的，她的心首先就被這件新起的不幸所衝激，很驚慌地喊叫：「可憐的孩子，我想是我帶你來遲了。但是你也從來沒有告訴過我，說你不能看見，在我想，還以爲是涕淚刺痛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清楚呢。」

女孩半嗚咽地回答說：「我本來想，我是可以看見的呢，母親，我現在還仍然以爲我是可以看見的呢，可是這條高低不平的路，而且你又比我平常走得更快些。」

後來，母親慢慢地走着，不說什麼地同她慢慢地走着，可是快到藥店的時候，母親不知不覺地又加快脚步，這的確是她很切心盼的原故。時候還早，她們還是第一次的顧客。小夥計剛下店面的板門，他一邊慢慢地下看，一邊停下來伸懶腰，打呵欠，把手指插在長而未梳的頭髮裏搔着。當夥計抬起頭來看的時候，看見一個鄉下女人和一個小姑娘站在櫃台前，他很驚奇地問道：「你們這樣早來買什麼？」

母親指着她的女兒說：「你有醫治這種眼疾的香樹油嗎？」

那個夥計注視着女孩，再看看她那乾燥。緣紅邊的，幾乎不能睜開的眼睛說道：「她是怎麼害成這個樣子的？」

母親回答說：「起初，我們想是烟燻的，我的男人死了，我還要頂着男人的份兒到田裏做工，有時我回來邊了，都是她燒火。但是近幾年來，好像更利害了，我已經不再叫她燒火，可是她的眼睛裏好像有一種火從裏面冒出來，燎燒着她的眼睛，這到底是一種什麼火，我可就不知道了，她真是一個頂溫和的孩子，從來不發脾氣。」

夥計搖着頭，又伸起懶腰來，不在意地說：「許多人害這樣的眼疾，都是因為內部有火氣，各種不同的火氣，但是又沒有藥可以醫治，只有越弄越利害，是的，是治不好的了。」

這幾句話像鐵似的把她兩的心冷住了，母親低低地，急促地說道：「或者還可以治——別的地方一定有醫生，請問你可知道什麼地方有便宜的醫生？看，我們又是這樣的窮。」

夥計慢慢地搖着他那蓬鬆的頭，走進去，在一個小木盒裏找點收藏的藥，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沒有法子使她眼睛看見了，我看過多人害這樣的眼晴，每天有許多害這樣眼晴的人到我這裏來，都說是因為內裏的火。是的，就連外國醫生也沒有真實的好方法，我聽說，他們雖然把眼睛割開，用一種妖魔的石頭在眼裏磨擦，或者低聲用外國語祈禱着，可是眼睛裏頭的火還是旺旺地燃燒着眼睛，沒有一個人可以將眼睛內裏的火，那燃燒着生命的火止住。這裏有點清涼的粉末，只可以使眼睛清涼一會，要拿牠治好眼睛，是不可能的事。」

他取出一點像黑麵那樣的粉末，裝在一根鵝毛管裏，用燭油封了口，他又說：「是的，她眼睛瞎了，好嫂子。」夥計注意着女孩的臉色，女孩聽見這個消息，好像發了很重的打擊，同小孩子似的悽慘難過，接着夥計半仁慈地又說：「難過又有什麼用處呢？這是命運應該如此，作與她前世做了壞事，看了不該看的景物，才得有這樣的惡報，不然，就是她的父親，或是你——好嫂子——犯了什麼罪，有誰能知道人的心？無論如何，惡報臨到她的身上，沒有人可以改變天的旨意。」這點善事做了以

後，夥計又伸伸腰，才接過母親給他的錢，慢慢地拖着脚步走向裏面的屋裏。

母親回過頭來，勇敢而不服氣地說：「她沒有瞎，誰聽說過紅眼症會變成瞎子呢？我婆娘的眼睛從小就害紅眼症，但是她也不是因眼瞎而死的！」她趕快地牽着女孩的手，在夥計未來得及回答以前就走開了。她們到了另外一個銀匠店裏，母親從懷裏將那包首飾拿出來，給了那個有鬍子的老頭兒，並且輕輕地對他說：「給我換錢吧，我的男人死了，我也不好再帶了。」

老頭秤秤首飾多重，計算能夠換多少錢的時候，母親站在那裏等候着，女孩開始低低地將臉伏在袖子上嗚咽地哭泣；並且帶嗚咽地說道：「我不相信我真的瞎了，母親，我還能看見秤盤上有些亮晶晶的東西呢，若是我真瞎了，我就看不見啦，不是嗎？那些亮晶晶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母親知道女孩實在瞎了，確實和瞎子一樣的瞎了，首飾離開她的臉還不夠二尺遠，很清楚地，閃亮地放在那裏，但是她看不見，母親很痛心地，呻吟着說：「你說的也對，孩子，是一個銀指環，我現在不能帶了，所以我想換點錢用用。」

母親陷入新的煩擾中了。首飾換了，她一點也不在意，也不再去想念這首飾的用意到底是什麼。不，她只思念到這一點——銀光只管照着女孩，但是女孩一點也看不見。老頭又將耳環和戒指拿出來放在他平日擺鐲頭，指環和帶在小孩們脛項上的鍊子這類好看東西的盒子裏，現在，母親對於這些東西絲毫不足輕重，她只知道這些閃光的東西，她的女兒一點也看不見。

母親還須要辦一件事，若果女孩真的瞎了，這件事就必須要辦到。母親攬着女孩的手，庇護着她，免得被過路的人們碰着，因為現在街上的人很擁擠，許多人來買東西，許多人來賣東西，農夫們，賣菜的人們，都把新鮮的蔬菜擺在街道的兩旁，漁夫們也把魚盆放在那裏。直到他們走到一家店前，母親讓女孩站在門旁，獨自走進去，一個夥計走來，問她要買什麼，母親指着一種東西說：「那個，」原來她所指的是一個小銅鐲，上面還懸了一個小木錘，專為瞎子們走路，做導報人們用的，夥計在未包之前敲了一兩下來表示牠的價值的時侯，女孩聽見這種聲音，很快地抬起頭來喊叫：「母親，這邊來了一個瞎子，因為我聽見一聲像鐲一樣清楚的聲音。」

夥計大聲笑起來，他發現女孩自己是瞎子，便突然說道：「這裏沒有瞎子，只有……」

母親劇烈地罵他，他下面的話才留住了，沒有說出來，只好把她買的東西趕快包好，交給母親，他站在那裏，像個呆瓜似地注視着她們走了，自己也莫名其妙是怎麼回事。

她們回家去了，女孩很滿意地回到家裏。上午，城裏充滿了吵鬧，嘈嘩以及驚怕的聲音，女孩一點也聽不慣那些高聲呼叫作買賣的聲音，以及受她所看不見的那些人的粗魯的推撞，她只好把她的腳這邊放放，那邊擺擺地，用精細的方法摸索着路，忍住疼痛，毫無意識地笑着。但是母親私下更外悲傷，更外憂愁，她一隻手緊緊地拿着專爲瞎子們作表示的那件東西。

雖然母親有了這隻小鑼，但是她不能馬上就給女孩。女孩的眼睛雖然已經完全瞎了，她也不能拿出來給她。直等到夏天過去，割稻的時候過去，納糧給田主新經理的時候過去。這次的經理是個老年人，是田主遠門的窮表親。秋天來了，母親仍然不能

給女孩這個招牌。不，母親還得要做一件事，就是祈求。母親每天看着瞎眼女兒，就想起來那天藥店裏的夥計向她所說的話：「恐怕她的父母犯了罪，誰能知道人的心？」

母親自言自語地，說她要到一座孰習的廟裏去——不到路旁的那座廟去，也不去祈求被她蒙蔽了臉的那位神——她要到一座很遠的廟裏去，差不多有十餘哩的路程，聽說那邊有一位仁慈而且靈驗的女神，肯垂聽女人們懇切的祈求。母親告訴她的兩個兒子去的原因，他們都嚴肅起來，畏懼起來，惟恐有什麼災禍降到他們的妹妹身上。大兒子老腔老調地說：「我早就嚇怕有什麼不幸臨到她了。」但是小兒子驚恐地喊叫說：「我連在夢裏也不會夢過她的眼睛會遭着什麼不幸，她這樣的眼睛。我到看得憤！」

母親也同女孩說：「女兒，我到南邊那座廟裏去，那裏有個很靈驗的神，那位神就是賜李六女人兒子的，你知道那個女人一輩子不能生育，差不多年紀也很大了，她的男人很不滿意她不生育，想娶個小老婆，她就去祈求這位神，她後來居然生了一個很好的兒子。」

女孩回答說：「我記得，母親，她生過兒子以後還做一雙綢鞋送給這位神呢。是的，母親，快些去罷，牠真是個慈悲的神。」

所以母親獨自去了，整個的一天，她在不停息的北風裏掙扎着走，這一個月以來，北風沒有停息過，冷氣也吹來了，好像從北方荒野裏吹來的冷氣一般，樹葉在樹上纏縮起來，路旁的野花也乾枯凋殘了，地上的一切都感受她的挫折，呈出死滅的現象。但是，比北風更苛刻的，乃是母親的恐懼，她惟恐自己所犯的罪愆應在她的女兒身上。

母親終於走到廟裏了，她並不觀覽廟裏一切的景緻是怎樣的好，粉紅的牆啦，裝金的神像啦，以及來來往往敬拜的人們啦，她都不在意。不，她趕快走進去，去尋找那位神，她在廟門口買些香火，問那位灰衣道士說：「活神像在那裏？」

道士看她的樣子，料想她是每天來求兒子的婦人們中的一個，他努着嘴，指着一邊黑暗的角上，那裏有個小而陳舊的神像坐在另外兩個比較小些的，伴着牠的神像當中。母親走過去，站在那裏等着，這時，正是一個彎腰的老婦人，用低低的聲音爲她

兒子祈禱着，據說她的這個兒子不能動，已經僵臥在牀上幾年了，殘廢在牀上，連生個後嗣也不能。老婦人祈禱說：「若是我們家裏誰犯了罪不會償還，指示我，女神，若是我的兒子就是爲着這種原因僵臥不能起，我將要償還——我將要償還！」

後來老婦人起來，咳嗽着，哀聲嘆氣走出去了。母親就來跪下述說她的心願。但是母親不能忘記剛才老婦人所說的話。母親好像覺得神像很嚴肅地向下看，那光澤金黃的臉，正凝視不動地望着這有罪而未償還的母親。

末了，母親也起來了，她沉重地嘆着氣，不知道她的祈禱有何價值；點了香火也走出去了。她走完了那十哩長路，來到自己門前的時候，她感到寒冷和疲倦，隨即坐在櫓上休息。當孩子們來到她跟前問她女神可會垂聽她的祈禱的時候，她很苦悶地說：「我怎麼能夠知道天的旨意？我只能在神前祈禱，我們只有順着天的旨意，等候着看罷。」

但是在母親私人的心裏，她希望自己不會犯罪。她愈希望，愈使她猶豫自己怎麼會幹出那樁罪孽來，她的喉管緊張起來，對於那位潤滑面孔的經理，爲了她自己的罪

惡，深深地懷恨他；厭惡他，她覺得無論用什麼方法再也不能把罪惡雪掉了。當她懷恨厭惡的時候，她的熱情和年輕女人的熱力，也逐漸消失了，如今，她已經不再是年輕的女人了。對於母親，世界上已不會再男人爲了她而發生男人的特別興味了，她只有三個孩子，其中還有一個瞎眼女兒。

十三

現在母親不再是年輕的女人了。她已經四十三歲，有時候在夜裏她數數手指，計算孩子們的父親到底出去多久了，她數了兩隻手指還不夠，又加上兩個，足足有十二年了。村裏的人們知道她是寡婦，一直到現在，計算起來，也超過一隻手的手指的數目了。

雖然她的骨架上再沒有肉生長出來，可是她仍舊如前地健康，走起路來，還是像很有勁似的。別的女人到了這個年紀，或者要枯瘦，或者要發胖，表嫂和長舌婦就是一年胖似一年，可是母親還是和年青的時候一樣，還是那麼瘦，那麼有勁。她的乳頭更外變得縮小而乾癟，都是因爲這幾年來，她時常在強烈的太陽光下做工，現在，她

的眼下滴入綫紋，皮膚曬的像黑炭一般。如今，她的動作稍爲比以前來得慢些，不敏捷些，自從打下那個野種以後，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舉動輕快了。

如今村落的人們常常有人請她幫忙接生，雖然她是個年紀還不算老的寡婦，可是她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快手快腳的了，一兩次產婦自己接取孩子，甚至將新生的男孩子不在意跌在磚地上，跌傷了他的頭，但是到底還算幸運，孩子長大了，還是很強健的，感官也沒有受傷。

孩子們長大了，他們覺得母親是老了。大兒子如今常常勸母親休息，不讓她做吃力的重活，他現在已經長成大人，田地自己耕種，而且做起來，也很容易。他竭力設法使她做些輕鬆的事。最能安慰他的，莫如在夏天看着母親靜靜地坐在涼蔭底下的板凳上坐針線，讓他獨自到田事去做工。

可是母親並不覺得有她的兒子所想的那樣老，她歡喜田間的工作比任何工作都起勁些。她歡喜到田裏做工，回到家裏的時候，汗濕的身體，被涼風吹着，雖然很疲憊，但是這種生活很甜蜜。她的眼光只注意到田野，山上以及這類笨重的事，一時想

叫她收心到細小如女紅之類的事上，到是這不容易的事。

實在的，在這個家庭裏，他們感着很痛苦的，莫如缺少了一個年輕有好眼睛的女人，他們全都知道女孩的眼睛瞎了。可憐，女孩自己也知道，自從那天和母親一陣到城裏去，她就隱隱地知道了。母親到廟裏去祈求，母女兩個都沒有多大的信心，母親一直懼怕她作下的罪孽，女孩總以為瞎眼是她的命運。

一天，母親喊着問：「鵝毛管裏的藥你用完了沒有？女孩坐在門檻上，輕輕地回答說：「早就用完了。」女孩坐在這裏很合適，看不見亮光，亮光也射不着她的眼睛。

母親又說：「我還要替你買些——你爲什麼不早說？」

但是年輕的女孩搖擺着她的頭，母親抑止心跳，看女孩的態度。一會兒，從她那斯文的嘴唇間粗暴不馴地說：「啊！母親，我瞎了——我知道我瞎了！現在我一點也看不清楚你的臉了，若是叫我從門口到禾場上去，我就看不清方向了，你不是看我現在不常出去了嗎？連田間也不去了嗎？」她一邊說着，不覺竟哭起來了。因爲她哭的時候，眼睛更外疼痛，所以她咬緊牙關，竭力地忍着，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母親不回答什麼。還有什麼話好回答她的瞎眼女兒呢？——過了一會，母親走進屋裏，從放首飾的抽屜裏，拿出她上次買的小鐮來，走到女孩面前說：「孩子，我買這個小鐮是預防着一天……」母親沒有勇氣說完，就把這件東西塞在女孩的手心裏。女孩接着，馬上就知道是瞎子用的小鐮，她握緊了小鐮，很悲傷地，輕輕地說：「是的，我需要這個小鐮，母親。」

那天晚上，大兒子回來的時候，母親叫他砍一根硬樹枝，削光了，給妹妹做拐杖。這樣，女兒一隻手拿着小鐮，一隻手扶着拐杖，像別的瞎子一樣，走路就會比較自如些，而且少擔點心，若是有什麼意外臨到她，若是有誰不小心推她，或是把她碰倒，母親也不會受人家的報怨了，因為她已經把瞎子的表示都爲她的女兒安置好了，叫大家都能看得見。

從此以後，女孩走出大門，總得帶着這兩樣東西——拐杖和小鐮。她學習怎樣輕輕地，清楚地敲着小鐮，靜靜地移動着安穩的脚步。她雖是個很美麗的姑娘，可是在她那小而莊肅的臉上仍然看得出她是個瞎子。

然而這個女孩對於家裏的一切事，還有驚人的技巧表顯出來，她不用着鏟，也不用着拐杖，能夠淘米，煮飯，自然母親是不再讓她燒火的了。她還能夠掃掃屋子裏和禾場；她可以到池塘邊打水；還能從拐角的地方把雞蛋找出來；她靠着嗅覺和聽覺，能知道牲畜在那裏；並且知道把草料放在牲畜面前，差不多各種事情都能做，除了女紅和田間工作而外。田間的工作她也累了，因為她的身體不大強壯，她從小就受累，因此阻礙了她的身體的發育。

母親看見女孩在家裏動作的情形，母親的心就像能化了似的，想到將來女孩嫁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不知要受多大的痛苦，不知要遭什麼樣的厄運呢。她是必須要出嫁的，不然，母親死了以後，沒有一個人可以照應她，她也沒有一個真實可靠的一個人，一個女人是不能靠着娘家的，是要屬於夫家的。母親常常思念這件事，她疑心沒有人肯討一個瞎眼的女人，若是沒有人肯娶她，她到底怎樣呢？每次母親若是說起這事的時候，大兒子總是回答說：「我照應她，母親，只要她能夠照樣做她份內的事。」這樣一來，無論如何，母親是會得到一點安慰的，可是母親也知道一個男人的心是不

能完全信靠得住的，還要看看他的女人怎樣才能規定，母親有時自己想想，「我必得給他找個這樣的女人，能夠好好地照應我的瞎女兒，溫和地對待她。我要爲他找的時候，必定找一個能夠照應兩個人的女人，她的丈夫和她的姊妹。」

這已是母親該替她的大兒子找女人的時候了。母親還不覺得，兒子已經十九歲了，可是他從來沒有向母親提過要討個女人的話，或是表示出他需要女人的意思。他一直是個溫和的兒子，只知道工作，不曉得要求什麼，卽或他到鎮上去，或是到茶店裏去，也是很稀少的，而且總是爲着一樁事才去的。他從來不說污穢的言語，從來不賭錢，只不過站在遠處望望，總是裝老大的派頭，靜默着。

他是一個頂完善的兒子，但是只有一樣錯處，就是不能容忍他的弟弟。不，這真是件奇怪的事，這個大兒子對於世界上的一切的事都是很和平而且溫柔的，甚至對於牲畜都是如此，很靜默的一個兒子，母親要給他做件衣裳，他連什麼顏色都不敢開口告訴母親，但是做了哥哥的時候，對待弟弟就強硬起來了，只要弟弟放鬆一點，或是遊玩一會兒，他就要拚命地咒罵他，並且勉強他到田間做很辛苦的工作。家裏時常充滿

了吵鬧的聲音。小兒子高聲嚷着刻薄的氣話，大兒子一聲不響，直等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壓在弟弟的身上，隨手拿起一樣東西，或是赤手空拳，拚命地打他，總是他大哭着避到樹林裏，或是表兄弟家裏去藏身。這是實在的一種經過，全村裏的人們都譴責大兒子的鐵石心腸，都跑過去救小兒子，這樣一來，更加上小兒子的勇氣，更加胆大起來，竟躲在表兄弟家裏，不肯做工，整日裏和那些男孩們，女孩們瞎混，看見他的哥哥到田間去了，才自由在地回家去。

有時大兒子心裏特別感到痛苦，事情不做完就回家去了，逼着他的弟弟，抓住他的頭，揸在兩個膀子中間，用力捶打，母親跑過來喊着說：「現在算了罷——算了——你也太難爲情了，把弟弟打得這樣，又驚嚇了你的妹妹！」

年輕的大兒子很尖刻地回答說：「我的父親死去了，難道我做大哥的不該責罰他嗎？他是個偷懶的東西，整天賭錢，這是你知道的，母親，但是你還是頂愛他！」

實在的，母親確是頂愛她的小兒子，只有他最能感動母親的心。母親覺得大兒子很快就長成了一個大人，而且整日地靜默着，不肯和人說什麼，可是母親不知道這就

是他整日裏苦悶的徵象，當他苦悶的時候，母親還以爲是他的脾氣乖戾呢。母親也很愛女孩，常常爲了她的眼睛感到痛苦，爲了一種譴責，母親一點也忘不了，那位女神不會重聽她的祈禱，她也沒有再去償還的心願，惟恐自己所犯的罪孽，自己已經擔當不了，所以報應到女孩身上。所以她總是更外溫和，可憐她的瞎眼女孩。可是母親從女孩身上一點也感不到愉快。卽或女兒有時很高興地走近母親身旁，坐着聽母親說話，母親也會找個原因站起來，不拘做點什麼事，因爲母親不忍看那緊閉着的，瞎眼睛。

只有這個小兒子是個活潑的，健全的，快樂的。母親常常以爲是他的父親又轉來了，因此母親愈發愛他！將以前愛他的丈夫的心都一齊轉過來愛他了。母親因爲愛他，常常拉偏架，當大兒子拖住小兒子拳打腳踢的時候，母親就闖進去，強迫大兒子停止，大兒子恐怕打了母親，這樣一抽空，小兒子就可乘機溜跑了。

沒有多久以後，小兒子就會常常這樣溜出去，避在表兄弟家裏，漸漸地常常遊蕩在這裏，漂泊在那裏，有時蕩到鎮上，甚至出去一兩天才又回到表兄弟家裏，站在門

外，瞞着他的哥哥。若是他沒有回家，母親等到大兒子出去以後，跑到表兄弟家裏，用好話哄他回家，給他些好吃的東西。但是這些日子，母親也有一半懼怕大兒子，有時母親同大兒子一同到田裏去，可是有時候獨自先回來，在大兒子還沒有回來以前叫小兒子先吃飯，小兒子在每個盤子裏選擇好吃的東西，母親也隨他的便，因為頂愛他。母親愛他是因為他那喜笑的言語和喜笑的態度，他那細膩的圓臉，和他父親一樣的柔順易曲的身體。大兒子一天到晚做工，背也彎了，手掌也變得很硬，很粗，但是小兒子很靈敏，皮膚帶有細滑的黃色，兩條很轉快的腳，像個幼小的雄貓，母親真是愛他！

這個呆笨的大兒子覺得母親的愛都給了他的弟弟，他深深地思念着這件事。爲了每天的工作，爲了體貼母親而做工，現在他一齊都明白了，在他看來，母親是個最殘忍的人了，他從小就掙扎着做些苦工，可是母親從來不放在心裏。所以這些傷心的事，慢慢地，深深地進入他的心坎裏，使他不能不痛恨他的弟弟。

現在，這種仇恨擁集在大兒子的心裏，就連母親也不知道有多深，一直等到爆發出來的一天，牠像一條小河被人們所不知道的，小而隱藏的泉源漲滿了，當破堤一樣地爆發出來的時候，使他們都很驚恐。因為沒有人注意這件事，看起來還像同往日一樣。

這是夏末稻熟的時候，每個人都必得從黎明忙到日落，每個不大有錢的人家，沒有力量找人做工的，他就必須自己勞苦。這天，小兒子也在田裏做工，雖然他在平常的時候常常想着些別的好玩的事，但是這次，母親哄着他，扶摸着他那美麗而柔順的手，偷偷地對他說：「這幾天你好好地做工，我的兒子，等收成完了以後，我給買好看的东西和你頂需要的一些東西。」

小兒子允許了，努着他的紅嘴唇，像很吃力似地做那些工作，工作雖然不是做得太好，但也確實做得不錯，當他哥哥釘住眼睛向他望的時候，他至少可以救護他的皮肉不挨打。

那一天，當雨的洞嚇還未來到，他們不需要把稻捆堆集起來的時候，他們大家比

平常更加忙些；母親一直忙到累不動的時候為止。她，現在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勞動了，自從那天黑暗的夜裏，爲了救護自己的名譽，吃了打胎藥以後，身體就時常覺得疲乏啦，她嘆着氣，伸直了她那酸痛的脊背對大兒子說：「我的兒子，我要回家看看飯煮好沒有，等你回去吃，因爲我太累了，全身感着疼痛。」

「那麼就回去好了。」他的回答有些粗魯，可是並非有意的，因爲他從來沒有勉強過母親做很重的工。母親獨自去了，只留下兄弟兩人在田裏，天色遲暮了，連打稻的人們也看不清楚了。

母親僅僅把水放在飯鍋裏煮滾了，坐在門檻上的女兒嚷起來了，說她聽見她弟弟的哭聲，母親從廚房裏跑出來聽聽，果然不錯，她急忙奔到稻田裏，在稻堆上，大兒子毫無憫隱心地用鐮刀把子狠命地打小兒子，小兒子噙哭着用兩個拳頭同他對打，又掙扎着想從他哥哥的堅實地握着他頸項的掌握中脫身出來。但是他哥哥握的很緊，出力用粗笨的刀把子打他。母親拚命地奔上去，捉住憤氣的大兒子，請求他說：「呵！我的兒子，他是個小孩子——呵！兒子！呵！兒子！呵！兒子！」

母親這樣捉住大兒子，小兒子就從他哥哥的掌握中像個小野兔似地溜了出去，穿過了田野，就在黃昏的暮色裏消失了，這田裏還剩兩個，母親和她那刻薄的大兒子。後來母親半吞半吐地說：「他還是個小孩子呢，兒子，他才十四歲，他一心還貪着玩呢。」

但是年青的兒子却說：「當我十四歲的時候還是個孩子嗎？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可曾在收割的時候閑玩過嗎？我可會需要你暗賄我一個戒指，一件長衫，或是這，或是那麼？我是否做工掙錢嗎？」

母親知道這個癡孩子已經在他哥哥面前誇張過了，所以她站着不響，感覺到自己錯了，只靜靜地凝視着她的大兒子，可是大兒子又接下去說：「是的，你只管收錢，我所掙的錢一齊交給你，我從不肯爲我自己化一個小錢，不肯吃任何種烟，也不肯喝一碗酒，更不肯去買一件年輕男人所歡喜的東西爲自己，並且不以爲以上的一切都是我當然要做的。可是你竟將我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東西允許了他！到底爲了什麼？工作是他應盡的責任，付給他的吃穿就夠了！」

「我不會允許他戒指和長衫。」母親低聲懊惱似地回答，一半也是怕她的這個現在發怒的，以前很端莊靜默的，現在她不知道就變了的兒子。

「你允許的！」他急性地說。「或者不止這些，還要利害些呢，因為他說等收成完了以後，稻子賣了，田租付了，你允許他的，他要什麼，你就買什麼給他。」

「我的意思只不過是些小玩意，只費幾個錢的小玩意，」母親回答的時候，覺得對大兒子很慚愧。後來母親鼓起勇氣——她想，他難道不是我的兒子嗎？——她繼續著說：「就是我允許他一些小玩意，也不過是爲了你，爲減少你的憤怒起見，但是你竟沉下殘酷的面容，說出這種不馴的言語來，還要打罵你的小弟弟！」

但是他不再說什麼。他又俯伏在稻堆上，像看了魔鬼似地重新捆起稻來，捆得非常起勁而且很快。母親站在那裏看他，不知道當怎樣才好，只覺得他很強硬對待小弟弟了，不管怎樣；她也覺得有些錯了。母親看她那年輕的大兒子幾乎落淚，但是他咬緊牙關，制止住嗚咽，當母親看見這種情形的時候，覺得他不是像平常一樣的知足了，沒有企望的人了。母親的心軟了下來，在她不知覺的時候，傷害了她的一個孩

子，所以她比較以前更柔和地，很快地向他說。「兒子，我錯了，我知道。我以往沒有對待你好過，我也不會注意你怎樣自幼長大起來，但是，現在你已成了大人，我現在看到了，你將在我們的家裏占了男人的地位，你將把持着家裏的經濟和主要的地位，因為你一向是殷勤做工。是的，我看你現在長成大人了，我將趕快辭掉我老早就該辭掉的事。我還要給你找個女人，這又輪到你同她的時期了。我以前不在意，現在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母親這樣矯正。大兒子啣咭了幾句，可是母親沒有聽清楚，他又轉身去做事了。但是母親因為對他的矯正，已經使她覺得平安些了，所以她回家去，很敏捷地喊叫。「好，飯燒焦了，我敢賠咒。」她這樣響着，不過是遮掩起來她當時的感覺，使她再轉復到平時的態度而已。」

母親回到家裏又忙碌起來，將一切的憂愁又忘記了。女孩問：「母親，是什麼差錯？」她很快地回答說：「沒有什麼差錯，莫非是你的弟弟不肯做工，被他哥哥說了，但是，我想兄弟們在一塊，爭吵的事是時常會有的。」她又跑過去拔些蘿蔔，預備做

碗特別的菜，把蘿蔔切成細條，加些酸醋，麻油，醬油在上面，這一樣菜她知道是她的大兒子頂喜歡吃的。當她正在做菜的時候，她一面思索着她對他的矯正，她覺得她的兒子實在應該娶女人了，她怨恨自己，依靠着孩子，當他是個成年的人，可是孩子並未得到成年人的報酬，她決定她的心，一定要做到她所說的話。

後來，她的大兒子終於回來了，可是比較平常遲些，天色黑透了，母親看不見他的臉，直等到母親把蠟燭點在桌子上，他走近桌子的時候才看見。母親很親密地看他，但是他沒有注意母親正在看他的時候，母親已經看出他恢復了他那喜悅的容貌，因為母親向他所說的一切話，使他的憤怒都消失了，臉上顯出和平的樣子。母親向站在門口，不敢進來，等着觀察他哥哥臉色的，被飢餓所迫的兒子叫著說：「進來，小兒子！」

小兒子進來了，眼睛不住地釘住在他哥哥的身上。大兒子一點也不注意他，因為他的憤恨已經消沒了。母親覺得很滿意，知道她決定的主意很好，所以她鼓勵着自己，完成她所允許的事到底。

母親每遇到一些小麻煩就去找表兄弟夫婦兩個，這次又是這樣，因為在這村落裏她不知道那裏有一個好姑娘，叫她無法選擇，不然，就是同血統的親戚或是同姓的。她也不認識城裏的姑娘，只爲她只同一些小店裏的人們做買賣。那天晚上，母親去談了一點多鐘，秋天雖然近了，可是天氣還是很熱，他們坐着談話，表嫂給最小的孩子吃奶。母親在最後才說出她的心事，她說：「姐姐，在你做姑娘的村落裏，你可認識一些姑娘們嗎？像你一樣的一個好姑娘我就歡喜，口快心直，會生孩子，能吃苦耐勞。家裏的事我還能照應幾年，若是她不很會照應家務，我還可容忍。」

表嫂高聲笑着，看看她自己的男人，對母親說：「我不知道他以爲你的兒子有了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是禍害呢，還是幸福呢？」

表兄弟慢慢地抬起頭來，他嚙裏嚼着一根稻稈當他在聽她們談話的時候。他很含思索地回答說：「呵，是的——很好——」他女人聽着他那漠不關心的話又笑起來了，她說：「好，我可以到那邊去探探，姐姐，那裏有二百家住戶，還是個集鎮，無疑的，會有一個姑娘準備着要出嫁的。」

他們又談一會關於這事的話，母親很坦白地說他們不能費很多的錢討一個媳婦她說：「我很知道，我們不能有希望討一個十全的，我們這樣窮苦，我的兒子也沒有多少田地，我們租種人家的田地比我們自己的田還要多呢。」

表兄弟又談到這件事上來了。他說：「你總算治一些田地了，可是現在還有一些人們連一畝也沒有，我寧肯把我的姑娘嫁給一個有些田地而沒有多錢的男人，不願嫁給一個有多錢而沒有固定田產的人。一個好男人和自己的好田地——真是一個完美的許諾爲任何我的一個姑娘。」以後他的女人說：「好，那麼孩子的父親，若是你讓我去的話，我到那地方用一兩天的工夫探訪探訪。」他以那寬赦和樣子回答說：「呵，是的，我肯——那裏許多姑娘們年紀都很大了，專等你今後去釋放她們，使她們得自由呢。」

沒有多少時候，表嫂把自己打扮得乾乾淨淨，帶着嬰孩和幾個比較小些的孩子回娘家去，好讓她娘家的人看看，她又帶了兩個大的，幫忙她照應小的，僱一輛小土車，將孩子們一齊放在上面，她自己騎上男人的小灰驢，因爲收成完了，驢子用不着

做什麼，只需牛去犁地，他們就這樣動身了，共費了三天多的工夫，那邊姑娘們她確實看見了不少，她回來的時候，母親聽見了這個消息，趕快跑過來，她仔細對母親說了。

「村裏滿了姑娘們，因為我們的村上像城裏一樣，當她們生下來看着是女孩的時候，並不害死她們，讓她們長成人，因此村裏滿了姑娘們。據我認識的我探了一打，姐姐，都是長得很好，豐滿的肉和血色，每個都可以配我的兒子，若是我有那麼多兒子的話。可是你只要一個，所以我縮小我的眼光，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被我選出了三個，在這三個當中我又選擇，後來，我看看第一個有些咳嗽而且流涕，第二個眼睛有些紅腫，到三個到是頂好。她是個聰明伶俐的姑娘，我敢賭咒，她的言語舉動都很謹慎，他們說她是全村上頂快的一個縫衣匠。她做她自己的衣服和他家一齊人們的衣服，有時也替別人做做賺點錢。配你的兒子她恐怕略嫌年紀大些，因為她會經訂過婚，不幸男人未及婚時就夭逝了，不然她早已嫁了。這也不算壞，因為她的父親急忙地想把她遣嫁，也不替她要多少過門禮，她恐怕沒有別人那般美麗，她的臉色

因為做針線太累的原故，呈着黃色，但是眼睛到沒有缺憾。」

母親很快地回答說：「我們家裏的紅眼已經夠多了。我瞎兒，我的眼睛也不是他們那樣的，但是我們必須要一個能夠做針線的人。決定了罷，姐姐，就是這個，若是她不比我的兒子大上五歲，那就好啦。」

這事就這樣規定了，雙方將各人的生年，生月，生日，生時的八字拿到風水家去合一合，他們兩個很為合宜，男人的屬像肖馬，姑娘的屬像肖鼠，（按原文姑娘的屬像肖 Cat，蓋屬像中無貓，譯者或以原文內之 Cat 爲 Rat 之誤，故以鼠代之。）彼此各不犯冲，這是預言婚姻和諧的意思。萬事須憑着命運，不得相強的。過門禮也得送過去了。

現在母親將收藏在秘密的寶庫裏的洋錢拿幾塊出來，又將零碎的銅板拿些出來，為這個姑娘做兩件衣裳。在這些地方有種風俗，是要找全福有夫有子的女人下剪的。但是這村裏又有誰比表嫂還有福氣呢？所以母親拿着好的布料，走到表嫂家裏，對她說：「就在這兒下剪罷，我的姐姐，那麼你的福氣就可以降落在我的媳婦身上了。」

所以表嫂就照樣下剪了，他裁了很肥大的身腰，爲她將來懷孕的時候還可以很舒服穿着的，免得丟在一邊浪費了。

母親又化費些錢，租一頂大紅喜轎，一頂假珠冠，假珠指環，以及那天一切應用的東西，尤其是那些地方每個新婦必定要穿的一條大紅褲子，一切都辦齊備了。看定的吉日一天迫近一天，終於臨到了，是一個清亮而冷的冬天的一個早晨。

這是異乎尋常的一天，母親要迎接一個新而年輕的女人進門，她已經做了很長久這家的主婦了。母親穿上她那頂好的衣裳，整整齊齊地站在門口等候着，她看見喜轎臨近了，裏面坐着的新婦被人抬着近前的時候，她好像突然覺得在不久以前，她也是坐着同樣的轎子進門，去了的老太婆站在她今天所站的地位，她自己的男人站在今年她的兒子所站的地位。近來，母親很少思念她的男人，對於男人的念頭已經死了。可是，當她今天站在門口等候着的時候，有一種對於男人的最奇怪的渴慕糾纏她，使她思念她的男人。這並不是肉體上的渴慕，不，這種渴慕早已絕望了。是別的一種渴慕，爲她自己這一生的團圓，爲了她自己感覺孤單，冷清。

母親很新奇地望着她的兒子，在不久以前他還是她的兒子呢，可是如今已經是別的女人的丈夫了，大兒子站在那裏很寂靜地低着頭，硬僵僵地，穿着黑長衫一點也不自然，他那常赤着的脚上也穿了一雙新鞋，身體好像不好轉動似的，可是又看見他的手背在黑長衫後面發抖。母親嘆了一口氣，又思念起她的男人來了。她回想她以前在喜轎裏怎樣從簾子後面偷看她的男人，她的心是怎樣地跳動着當她看見她的男人是怎樣俊美，怎樣溫和的一個人的時候。是的，他還比今天這個兒子俊美得多呢，今天她這樣暗暗地想着，仍覺得她的男人是她所遇見的人們當中最美貌的一個男人。

母親還未得空悲哀以前，矇矓之中，第一排的儀式到了，先進來的是喜菓，還有送到新婦家的一隻雄鷄，根據本地的風俗，女家還得配上一隻雌鷄帶回來。以後喜轎停在門口，表嫂，長舌婦以及村落裏一些年紀長些的女人們拉着新娘的手攙她出來，她還裝着很固執不情願似的，可是最後她終於出來了，她仍似不情願似地，在走出轎門以後，眼睛向着下面看，不肯抬起頭來。母親被人們拖到表嫂家裏去了，依着本地的風俗，媳婦不能太容易見婆母了，不然，以後就會不懼怕婆母的。所以整個的一

天，母親等在表嫂家裏。

但是母親仍站在表嫂門口，因為相距很近，她仍舊可以聽到人們談論新婦，她聽見人們嚷着說：「一個很好，忠厚模樣的姑娘。」又有人說：「人們都說她會做針線，若是真的，這些鞋一定是她自己做的，她真是生了十個巧指頭，我敢賭咒！」有些人走去摸摸新娘的大紅喜衣，掀起來看看裏面的衣裳，都是做的很好，扭扣捲得很硬而且很好，他們跑過去將一切都向母親說：「很稱意的一個能幹姑娘，樣子還不錯。」但有一些男人粗鄙地說：「以我的觀察，我覺得她太瘦太黃了，我賭咒！」另有一個男人高聲嚷着說：「是的，但是幾個月一過，她的瘦弱就會填補起來了，老兄——那有一個男人不會使姑娘發胖的呢？」

在這熱鬧和污穢粗鄙的談笑中，這個新婦很莊嚴地向着他的新家移動，就完成了婚禮。」

現在，母親必須要離開她多年睡的牀鋪了，因為媳婦來了，那天晚上就得爲母親另外鋪床，這也是那地方的風俗，所以媳婦就在帳子後面替母親鋪好了從前死了的

大婆所睡的，以後是大兒所睡的鋪，蹺眼女兒自己睡一張鋪在旁邊，小兒子若是在家住的話，總是睡在廚房裏。是的，正式的床位如今是要讓給大兒子和他的女人睡了。

母親將自己和她的男人所睡的床讓給這一對新人着實覺得很不容易，這樣，使得母親夜裏睡在老太婆的鋪上的時候，覺得她自己已經老了。雖然日裏還是照常，到處忙碌，料理一切，舌頭很快地改正這行，指揮那行，但是一到了夜裏，她就覺得她是老了。母親常常在夜間驚醒起來，她覺得自己不該睡在這個鋪上，那一對也不該睡在床上。可是她自己又很驚奇地思想：「現在我想像那個老太婆當我做新婦的時候，她也會感到我現在我感受的痛苦，我把她從她的床上趕走，讓我同她的兒子睡。現在又有人趕走我，同我的兒子睡在上面了。」

這件事很是奇異，無窮期的，像祕密的輪盤轉動着，又像不斷的鍊條，一個環節套着一個環節，她迷惑似地思念着這件事，格外使她不明瞭。她不是思念過去一切事情的意義，只不過思想一切臨到她的一切事實。但是，從那天起，她已經縮小她的眼光，雖然在名分上她是家裏一切人當中最老，最尊貴的主婦，可是在她的目光中，她

並不以自己爲最尊貴。

母親仔細留意他的媳婦，可是媳婦很孝順，每天在她的婆母面前叩頭行禮，直等到母親討厭了，向她嚷着說：「夠啦！」但是母親不能在她的身上找出任何錯處來。母親只得含糊地謗怨着，自言自語地說出這無缺點的缺點，她說：「無疑的，她一定有隱藏的錯處，內裏的缺點，不過我一時看不出罷了。」

因爲這個媳婦不像別家的媳婦一樣，一時就會把自己的性情完全顯明出來的。她做事既勤勞，又伶俐，事情做完了，就坐下爲她的男人做針線，凡她所做的事，她都是細心做的。

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兩個女人，做一樣的事完全相同的，關於這一點，母親並不明白，還以爲別人所做的都該像自己做的一樣呢，但是不，媳婦有她自己的做法。當媳婦煮飯的時候，她總是多放水，或者這是母親的想法，這樣的飯母親很不慣而且不喜歡吃。所以她告訴了媳婦，但是媳婦很柔婉地閉着她那蒼白的嘴唇說：「但是我一向是這樣煮法。」她並不改變她的煮法。

這樣，媳婦對於家裏一切的事，都照着她自己所歡喜的法子改變過來，她不是急迫的，急性的改換方法，乃是用很細心，漸漸的改良的方法，所以沒有把柄給母親捉住，來向她發怒。還有一件事，年輕的媳婦夜裏不歡喜聞到牲畜的氣味，因此發怨言，並不是向母親，乃是向她的男人發怨言，就在那年冬天，男人又添造了一間房屋，他們把床搬進去，就單獨地在那裏睡了。母親發覺了這個新花樣，非常驚奇。

起初，母親對瞎眼女孩說過，她不會向媳婦發怒的，母親實在也不容易馬上就向媳婦發怒，因為年輕的媳婦做事很好，也很小心，使母親很難開口說：「這是錯了，或說這事你沒有做好。」但是不管怎樣，母親心裏多少總有點不滿意，最討厭的莫過於餛飩飯了，爲着這件事，母親常常自言自語地憤恨着，到後來竟大聲嚷着說：

「我吃這種餛飩飯，肚子裏從來沒有覺得飽過，我的牙齒也嚼不出什麼來——這種多水的東西，經過我的肚子像一陣風一樣，並不像堅硬的好飯粒留存在裏面。」

當母親看見媳婦毫不留意這件事的時候，一天，正當大兒子在田裏做工，母親秘密地跑到那裏對他說：「兒子，你爲什麼不吩咐她把飯煮得乾一些，硬一些？我想你

以往也是歡喜吃那樣的飯的。

大兒子停止了工作，靠着鋤頭息了一會，鎮定地說：「我很歡喜她煮的法子。」

母親的怒火冒起來了，憤恨地說：「你以往不是歡喜煮法的，你的意思不過想同她聯合起來反對我，你因為歡喜她而來同你的母親作對，這是你的恥辱。」

年輕的大兒子臉上發了紅熱，很簡單地回答說：「是的，我很歡喜她。」以後，舉起鋤頭工作了。

從那天起，母親已經知道他們兩個是家裏的主人翁了。大兒子並不像平常少和氣，也很殷勤做事，但是把賺來的錢一齊握在自己手裏，實在他也不會亂化，媳婦也不會亂化，他們兩個是一對吝嗇人。這是實在的，兒子是男主人翁，媳婦是主婦，房屋，田地都是屬於他們兩個人的，在他們看來，母親不過是家裏的老太太而已。若是一講到田地，下種及一切勞動之類的事，母親懂的很清楚，因為這些早已經成了她的經驗，他們儘管讓她說，但是她說了也等於沒有說一樣不發生效力，因為他們已經計劃好，他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她覺得母親變成了虛空，她的智慧在她的家裏比虛空還

虛空些。

當他們的新屋造好，一對搬進去的時候，母親感到的傷心是誰也忍受不了的。所以母親很怨恨地對睡在旁邊的瞎眼女兒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苛求的人，把牲畜們適當的氣味當作毒氣！我瞎了，他們造那間屋子，不過是想遠離我們，好商量一切的事，使我們聽不見。他們從來沒有同我講過什麼事，並不是因為牲畜，因為你的哥哥太狎褻地歡喜牠了。是的，他們一點也不關心你，你的弟弟，幾乎連我也不在內，我全知道。」

女兒不回什麼。母親又說：「你不是也以爲是這樣的嗎？我的女兒！我說的不對嗎？」

女兒遲疑了一會，在黑暗裏說：「母親，實在的，我有些必需要說的話要說，可是我又不肯說出口，我怕使你傷心。」

後來母親催促她：「說呀！孩子，我老是傷心的，我想。」

女兒才輕輕地用那悲切的聲音問道：「母親，你將怎樣處置我這個瞎子？」

現在母親總一直以為是要和她共住的，至少在她活着的時候是會和她多住幾年的，她並沒有想到別樣的事，所以母親很驚奇地問：「你是什麼用意？我的女兒。」

女兒委婉地說：「我不是說嫂嫂不仁愛——她對我並不殘酷。可是，她連夢也沒有做到你馬上不把我嫁出去的。有一天，我聽見她問我的弟弟，問我婆家訂在那個地方，當弟弟回答她我還未會訂的時候，她驚奇地說：『這樣大的姑娘，還沒有個婆婆！』」

「但是你是個瞎子，孩子！」母親說：「瞎眼姑娘是很不容易嫁的！」

「我知道，」女兒莊嚴地說。過了一會，她又說了，這次她的背像是很乾燥，呼吸來得很急促，「但是，母親，你知道我還能做許多事情，作與有可憐的窮苦男人，或是傷了女人的鰥夫，貪圖我這樣的一個不向他要什麼錢，並且還能做些輕鬆的事的瞎姑娘，這樣還比較我在家里，比較在你離我好，沒有人照應我好些呢。母親，我並不覺得我的嫂子肯要我。」

但是母親很反對地回答說：「孩子，我不肯讓你去補那類男人的房！我們窮我是

知道的，但是總能養得活你。鰥夫們多半是鐵硬心腸的，是凶勇的丈夫，孩子，你快睡覺去，不要再想這件事了，看我這樣強壯，還可以活很久時候呢，况且你的哥哥待你也不壞，他簡直像個孩子似的。」

「母親，那時候他還沒有娶嫂嫂呢。」女孩嘆了一口氣，以後他靜默地不響了，好似入了睡鄉。

平常的時候，母親雖然睡的很甜濃，很甜蜜，但是今夜裏她一點也睡不着。她躺在床上辛苦地思想着，把以往過去了的一切事，一件一件地翻來復去思想着，看看她女兒所講的話對不對，雖然她想不出一件簡單的事來證明她女兒的話，但是至少她覺得她的媳婦不和靄。不，她對於小弟弟也不十分親熱，至少在她的夫家對待瞎眼的妹妹不會和言悅色，這實在是一件母親感受到的新痛苦。

十五

每天母親留心觀察，看女兒說的話確實不確實，果然她說的不錯。媳婦時常施用她的巧滑，讓瞎眼女兒受到百樣的小創痛，就好像在母親眼裏所能見到的，她不給女

兒感滿碗的飯，若是桌子上有什麼好菜的時候，她也不替她搨一些在碗裏，女孩看不見，也不知道桌子上有這樣菜。他們都不留意這件事，假若是母親的眼光不尖銳的話，她怎麼能喊：「女兒，你不歡喜吃今年做的豬肺湯嗎？」

嘗女兒很和緩地驚奇着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們有這碗好菜，我很歡喜吃呢！」這時候，母親舉起調羹，伸到碗裏，搨一些肉和湯，放在女兒的碗裏，媳婦明白母親是故意做去來給她看的，所以她很和氣地，很有禮貌似地，僅僅轉動她那最蒼白的嘴唇說：「請你原諒我，妹妹——我沒有看清楚你碗裏沒有這樣菜。」可是母親確實知道她是在說謊。

有的時候，媳婦替女兒做雙鞋，因為媳婦替家裏每個人做鞋是她應盡的本分，她不用心做女兒的鞋，把鞋底做得薄薄的，這樣可以省她一些力氣，也不在鞋頭上給她做一朵花，可是母親看見了，就不向她問道：「什麼——我的女兒就不能穿一雙像你那樣每雙有花的鞋嗎？」

後來媳婦睜開了她那微黑而不亮的眼睛說：「你若是告訴我，我是會給她做的？」

在我只因爲她的眼睛瞎了，不論什麼花樣和色彩她都看不見——我還要使很多的鞋子呢，小弟弟因爲跑到鎖上去玩的原故，一個月的工夫會穿壞一兩雙鞋呢——」

女兒在大陽下面門檻上坐着，聽見嫂嫂說的這些話，又聽見她控告小弟弟，便很急迫地說：「母親，我實在不計較鞋上的花，嫂嫂說的很對，花對於瞎子有什麼意思呢？」

這件事不算爭吵，像這類的小事也不像爭吵。然而，有一天，當母親獨自走到房屋後面倒些東西在猪坑裏的時候，大兒子走到母親面前，對母親說：「母親，我有一件事要同你說，我並不是強迫着妹妹離開家，也不是埋怨她什麼事，但是一個男人必須要爲他的前程打算，她現在很年輕呢，母親，她的做人生活才開始展開在她的面前，難道我要養活她一輩子嗎？我沒有聽說過別的人家有這樣的事情，一個男人還要養活他的妹妹，除非是個富家，家裏的飲食從沒有缺乏才可以。一個男人的責任，只是養活他的爹娘，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孩子。像這樣年輕的她，同我一樣的可以活很大的年紀，若是她不出嫁，爲她自己也是不幸。最好每個女子都要出嫁才好。」

母親注視着她的兒子，臉上現出怒容，向着他譴責似地問：「你的那個女人已經把這種思想貫注在你的心裏了，我的兒子。你們倆獨自睡在那間屋子裏，可以自由地談這談那，她教你施毒，叫你照着他夜夜和你所說的一切話來離開你的骨肉。你——你也和別人一些男人一樣，當你同一個女人睡在床上的時候，你就像溝渠裏的泥一樣的軟。」

她很無情地轉過身去，她倒出一些東西給豬吃，看着豬伸出凸嘴巴來吞食，但她並不是誠意地注意這事，雖然在平常的時候看見一個牲畜養得肥肥的也可以使她感着一種愉快。不，她傷心地又接下去說：「什麼樣的人才該要你妹妹？我們能希望誰來娶她？除了很窮苦的男人，或是死了女人的男，剩下他很窮苦的，再也娶不起一個完全健美的女人的男人。」

大兒子急忙地說：「我也爲她設想過。我爲她設想過，還是嫁人的好，雖然她不能像一個完全無缺殘的女子找一個很好的男人。」

「這是你的女人說的話，我的兒子，」母親更憂傷地仍舊這樣說。

但是大兒子很堅持地回答說：「在這件事上，我倆是一條心，」當母親說「我恐怕你們在每一件事上都是這樣」的時候，他不再說什麼，回到田裏去，靜默似地，但是心裏一點不改初度。

但是母親一直固執着不讓女兒出嫁。可是向自己，向她的女兒，向她的小兒子，向她的女兒，更向凡是樂意聽她說話的人們，說她的年紀還沒有老到不能自作主張的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老到被人家強迫着像個孩子似地做她不樂意的這樣事，那樣事呢。她和她的兒子，媳婦反對，同時好好地照顧她的女兒，使她沒有一椿不隨心，或是受到什麼不平的看待。

但是媳婦漸漸地熟悉了，說話也漸漸地露底了，她常埋怨，客氣的行爲，從此丟棄了。現在，她常常同別人談心，當女人們聚集在門口，在一齊做着做針線的時候，或是要好的一些女人們在一處談話的時候，她就說了：「看我將來有了孩子，我將怎麼辦，我就知道了，現在我替全家的人做針線，我的婆婆漸漸老了，我曉得我應當服侍她，替她做一切的事，因為這是我的本分，做她的眼睛，她的手，她的腳，和她

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務。我曾經學習過這些事，並且希望我能很仔細，很謹慎地做我分內的事。但是這個好吃懶動的第二個男孩子，他一點事也不想做，這還不算壞，將來他總要娶女人的，那麼他的女人就可以照應他的吃穿了。還有比這更壞的呢，這個瞎眼姑娘還沒有出嫁，我到是很驚異，我還得養活她，照應她一輩子呢，因為她的母親不打算把她遺嫁的。」

關於這類的事，她們都很喜歡聽，無論誰聽見這些話，都要注視這個瞎姑娘，當瞎姑娘走近他們的時候，可是瞎姑娘也覺得了她們的偷視，她伏着頭，慚愧地偷生，真是她的大難處。有些時候，這個人插嘴，或是那個人插嘴說：「瞎子很多，有些人家教瞎子算命這類的事，叫他去擇錢。是的，瞎子是會有內眼的，他們所能看到的事，作與我們看不見，眼睛瞎了到是他們的一種權力，讓人們懼怕他們。這個姑娘可以教她學習算命好了。」

又有人說：「也有窮人家，他們有兒子，但是沒有錢給兒子娶女人，他們只要不化錢，情願娶個傻子，或是瞎子，或是跛脚，或是啞吧的姑娘，算起來總比沒有媳婦

好些，若是娶她不爲別的，專爲生兒子的話。」

媳婦不安似地說：「我希望我能認識一些這類的人，鄰舍們，若是你們聽見有這類人的時候，請你們告訴我，讓我來做件善事，把他們成功了。」她們都很樂意地允許了她，她們也確實同情她，在這樣不幸的窮困年頭，叫她養活額外的一張嘴是不應該的，應當屬於另外人家才算合適。

有一天，長舌寡婦來到母親那裏，對母親說：「好嫂子，若是你歡喜把你的瞎女兒嫁出去的話，我到認識在北山裏的一家人家，他們有個兒子，現在才十七歲左右的樣子。他們是在荒年的時候從北方逃到那裏去的，住在那裏共衆的荒地上，在我們村落的山脚下，比較更高一些。又過些時候，他們的一個兄弟又來了，於是他們就一真長久住在那裏了。田裏收不到什麼，他們很窮困，但是你們也很窮困，好嫂子，何況你的女兒又是瞎子呢？若是你肯單單地付了我的盤費，我就去替你探聽一下。實在說起來，爲了這件事，我早已想順便回去看看我的娘家，但是我不情願向我男人的兄弟要錢做路費，最難的事，莫過於在別人家裏做寡婦了。」

起初，母親不肯聽從，她高聲說：「我能照顧我自己的瞎眼女兒，好嫂子！」

事後，母親又把這些話告訴表嫂和表兄弟。但是表兄弟的神氣莊嚴了一會，末了才說：「當你活着的時候，你自然可以照顧她，但是在你死了的時候，恐怕我們都死了的時候，或者我們都老了，在孩子們面前不能再占有家主名分的時候，那時候誰去照應她呢？若是遇到荒年，做父母的都是要先爲他們的孩子打算的，若是你死了，你的女兒又將怎樣呢？」

這才使母親沉默了。

但是很快地母親就真實地感覺到她是不能活到永久的，不論在什麼時候，她的生命就會結束的，或許就在眼前了，因爲自從秘密的那一夜之後，她的身體再也不會像以往有力了。

那年的夏天，劇烈的痢疾菌傳染到母親身上來了。她素來歡喜吃，熱烈地吃着，把放在面前的東西幾乎都能吃完。但是那年夏天，比普通的夏天格外熱些，而且有許多能夠傳染疾病的蒼蠅，無論什麼地方的吃的東西裏，都佈滿了蒼蠅，同吃的東西混

雜在一齊，不管這東西是要的還是不要的。母親真是沒有法子去捉，只有讓她們飛來飛去，因為捉是沒有用的，不過圖費光陰而已。這邊弄死了一些，可是那邊又飛來一些。今年夏天的西瓜真是特別多，當瓜熟了的時候，剖開來現出大紅瓤，或是黃瓤。母親是最歡喜吃這種水果的了。

凡是不能擔出去賣的，或是嫌太熟了的，母親盡量地吃下肚去，她吃着，吃着，吃飽了還不甘休，還要再吃一些，惟恐剩下的糟蹋了。或是因為她瓜吃的太多了，或者是邪氣捉住了她，或者是有人在咒罵她，雖然她不記得有一個真正恨惡她的小菩薩曾經定了他的罪，到底爲着什麼，她不明白。但是痢疾臨到了她，牽累了她的肚腸，使她幾天不能起床，上吐下瀉，連一口茶喝下去也不能讓她停留在肚子裏面。

在這些日子，母親受着磨難，身子軟弱的時候，媳婦服侍她很周到，替她做各種的事都使她稱心，並且別的一些職務也不忽略。瞎眼的女兒也掙扎着盡量侍候她的母親，但是她的手腳很慢，也看不出母親的即時需要，所以媳婦常常將她推開一邊，對她說：「你去坐在別的地方罷，我的好妹妹，讓開我的路，我敢賭咒，這樣，你才算

幫了大忙呢！」

即或有什麼事違了母親的心願，可是這懦弱無力的母親也只能依靠着這敏捷而小心的媳婦，她實在沒有力量去照應她的女兒了。小兒子也時常回來探望母親的病況，但是回來一會兒就又出去了。因為母親沒有力量替他在大兒子面辯護了。在母親的懦弱病痛中，確實有一種力量，讓母親覺得媳婦是很伶俐的，很仔細的，不肯離開她的床前。最後，痢疾從母親身上越過，又傳到別一些運命註定的人們身上了，母親從床上起來，還是很艱難地依着媳婦。固然母親不痛愛她，但是只爲着需要她。」

痢疾使母親經過很久的工夫才恢復原狀，可是她不再是健全的了。她不再能吃她所歡喜的粗糙的白菜，或是西瓜，或是嚼着從地下掘出來的生花生米了，此後她還得放慮一下，看她所吃的東西怎樣才合適她的內部，若是有時候不耐煩地嚷着要隨自己的意思愛吃什麼就吃什麼的時候，那麼她的肚子就會忍受痛苦的，因為這樣一來，痢疾又會臨到她的。即或她工作太累了，或是坐在微風底下，那種邪惡的病就會等着她，使她再懦弱一次。

後來，母親在她軟弱無力的生活中，察覺了她那瞎眼的女兒必需要嫁出去，使她有個自己的家，她在這裏是不會受兄嫂歡迎的。當母親無力再反抗這件事的時候，同時看着女兒也很憂愁，靜默着覺得她是無用的東西，心裏很爲此不安。有一天，當母親獨自在一處的時候，女孩對她說：「母親，我不能再寄留在我哥哥的家裏了，呵！母親，我想我必需趕快嫁到什麼地方去，無論什麼地方也是我心願的。」

母親不再說什麼來反抗女兒的話，她安慰了女兒一兩句。在那年冬天裏的一天，母親覺得自己比以前強壯些了，所以她出去找那個長舌寡婦。長舌寡婦坐在自己的門口仍舊在一塊布上綉花，她用的線很粗，綉的花邊上也不整齊，雖然她自己不肯說出來因爲眼睛看不清楚了，但是我們也可以知道是爲着這個緣故。母親找到了她，很愁悶地對她說：「你說的真不錯，我看我的女兒還是嫁了好，就讓她嫁給你所認識的那個罷，因爲我很怕麻煩，這邊去找，那邊去訪，自從痢疾折磨我一兩年以來，現在總是覺得怕麻煩」。

長舌寡自然很歡喜，不化一個錢來做這樁新鮮的事情，所以她僱了一輛土車，坐

在上面走了十里多路，才到了那個山谷裏，她父家的村落裏，她在那裏住了一兩天。一天晚上，長舌寡婦回來了，走到母親家裏，把母親單獨地喊出來，上屋子拐角的地方低聲對她說：「這件事進行的很好，好嫂子，在一月之內就可以成功啦。我也覺得很辛苦，但是我都是爲了你，好嫂子，現在我們成爲老朋友了。」

母親從胸口掏出一塊錢，她已經爲這事準備好了的，所以塞給了寡婦。寡婦將母親的手推過去，賭咒不肯要，她說兩個要好的朋友當中是無需這樣客氣，此外又說了這樣那樣一些客套話，但是結果她還是接受了。

嘗這事成功，而且母親覺得一切做得很好的時候，她才告訴了媳婦。媳婦很歡喜，表現一副滿意的樣子。但她說話的時候却很小心，她說：「母親，你不必這樣着急，我對待她也沒有壞意，她還可以等一兩年的，若不是我們很窮苦，計較要養活的人口，就是她在家裏住上一輩子，我也不在意的。」

這一回媳婦是格外仁慈的了，她出自心願的要爲瞎眼姑娘做嫁衣。攏總只有三件，一套深藍色的褂和褲，還有一件是做新娘那天穿的大紅褲子，這些衣裳，就是頂

窮的女兒也會有的。除此以外，還有一兩雙鞋，鞋頭上還綉着紅色的小花朵和葉子。他們也沒有預備很熱鬧地在喜期的那天鋪擺一下，女孩很自願地嫁出去，爲了她是瞎子，也沒有向男家要聘禮。她就這樣無條件地嫁了那個娶她的男人了。

女兒對於這事也沒有可說的話，她只留心聽着母親告訴她做好了什麼事，她總是不作聲。只有那天晚上，她伸出手去摸摸靠近在她旁邊的母親的臉，忽然輕輕地對母親說：「母親，不過就是太遠了，有時候你到那邊去看，怎樣都覺得不便當。我眼睛瞎，也不能回來看你，我也不認識這條爬山越谷的這條長路。」

母親也伸過手去拊摸着她的女兒，她覺得女兒在發抖，暗暗地哭了，又在黑暗裏用被頭揩眼淚，母親說了又說：「我會去的，我的女兒，我確實會去的，當我去的時候，你把一切的事都告訴我，若是他們對待你不好，我必定替你留心，你必不致被虐待的。」以後，母親更嚴肅地說：「但是你整夜躺在這裏還沒有睡着啦。」

女兒回答說：「是的，每夜我只不過睡一會兒的。」

「但是你不要害怕，孩子，」母親很溫和地安慰她。「你是瞎子中最精最快的」

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他們知道你是瞎子，當然不能埋怨你這一點，或是埋怨我們隱瞞着不會告訴過他們。」

但是在女孩熟睡了以後，母親躺在那裏很深重地怨恨自己，因為她覺得是自己的罪惡，報應在女兒身上了，雖然女兒自己還不知道呢，她還埋怨自己沒有替女兒嫁到一個隣近的一個村莊裏，月月可以到那裏去看她一次，或是爲她找個窮苦的男人，能因爲母親應許他的一小分的報酬情願搬到這村上來住的。母親每次想到這件事的時候，就要嘆息，很疑心她的兒子和媳婦不肯施捨這一小部分的錢，因爲現在的錢是他們管着的。所以她沉重地思索着說：「我仍舊不敢希望她永遠不挨打，近來像我們這樣一樣，不管是男人，或是男人的母親不打媳婦的到很少。若是我看見我的女兒挨打，我的心將要怎樣被撕裂了呢，使我感重重的悲苦呢？若是離這裏很近，挨打的事他也可以聽見，或是女兒自己跑過來告訴我。她嫁了出去，就沒有護助了，我每想起來，真是不能忍受。讓她嫁到遠處還好些呢，我看不見她，她的一切我也不得而知，這樣還可止住我的悲傷，因爲我看不見，心裏還存着希望。」

母親躺着思索了一會，覺得生活的重擔是怎樣的沉重壓住她！她想起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到，就是多給她幾塊錢帶去爲她自己用，像她自己出嫁的時候，她的母親給她的一樣。所以母親在天還沒有亮以前，黑矇矇地就起來了，很小心地走着，不去驚動牲畜和家禽，走到埋錢的洞旁，拂去了上面的土，拿出一個小布包，這就是她的小錢庫，她打開了布包，選了五塊洋錢，慢快塞進胸口，又把洞口蓋好。有了五塊錢在胸口，她稍稍地感到安慰了。她自己思想着說：「至少窮人家的瞎眼女兒不是每一個都能帶過去這小小的積蓄的，我的女兒至少有了這些！」

母親保持這小小的安慰，最來，她睡着了。

日子一天一天這樣過去，沒有一天是暢快的。不，母親甚至對於她的小兒子也不覺得歡喜，也不大注意他，任他自來自去，除了母親看他還好好的，微微的笑着，忙着他母親所不曉得的事情。女兒必需要離開家的一天終於來到了，母親用那沉重不過的心情等待着，看到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來領她的女兒。是的，她抽緊了她的心，要明白到底是那一種人來領她的女兒。

在早春的一天，他來了。春天還沒有正式開始，只見幾根耐寒的茅草，孩子們在村裏掘着吃。柳樹枝上才染了綠色，桃樹上的褐色花苞還沒有澎漲起來，田野裏仍舊和冬天一樣沒有生長什麼東西，麥子還沒有長大，只發出小小的葉芽露在泥土上面，風仍舊是冷的。

在這一天，一個人來了，他是個老頭兒，騎在一匹沒有鞍的灰驢背上，驢背上墊着一件破舊而污穢的衣裳。他走到母親家裏，報出了姓名，母親見了他，馬上一夥跳動的心忽然停止在胸口，因為她不歡迎這個老頭的樣子。他向着母親露着牙齒強笑，擺弄他的嘴唇表示溫和，但是在他那殘酷的狐狸面上並沒有仁愛，他那尖刺的眼睛陷在深深的縐紋裏，幾根白毛圍繞着短而無唇的嘴巴，嘴角很長地灣在嘴下面，他今天的表情，完全現出假像，當他從驢背上下來的時候，他的舉止連普通人的禮貌也沒有，這種禮貌不拘是有知識的，或是無知識的人都當知道的。他一跛一跛地走進來，有一隻腿太短，與另外的一隻不相稱。那件破而污垢的衣裳緊纏在腰間，走到母親面前，很粗魯地說：「我是來領一個瞎眼姑娘的，她在那裏？」

母親突然恨惡起個老頭兒，回答他說：「你說你是來領她的，你可有什麼證據？」老頭兒又露出牙齒，強笑說：「我認識那個胖女人到我們那裏去的，她告訴我們，我們可不需要化什麼錢，給我兄弟的兒子娶個女人。」

母親說：「等着，我去喊她來。」母親就差她的那個今天在家遊情的小兒子去喊長舌寡婦來，長舌寡婦盡力跑過來，注視着老頭兒，一面笑，一面喊叫說：「是的，是姑娘要嫁那個男人的伯伯，你好嗎？今天你吃過飯沒有？」

「是的，吃了，」老頭子露着牙齒說着，展覽他那無牙的牙床。「不過沒有好好地吃過，我賭咒。」

在這整個的時候，母親更固定地望着他，後來母親無禮地向長舌寡婦埋怨着叫道：「我不歡喜看這種樣子，我以我的女兒還得嫁一個比這種樣子好一些的！」

長舌寡婦大聲笑着回答說：「好嫂子，他不是新郎——他的姪兒是個溫柔而和善的孩子，你簡直不會見過。」

現在，表嫂走來了，還有她的兒子，媳婦，表兄弟，和村落裏的一些人都來了，

大家站在那裏注視這個老頭兒。實在的，據一齊的看起他來，他的樣子實在不是一種和善的人。但是已經允許他了，所以當中有些人說：「算了，好嫂子，你也在腦子裏轉轉，你的女兒是個瞎子。」

媳婦也說：「母親，事情已經成了，已經允許了他，現在要來拒絕這件事，確實很難。」她的丈夫聽見自己的女人說這話，也就不作聲了。

母親很可憐地望着表兄弟，表兄弟察覺了她的瞥視，於是把視線調轉過去，搔搔頭皮，因為他不知道應該向母親說些什麼。他是個忠實的好人，但是對於這個老頭兒的模樣也不敢十分相信，窮與惡是不是一樣的，這句很難講，或者是因為他穿的破衣裳，把他顯的這樣邪惡。總之，這件事已經成功了，是很難辭退的，而且又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所以他只好不說什麼，轉過頭去，拾一根稻稈放在嘴裏咬着。

但是長舌婦眼見母親對於她的信託要沉於危險之中了，所以她說了又說：「好嫂子，這個不是新郎哪！到後來，長舌寡婦竟喊叫起來了，若是這件事弄反了，她到會覺得怪慚愧的，於是向老頭兒說：「老頭兒，你兄弟的兒子不是溫柔得像個孩子嗎？」

老頭兒又露出牙齒，點點頭，勉強地現出一種憔悴的笑容，氣喘喘地說：「是的，溫柔的像孩子呢。好嫂子。」後來他不耐煩似地說：「我現在就要走了，若是要在晚上把她領到家的話！」

母親不知道還該做什麼，最後她把女兒抱到驢背上坐着，女兒穿上全新的衣裳，她又把那小包洋錢塞在女兒手裏，很急地小聲對她說：「這是專爲你自己的，我的女兒，不要讓他們拿去化掉了。」老頭兒踢着驢腿叫牠走，母親忽然間苦惱起來，大聲對女兒叫着說：「我會去看你的，我的女兒，過了幾個月，看看他們對待你怎樣，都一樣一樣記在心裏，留着告訴我，我什麼也不怕，若是他們對你有什麼侵害，我會再把你帶回來的。」

後來，瞎眼女兒轉動着她那乾而且抖的嘴唇回答說：「是的，母親，這樣我就快快了。」

但是母親不能就這樣讓女兒走了，她絕望似地在腦子裏思索想去，還想同她說幾句最後的話，好再留她一會。母親握住女兒，高聲對老頭兒說：「我的女兒是不能靠

火的，老頭兒——她不能燒火。要損害她的眼睛——煙——」

老頭轉過來看看，在她明白了母親的話的時候，便露着牙齒，強笑着說：「呵，是的，讓她不燒好了，我告訴他們——」於是他又踢着驢叫牠走，他自己在旁邊伴走着。

女兒走了，手裏拿着瞎子的招牌，一小捲的衣裳捆在她後面的驢背上，母親站在那裏望着她走，她的悲痛過於自信，淚珠如泉水一樣地湧出來。她只是這樣呆立着，不知道該做什麼別的事。她站在那裏，直等到山嶺將女兒的背影從她的視線裏斬斷了，母親再也看不見她的女兒了。

十六

現在母親不拘如何，她必定要使自己過的日子沒有空閑，這樣就好安慰着她所有的恐懼，並且可以忘記女孩嫁後的空虛。家裏好像很靜默，街上也好像很安靜，以前她的女兒隨便什麼時出去，搖着那個清脆的小鈴聲，母親可現在再也聽不見了。母親挨不住這種寂寞，不得已只好違反兒子的心願到田裏去做工。當她的兒子看見她拿着

鋤頭的時候，他說：「母親，不需要你做工；叫別人看見你這樣老的年紀還在田裏做工，真使我慚愧。」

母親帶着老怒說：「我並不怎樣老——讓讓做做事好安慰安慰我自己罷，你竟不覺得我是需要這樣安慰着自己的嗎？」

大兒子用他那呆笨的口氣回答說：「在我覺得，你所憂慮的都是不必要的；我的母親，你把你的心浸在未來的，或許是永遠不會臨到的不幸裏，我看這是不需要的。」

但是母親帶一種這些日子終不能離開她的那種輕忽的態度，回答說：「你不懂呀！你還年輕——你一點也不懂。」

大兒子迷惑似地望着他的母親，不知道她是何所指。但是母親不再說什麼，只扛起一把鋤頭，在靜默裏重步穿過了田野。

實在的，她真也不能太勞動了，她一出力，汗就流出來了，風吹到他的身上，那怕是微微的暖風，也好似一種冷氣侵入她的內部，寒熱症很快地又臨到她了。所以她必得要接受安逸的日子，當她痊癒了以後，她就不再去做工了，只坐在門口閉着。家

裏的事也不需要她伸一把手，因為有媳婦總攬過來，而且做的很好，很謹慎。

媳婦雖然做事很好，但是母親仍不樂意，因為她不會生養過孩子。母親閑坐在那裏，她以前是看慣了她的孩子們在那裏滾來滾去地玩耍，她整天坐在那裏回想過去的一切事，她想到自己以前是怎樣年輕，充滿了力量工作着，有她的男人，她的孩子們，她自己是做年輕的媳婦，還有那個老婆母。後來她的男人出去了，再也聽不見他的消息了——她畏縮着，趕快把她的思想轉移過去——以後她又想到現在是怎樣的空虛，大兒子整天在田裏，或是當收獲的時候和田主的經理爭論，據說現在又換了一個新經理，很瘦小的，是田主的一個表親，這都是別人說的——母親可從來沒有見過他——她的瞎眼女兒出嫁了，她的小兒子常常住在城裏，很少在家。

對於這個小兒子，母親坐在那裏格外思念他，因為母親在她擁總孩子們當中仍舊頂愛他。在她的空虛生活裏，小兒子也常常回來，因為他的回家，帶給母親不少的安慰。嘗她的小兒子回來的時候，她脫離了蕭條，微笑着看他那俊美的容貌。她是她的孩子們當中頂俊的一個，像他的父親，好像小雄鷄像老雄鷄一樣地像他的父親。這幾

天他很安閒地回到家裏，不像以前懼怕他的哥哥了，因為他在城裏找到一件事情做，可以掙點錢。

他現在做的這件事，他從來不肯說明。這件事使他能掙很多的錢，有時弄得一筆，有時也弄不到，雖然他從來不肯拿錢出來表示給他的哥哥看，但是至少在他穿的衣服上可以表示出來。但也有時候在他洋洋自若，充滿了興奮的時候，他也会暗暗地塞幾塊洋錢在母親手裏，並且對她說：「母親，拿着爲你自己零用罷。」

母親拿着錢，稱贊他，愛撫他，因爲她的大兒子從來未曾想到塞點錢在她手裏，着他現在已經做了家主，把攏總的錢自己收管着，不錯，母親吃的很好，她盡她所能的熱烈地吃着，因爲她平生頂歡喜吃。媳婦爲她做一切的東西，就連壽衣也爲她做好了等着，雖然她已經許久不會想到死的事了，樣樣東西，只要母親開口，他們就會讓她有的，就如一桿烟管，細碎的好烟絲，一口燙熱的，替她解憂的黃酒，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塞點錢在母親手裏，並且對她說：「用她買你心裏歡喜的任何小物件罷。」假若是母親向他們討錢的話，兒子和媳婦必定要彼此看看，他或是她必定會說：「你要

買什麼——難道我們不會供給你一切的東西嗎？」所以小兒子給她的這幾塊錢，她愛他比那一對隨便爲她做的什麼事都甚些，她把錢收藏在胸口，到了夜裏，她起來，把錢藏在地洞裏。

但是小兒子仍舊不常常和母親見面。在這空虛的院子裏坐着兩個女人——母親和媳婦——可是在母親覺得，好像整個的家裏是空虛的。她坐在那裏嘆息，抽烟。這幾天她所做的完全思想着她的生活，只有那一件事不覺得是樂意的，她每次想到的時候，瞎眼女兒的影子就湧進她腦子裏來了，她不能確定她倆在神靈的手中是不結合的。有時母親想到廟裏求平安，雖然她不知道什麼，但是她做下的那樁老罪惡好像現在悔恨已經遲了，她也只好任憑牠不管。她有時嘆息着，憂悶地講到他的瞎眼女兒。母親每次述說的時候，媳婦就很尖刻地回答說：「她一定很好，無疑的——這是一件最幸運的事，讓你找到一個這樣的人，專爲他的兒子娶她。」

「她是個伶俐的姑娘，媳婦，」母親急性地說：「你從不會相信她能做多少事，我知道，但是在你沒有來以前，她做的事比你來了以後多着呢，也是因爲你不讓她

做，你真不知道她做的事有多好。」

「是的，或許是這樣的。」媳婦說着話，把手裏縫的一塊布湊近眼睛，看看縫的對不對。「但是我是習慣了，要做一件事，就得做完，可是一個瞎姑娘就不免亂忙一場。」

母親又嘆息一會，看看冷清的門前說：「我希望你生個孩子，媳婦，一個家裏總要有一個，兩個，或是三個孩子的，我很不慣這空洞的房屋。若是你們不生的時候，我想把小兒子娶上親來，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無論如何，他都不肯。」

現在，這就是媳婦憂悶之點，雖然她嫁過來快到五年，可是她仍舊沒有孩子，連一個影子也沒有，她曾經祕密地到一座廟裏去祈求，並且試驗過她所知道的各種方法，但是她的身子還是和從前一樣的不孕。她素來很傲慢，不肯表示出來她爲此事憂愁，所以她平心靜氣地說：「到了時候我會有兒子的，這是無疑的。」

「是的，但是這就是時候啦！」母親很怪僻地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在我們村莊上有男人的女人不會生孩子的，這些男人們一娶了親，很快地就做起父親來了，女

人們總是會生產的——種子好，土壤也好，必定有什麼暗病在你內部的什麼地方，使你不能受孕，違背天理。看我替你做的這些寬大的衣服，還有什麼用處呢？」

母親在表嫂面前也是訴苦不休，她訴說的時候，伏在表嫂肩上，嘴對着她的耳朵，說：「我很知道是什麼不對——我那個媳婦內部沒有熱力。她是個蒼白的黃東西，每天都是同樣的模樣，從來不會由內部現出點漲紅的血色來，託你的福氣替她剪裁嫁衣，可是不能克服倒她的內部的寒冷。」

表嫂點頭笑着說：「實在是真的，像那種蒼白無血色的女人生育是很遲慢的。」以後她那一對小笑眼像有所深思似的，又笑着說：「但是不能每一個女人都像你，當你年輕的時候，充滿了熱力，好姐姐，你要知道，女人們有這種熱力不見得總是一件好事！」

母親很急迫地回答說：「呵，是的，我懂得——」母親沉在寂靜裏一會，很不樂意地又說：「她真是一個謹慎的女人，很乾淨，未免太乾淨了，常常洗刮飯鍋，我敢賭咒，這是躑躅東西，也常常洗刷油瓶這類的事，他一點點閑空，就去洗澡，也或者

是因爲這種原因，所以不能受孕的，洗澡太勤，不見得總是好的。」

母親不敢再說關於熱力的話了。惟恐表將她的老罪再提出來，雖然表嫂是個最忠厚的人，這幾年來從沒有對待她兩樣，卽或她將這樁事告訴她的男人，母親也不會知道的。若不是她這兩樁痛苦——瞎眼的女兒，和她的兒子沒有兒子——母親幾乎把這樁事早已忘記了。是的，她或許會忘記這樁事，若是她不懼怕這就是她的罪孽，兩件痛苦就是她的刑罰的時候。

但是母親還是好好地活着。現在瞎眼女兒已經嫁了，家裏也沒有小孩子，只有牲畜和狗，就連這些，母親也懶去喂養。

近來只有一件使她滿意的事，就是兩個兒子不常爭吵了。大兒子很知足，在家裏做了家主，小兒子也有了他自己的地位，當他回家一會兒又走出去的時候，大兒子總是暗暗地嘲笑他說：「我驚異我的弟弟從那裏得來的這些好衣服穿，他到底做的什麼事！我不能像他，穿那樣好的衣服，我還得辛苦地種田呢。他好像很有錢，我希望他不是加入了什麼城裏強盜的團體，或是別的黨派，這樣，若是他被捉了去，我們也要

被陷入不幸之中呢。」

母親爲了愛護小兒子，飛也似地像以往一樣，勇敢地奔向他去，替他辯護說：「他是你的一個頂好的弟弟，我的兒子，你要稱贊他，因爲他找到了一件事情而歡喜，這樣，他就可以不等在家裏和你分田地了！」

大兒子冷笑着說：「呵，是的，我賭咒，他情願做任何種的事情，不願在田間勞動。」

但是媳婦不說什麼。她這些日子很滿意，整個的家成爲她自己的了。小兒子在外邊做的一切事對於她不發生關係，她也不必訴苦了，因爲小兒子現在隨便在什麼地方買衣服穿，不需要她做給他穿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春天來了，春天又去了，但是母親仍然不能忘懷於她的女兒。一天，她坐在那裏用指頭計算一下，自從那天她望着山嶺把她的女兒的影子從她的視線截斷的日子起，她數了兩隻手的手指，數了十二遍以後，就散亂計算不清了。所以她憂愁地想着：「我必定要到她那裏去，我想擺脫這個壓住我的心事，還是趕快

去的好。假若她是個健全姑娘，現在正是她要回來，像別的新娘們回來拜望她的娘家的時候了。那麼我就可以問她的日子過得好不好，摸拊着她的手，膀子，腮，並且要看看她臉上的顏色。」

母親坐在那裏，望着四圍的諸山，看看夏天的氣候能達到怎樣的高度，每個山邊都佈滿了綠色，田間的穀都已長得很高了，她勉強支持着現在終日閑坐着的身體常感到的疲倦，她想：「我必定要去看望我的女兒，我馬上就要去，我現在也不需要到田裏去做工，整日地閑坐着，我要在大熱沒有來到以前去看我的女兒，免得痢疾又出其不料的時候臨到我身上。是的，我明天一準要去，看，一點也沒有陰雲的現象在這晴朗的天空中——蔚藍的天空裏——」她抬起頭來向着天，天空是怎樣的蔚藍呀！她突然想起了一樁在這幾天之內所想到的事，她的過去的生活中的一段事，她想起了她的男人那次買的那件藍長衫，他竟穿着走了，她嘆息着，含着暗淡的，舊的劇痛想着：「在彷彿今天一樣的一天裏，他買長衫料，我們爭吵着——在一個頂晴朗的一天，我記得長衫的顏色和那天的天色一樣。」她又嘆口氣，站起來，想把這種思索趕走。當

她的大兒子走到她面前的時候，她不休地說：「我想明天去看望你的妹妹，看她在她的婆家怎樣，她也不能到我這裏來。」

大兒子心神不安地說：「母親，我現在不能伴你去，明天還有事要做呢。等到收割完了，穀打了，租納了，我才有點鬆空。」

但是突然之間，母親覺得不能再等待了。當她決心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她是有豐盛的力量，她每天閒着，空坐着也很發愁，所以她說：「不，我明天一定要去。」

大兒子仍舊很煩燥，他總是容易煩燥的，當突然間有什麼出於意料之外的事來的時候，他一時想不出當怎樣，便問母親說：「但是你怎樣去呢？母親。」

母親回答：「怎麼，若是表兄弟肯借，我就騎他的驢去，你去差他的一個孩子到城裏找你的弟弟回來，叫他替我趕着驢，在旁邊走，我們兩個就可以很安穩地去了。因為這些時候我們沒有聽說有強盜的話，除了一種新強盜，在城裏的，叫做共產黨，可是他們並不傷害窮人，他們說的——」

最後，大兒子雖然心裏不樂意，但也只好樂從了，他的女人說：「是的，若是有

小弟弟和你一陣去，我到不覺得有什麼大危險。」

所以他們最後竟許母親去了。表兄弟的兒子被差到城裏，直等到找到母親的小兒子，他回來睜着大眼說：「我的表兄，你的第二個兒子就要來了，姑媽。」以後他又思索了一會，擰着他的鈕扣又說：「我賭咒，他住的地方是個奇怪而又秘密的地方，很難找到。他住在一間放滿了床鋪的長形房子裏，差不多有廿張以上的床鋪的一個店戶，房子裏堆滿了書和紙。嘗我去喊他的時候，他並沒有做什麼，我不知道我的表兄能讀書，姑媽，若是他能讀那些書，他必定很有學問啦。」

「他不能讀書，」母親很驚奇地說。「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靠書本過活的，這真是一件奇怪無比的事！我賭咒，我必定要問問他呢？」

第二天，當她騎在驢背上，他們彎轉着走在山谷裏的時候，母親正好乘這個獨自和他在一處的機會，問他一個明白。她問：「我表兄弟的兒子說你們房屋裏全是書和紙，到底是些什麼？你們都是住在這個地方嗎？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能讀書，也沒有告訴我你是靠書本過活，我從來沒有看見你讀過一個字，我兒。」

小兒子停止了，他一面走着，一面唱的歌曲，因為他的聲音很好，而且他也很歡喜唱，他說：「是的，我會讀過一點，」當母親追索着再問下去的時候，他只好拿這話來搪塞，他說「母親，現在不要問我，因為到了時候，一切都懂了，真是個非常的一天，母親，我剛總就是唱這歌的，這首歌是在我們大家工作的時候齊聲唱的，可是到了那天，我們就要止息了，世界上將不會有太有錢的和太窮的人了，攏總的人們都變成一樣的了。」

他的這種狂而奇怪的話，是母親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可是她很知道誰該有錢，誰該窮困，都是出於天的意思，人力是不能違抗的，只好挨受着他的命運，所以她恐懼似地大聲喊叫說：「我盼望你不要加入了什麼邪惡的團體，我兒，不要加入強盜這類的團體！你說的話有些強盜的風味，我兒，除此以外是沒有方法使窮人變富的，但是這樣的發財是種罪惡，不幸被捉了去，還會喪失生命的！」

小兒子聽了母親的話，居然生氣，他說：「母親，你一點也不明白！我賭咒！我現在要靜默，但是到了那日，你就會知道一切。是的，到了那日，我一定不忘記你，

只有你一個人，我必不均分給我的任何人。」末了的幾句，聲音更響亮，母親知道是觸動了他對於他哥哥的反感，所以也靜默不響了一會，惟恐再激動他的憤恨。

但是母親不能就聽其如此，她坐在驢背上，緊握了牲畜的毛皮，思索着這個兒子的事，不時地偷看他一兩眼。他，走在母親的前面，拴驢的繩索在他手裏拉着，現在他又唱起歌曲來了，有些歌曲是母親從來不會聽過的，有些激跳猛烈的歌曲，母親連其中的話也聽不懂。可是母親還想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知道的清楚些。是的，不拘怎樣，她必定要約束着他，使他緊緊地守在家裏，她將要給他娶親，他的女人住在這裏，這樣，或是爲了他的女人的原故就會常常回來住在這裏的了。母親要爲她的兒子找一個他心愛的，一個美麗動人的姑娘，因爲有大媳婦可以做事，所以母親想找一個這樣的姑娘給她的小兒子。她想到這樁事的時候，她的心就安穩了，因爲這好像是一個方法，她不能再禁口不說了，所以她說：「兒呀！你現在已經過了廿歲，差不多要到廿一歲啦，我想不久就給你娶親，這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嗎？」

但是誰能說出一個年輕的男人的心是怎樣的，一般人總是微微地笑着，靜默着，

半樂意，半差澀地，當人們講到他的婚姻問題的時候，可是他都不然，回過頭來，很強執地向母親說：「我已經在等待你向我說這種事了；——這全是母親頭腦子的嘲弄，我相信，我的同伴告訴我，做父母最主要的事就是說，結婚——結婚——結婚——結婚！母親，我不要再結婚！若是你違了我的心願而給我結了婚，你將永遠不會再看見我的面了！我將永遠不再回家來啦！」

他又轉過頭去，格外加快地走着，母親不致說一個字，驚慌嚇怕地坐在驢背上望着憤氣的兒子，他也不再唱歌了。

然而母親現在都忘了這些將要臨到的事，這條路，他們從清早就動身走，一直走到中午，路愈走愈窄了，羣山環繞着山谷都有些畫意，圓圓的弧形襯着天色，表示着溫和，加之有竹和草的濃綠，混在山窩裏，顯出尖銳而雄壯的輪廓，終於到了正午，日光對着小山撒過牠所有的炎熱，在那裏，有無數的崗巒忽起忽伏，殘酷的朝着天頂，牠們也似乎非常尖銳，因為那天既沒有雲，天色又亮，又是蔚藍的乾天，散在赤光光山面的沙色上。

在那廣大而暗淡的懸崖下面，有路徑環繞着，山石不黑也不暗，但是蒼然如著了色彩的光澤一般，而且很奇異，沒有什麼東西生長在上面，因為那裏的任何處都沒有水。那環繞着的路徑越走越過高，過了中午一兩點鐘以後，他們突然進入山巔裏的一個圓圓的，低陷的山谷中，在那裏有水，因為那裏是個被石壁所包圍的一個小而方正的村莊，四圍有些綠綠的田野。母親和她的兒子就停在進這村的入口處，問問那邊站着的人們，離他們所找的地點還有多少路，有一個人指着那更高的山脊，告訴他們說：「在那低低的山角邊，綠色田野的盡頭，那裏有兩家人家，你們所要找的是田野最末後一角的那一家，在那上面，只有岩石和天空。」

母親驚慌着，凝視着這些山嶺，這些奇異而荒涼的景象，以及那些色彩的暗淡，寡少綠色的土壤。用盡她平生的力量在山谷中走着，現在的路徑從圍住的村莊上又環繞起來了，母親驚異地凝視着，到底看看這裏的田野是怎樣的極端貧苦，岩石上的泥土是怎樣的淺薄，收成是怎樣的缺乏，雖然現在收割的時候快臨近了。母親對着年輕的兒子呼喊說：「我不歡喜看這個地方的樣子，兒子，我疑心這個地方為你姐姐太苦

了，好，那麼我們把她帶回去好了。是的，若是這個地方爲她太苦了，我們可以步行，把她放在驢背着騎着，我們不管一切，隨便他們說什麼，好在他們娶她也沒有化多錢，我也不向他們要什麼，只要把她帶回來。」

但是年輕的小兒子不回答。他很疲倦，而且又飢餓，他們只吃一點順便帶的冷東西，他渴望着快點到他姐姐的家裏，在那裏消磨他們的夜晚生活。他用力拉驢的韁索，直到母親接受不了的地步，差不多母親不再怕他的憤怒，向他責斥了。

突然間，他們來到那門前，不錯，那裏是有兩家，緊靠着山脊，快貼近岩石的地方，母親知道這就是她的女兒所住的地方，因爲她已經看見了那個怪樣的老頭兒站在那一家門口，當那老頭兒看見母親的時候，他不敢自信他看見的就是母親，於是他跑進屋裏去，跟着又跑出許多人出來，都是些灰暗，瘦弱，野蠻的模樣，其中有兩個女人和一個懦弱不支的年輕男人，但是母親不見她的女兒。

母親從驢背上跨下來，走近他們，他們個個都靜默着凝視她，母親回頭看看，心裏很害怕，母親從來不會看見過這些怪模樣的人們，女人們的頭髮不梳，散在耳邊

上，臉色很憔悴，被日光晒得漆黑，衣裳終年不洗，一齊的人都是這樣。他們聚在那裏，又從別一家裏出來了一兩個帶着病容的孩子，寒熱病把他們燒得面色焦黃，嘴唇乾燥，裂開了，身上沾滿了污穢。他們全都在凝視着，沒有一個人來迎接他們，他們的眼睛都是兇野的，豈有此理的兇野，簡直像野獸的眼睛。

母親的心突然因恐怖而裂開了，趕忙搶前幾步；呼喊着說：「我的女兒在那裏？你們把我的女兒藏到那裏去了？」母親跑到他們當中，但是年輕的小兒子站在那裏很疑惑的，緊緊地靠在驢背上。

有一個女人狠狠地說：「你來的很好，好嫂子，她今天才死啦！」她的話很不容易懂，是些粗硬北方的口音，聲音藏在牙縫裏，不能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死了！」母親低應了一聲以後，不再說什麼了，她的心停止了跳動，呼吸也閉塞了，她沒有聲音了。但是她走進最近門口的一間草屋裏，拋在地上的蘆葦床上，發現她的女兒靜靜地躺在上面。是的，女兒已經死了，安安靜靜地躺着；穿着她離家時候的那件衣服，現在既不乾淨，又不曾補好，新東西是一點沒有，房裏空空的，只有

一堆雜亂的草和一兩個粗笨的櫟子。

母親跑過去，跪在她的女兒面前，凝視她那沉靜的臉，低陷的眼睛，堅忍的小嘴，和那整個的，她最熟習的臉。突然間，她爆出很大的哭聲，倒在她女兒的屍首上，抓住她的手，把破了的袖管推上去，看看她的小膀子，又把褲管拉到腿上面，看看他們有沒有用什麼方法打傷她，或是遺害她。

但是並沒有傷痕。不，女孩的軀和和的皮膚上都不會破裂，細小的骨架是完整的，看不見什麼傷痕。她很蒼白，瘦得可憐，但是她以往一直是瘦弱的，死了以後自然蒼白，後來母親又蹲下去，聞聞女兒的嘴巴，有沒有什麼毒藥的氣味，但是聞不出氣味，現在只有凋謝的，悽慘的，死的臭氣。

可是，無論怎樣，母親也不會相信這是個普通的好死。她回轉頭來向着那些靜默地凝視着她的人們，看他們那些粗野的面孔，一個人也不認識，母親突然大聲哭着，向他們呼叫：「你們害了她——我知道你們害了她——若是不然，就要告訴我，爲什麼我的女兒死得這樣快，她離開我的時候，很健壯，很好！」

後來，那個壞老頭兒——母親第一次見面就恨的那個老頭兒——露着牙齒說：「你講話要小心些，好嫂子！要知道你說『我們害了她』這句話，不是件小事呵！還有

——」

但是一個殘酷的，頭髮紊亂的女人怪聲喊叫說：「她是怎樣死的，她是因為感冒死的，又是這麼瘦弱，這就是她死的原因！」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尖怪的聲音又接下去說：「她是個無用的姑娘，我們好像沒有這個人一樣，一樣事情也不能做，不，就連到塘邊取水，都不能不失去，跌倒，或是迷失了方面。」

母親看看，只見一條窄小的石頭路，通到山裏的一個小池塘，一面嘆息，一面喊着說：「你是指着那條路說的嗎？」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她，她更外煩惱，更外大聲疾呼着說：「你們打她——無疑的，她每天挨打！」

那個女人很快地回答說：「你找，看她身上什麼地方有傷痕！有一次我的兒子打她，因為她走到他那裏走得太慢了，攏總就是那一次！」

母親仰起頭來望望，無力似地說：「你的兒子在那裏？」他們把那個兒子推前幾

步，叫他站在那裏，他是一個神情不清，呆頭呆腦的孩子，在母親看起來，差不多以他是個愚魯不過的人。

母親又把她的頭部伏在女兒的屍體上，盡量地哭個不休，她一想到女兒所遭遇的，便更外發狂似地嚎啕痛哭。當她痛哭不停的時候，她看見四圍注視她的人們，更外使她生氣。最後，有人摸她一把，她抬頭看看，原來是她自己的兒子，他彎下腰，低聲懇切地對母親說：「母親，我們在這裏很危險——我很害怕——我們不能再停留這裏了。母親，她現在已經死了，你還能怎樣？他們的樣子很兇惡，我不知道他們將要怎樣對付我們呢，起來，讓我們快點到村莊上，買點吃的東西，今天晚上勉強趕回家去！」

後來，母親很不樂意地站起來，她留心一看，她覺得她的兒子說的話不錯，那些人們緊緊地站在一起，就這樣也夠使他們懼怕的了。母親不歡喜他們的低聲唧咕，以及對付她和她兒子的臉色，是的，母親必定要顧到她的兒子，若是母親被他們害了的話，但還有她的兒子在呢。」

母親回過頭來，又看看她那已經死了的女兒，把她的衣服整理一下，把她的兩隻手安置在兩旁，已經是遲遲的午後了，母親才走出去。他們看見母親略為平靜些，準備騎上驢背的時候，一個老人，不會說過話的一個老人，是那個愚魯兒子的父親，他現在說：「你看，好嫂子，若是不以為我們是忠厚的人們，看看我們替你的女兒買的棺材，這口棺材化了我們十塊洋錢，我們只有這些錢，你不想想，若是我們不賣貴她，我們肯買這樣的一口棺材嗎？」

母親又看看，在大門旁邊果然有一口棺材，她很知道這不值十塊錢，只是幾塊沒有漆過的木板釘成功的一個粗糙的盒子，薄得和紙差不多，是任何窮人部會有的一个木板盒子。母親張開嘴，想作生氣的態度回答他們話：「那個盒子嗎？我給我女兒帶來的錢，已經夠買了！」

但是母親沒有說出來，她害怕這一羣人，好像日間寒冷，好雲氣臨到她身上一般。是的，這兩個惡僕，這些野蠻的女人們——但是那邊，她的兒子在拉她的袖管催促她走，所以她果決地回答說：「現在我不說什麼了。女兒已經死了，不是世界上一齊

的怒氣和言語可以把她的生命轉回來的。」母親又停一停，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又接着說：「你們站在天老爺以及菩薩的面前，讓他們評判你們的行爲！」

母親又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她回過頭來，騎上驢背，兒子急迫地牽着牲畜走上石頭小路，發抖地向後看看，惟恐他們追了來，兒子說：「我們一定不能停下，非一直走到有許多人家的那個村莊不可，我實在害怕！」

但是母親不回答什麼。是的，有什麼需要回答的呢？女兒已經死了。

十七

那天夜裏，當母親回到自己的門前，從灰色的跛驢背上下來的時候，她幾乎因疲乏而發狂。她一路哭着回來，時而嚎陶大哭，時而嚶嚶啜泣，兒子在她的旁邊，一次又一次地同情母親的哀慟。最後他有些討厭的樣子喊着說：「你不要再慟哭了吧，母親，不然，我真不能忍受下去了！」

母親爲了兒子的緣故靜了一會兒以後，她又禁不住地大聲哭起來。兒子咬緊牙關，兇野似地，不平和地說：「若是那個日期來到，若是我們不易籜的太可憐了，若

是窮人也有份爲他自己申辯，那麼，我們將要爲我的妹妹的性命起訴，但是，當我這樣貧窮，世界上又沒有公理的時候，又有什麼用處呢？」

母親終於哭出聲了，她說：「真的，起訴是沒有用處的，看我們這樣窮，也沒有錢拿出來買公理。」後來母親又哭喊着說：「但是天底下攏總的金錢和公理也不能買我的女兒的性命，使她再活過來。」

最後，年輕的兒子也哭起來了，他並不是完全爲他死了的姐姐哭，或是爲他的母親哭，乃是因爲他太疲倦了，腳太痛了，他的世界太不正了。

這樣，他們終於來到自己的門前，當母親從鹽背上跨下來的時候，她受的刺激太厲害了，尖銳地發出聲音呼喚她的大兒子，大兒子出來了，母親說：「兒子，你的妹妹死了！」這時，大兒子莫名其妙地凝視着母親，母親把一切的經過都傾吐出來，當她講述的時候，村上的人都趕快跑來聽，在這昏黑的夜裏，差不多全村的人都站在這裏聽母親講，小兒子無力似地依着鹽背，站在那裏，當母親一直講個不休的時候，他走進屋裏，把自己擲下去，躺在地上，昏昏沈沈地默躺在地上思想這一天的經過。

母親哭着大聲喊叫，用她那流動的眼睛看看這個人的臉色，又看看那個人的臉色說：「我的那個女兒死了，我恨我自己把她嫁出去，不然我也不會讓她嫁的，就是爲了我那個黑心媳婦，妒忌我的女兒吃一塊肉，和鞋上的一朵花，我真害怕我的女兒將來要受苦，我死了以後，女兒也一定很害怕——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絕不會甘心情願的離開我的！她一直還是孩子的心，緊緊地依着她的家和我，她管什麼男人，結婚，呵！兒子，這都是你的女人惹出來的事——我咒她嫁進門的那一天，沒有什麼懷疑，一個不生育的女人是具有一副鐵石一般硬的心腸的！」

母親一直哭喊着，起初，他們都靜默地聽着，或是在她哭着講着的時候，他們也又幾句別的話雜在裏面，以後他們想安慰母親，但是母親不肯受安慰。大兒子不說一句話，只低着頭站在那裏，直等到母親咒罵他的女人不能生產的時候，他才用一種有理性的，溫和的聲音說：「不是的，母親，她沒有逼你把我的妹妹嫁到那種地方去，你很快地就把她送走了，也不打任何一個招呼，自己就安派好了，我們還詫異着，怎麼你連到那個地方去打聽明白也不去，他又轉過去對他的表叔說：「你不是以爲這

樣的嗎！表叔，你還記得我所說的，我們是怎樣地驚奇母親把這件事辦得這樣快，不是嗎？」

表兄弟調過他的視線，嘴裏咬着一根稻稈，很不樂意地說：「呵，是的，是快了一些。」表兄弟的女人也站在那裏，手裏抱着孩子，很悲感地對母親說：「是的，這是真的，姐姐，你一直是個性急的女人，你從來不肯問一個人這件或是那件事能做不到，不，我們都會知道，或是猜得到將來是怎樣的結果，但是你一齊辦好了，你只想叫我們說你做得好。這是你的天性，你的一生全是這樣的。」

但是母親在那天晚上不能忍受這些埋怨，竟氣憤憤地呼喚起來，把她那憤氣的面孔轉向表嫂說：「你——你對於你的那個慢性的男人是看慣了，若是以他為標準批評起來，我們都是太快，太急——」

她們倆就這樣吵了一會，雖然這兩個女人作了一輩子的好朋友，但是到了現在也不免陷於苛刻的話裏了。表兄弟是個溫和的好人，看見他自己的女人紅着臉的肥大的面孔，積集她所有的智慧要報復一句尖刻的回答的時候，他大聲叫着說：「算了罷，

我的孩子們的媽！今天晚上，她的心太悲慟了，幾乎使她發狂。」他咬了一會稻稈以後，又溫和地接下去說：「我真是一個慢性的人，自我有生以來，我屢次聽人說，你也會告訴過我，我的孩子們的媽——是的，我是很慢。」他四面看看他的隣舍們，有一個人很誠懇地高聲說：「是的，你實在是一個舉動很遲鈍的人，思想慢，說話也慢！」

「是的，」表兄弟這樣應了一聲，微微地歎了一口氣，吐出那根咬碎的稻稈，又從附近的禾堆上抽一根新的。

這樣，她們兩人的爭吵總算避免了。但是母親不能安心，突然間她的眼睛又釘住站在人羣當中的長舌寡婦，寡婦張着嘴，睜大眼睛，仰起她那垂掛的老臉，聽母親講這一切的話，母親一看見了她，憤怒和煩惱又湧上心頭，和怨恨她的思想混雜起來，突然衝到寡婦身上，撕裂她的大肥臉，抓亂她的頭髮，向她尖聲大叫：「哼！你知道那些是什麼樣的人，你也知道那個兒子是愚鈍的，但是你從不向我們提過一個字，你只胡說，說他們是怎樣的樸實，和我們一樣的鄉下人，你也沒有說過我的女兒還得在

那岩石的路上爬上爬下去打水——一切都怨你，我賭咒，我一定不輕饒你，直等到我想到一種方法，使你償還了這種冤債——」

母親扭住長舌寡婦就打，長舌寡婦在年輕力盛的時候也不是這個心魂顛倒的母親的敵手，若是大兒子不跑上前去把她們拉開，若不是小兒子也趕起來幫同他的哥哥把住他的母親，讓長舌婦快溜出去，沒有人知道結果要鬧成什麼樣子。雖然她爲了面子關係還站在那裏不走開，可是必竟她也走得夠遠了。中間還有許多人叫在那裏，她停止脚步喊叫說：「是的，但是你的女兒是瞎子，那個好好的男人要娶她？好嫂子，我爲你做件好事，你都給我這樣的報酬！」她拍打着她的胸口，指着臉上的抓痕，痛哭起來，奮勇着自己，想再來一個勝利的爭吵。

但是旁邊的人們趕快把長舌寡婦推走，兒子們也來勉強母親回到屋裏，很溫和地把母親拉進屋裏去，她仍是哭個不停，最後，她的精力耗盡了，就任憑他們把她拉進屋子，叫她坐下休息，媳婦捧了一鉢滿滿的，頂熱的開水，是她當母親吵鬧未停止的時候煮好預備着的。她把手巾浸在水裏，揩揩母親的臉和手，把熱茶到一碗給她喝，

晚飯預備好給她吃。

後來，母親漸漸地平靜些了，哭聲越來越小，嘆一口氣，喝些茶，吃點飯，向四面看看，問道：「我的小兒子在那裏？」

小兒子走到母親面前，母親看見他的臉上現出死的蒼白和煩惱，以往嬉笑的模樣，完全消失了，母親叫他坐在身旁的椅子上，握住他的手，逼着他吃飯，休息。並且說：「今夜裏你睡在我的旁邊，我的小兒子，睡在你的姐姐以往睡的那張舖上，今夜我不能讓牠空着，我的兒子。」兒子聽了母親的話，身子剛睡下去，不多一會就沉沉地熟睡了。

雖然屋子裏全安靜了，但是母親仍舊不能安睡，她疲倦到骨眼裏，爲了長途的跋涉和疲倦，把她累到極點，只有一件事只以安慰她的，就是聽見她的小兒子熟睡的呼吸。她又對他懷着一種新的慈愛和思想：「我要特別待他好些，他是我的頂小的一個兒子，我要爲他造一間新房子，給他娶上女人，那麼他就可以單獨地有一間房屋爲他和他的女人了，以後，孩子生出來的時候——是的，我必定要爲他找個好的，健康的

女人，不拘怎樣，我們家裏總會有小孩子的。」

盼望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母親一生中目前唯一的安慰。

但是無疑的，這種安慰不能支持長久，她那老病又發作了，使她懦弱得要死——懦弱到悲哀都不能的地步。幾天的工夫躺在床上不能起來，身體和心都瀟得不能支持，一切的悲哀和安慰都停止了，因為她沒有力量悲哀，也沒有力量希望。村上的許多人來勸慰她，她的鄰舍們和表嫂都說：「好嫂子，畢竟你的女兒是瞎子，天爲我們規定的事，我們是更改不了的，把你的一生完全浸在悲哀裏也是沒有用的。他們又說：「想想你的兩個兒子吧。」有一天，表嫂也講到這件事的時候，母親無力似地回答說：「是的，但是我的大媳婦不生育，我的小兒子又不肯娶。」表嫂很熱心地說：「你再等你的大媳婦一兩年，因爲有的時候，女人出嫁七年不生孩子，等到這七年過了，身體就完全發育了，她就會生養很好的孩子，我會經親眼見過這樣的。論到你的小兒子不肯娶的事，或許他在什麼地方有了意中人，我們一定要探聽她是什麼人，看看她做他的女人合不合適。是的，他一定找到意中人了，現在的年輕人都是這樣，

我敢賭咒，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不想討女人的！

母親低聲說：「屈着你的身子，把耳朵對着我的嘴，」表嫂就照她所說的做了。

母親對她耳語說：「悲傷的事纏繞我，樣樣事都不順當，我唯恐我的那件老罪孽被神靈知道了，或者因此神不賜我孫子！」母親想到了這事，緊閉了眼睛，兩滴大眼淚從緊閉的眼簾底下流出來。她想起一切的罪惡，不僅是表嫂知道的那一樁，她一直說她是寡婦，還有叫人家造的那些假信，還有那些親自編造出來的謊話。起初，不過是爲了自尊心所趨使，並不以爲說謊全是罪惡，可是漸此以往，她不能不說謊到底了。她誤說她的男人死了這是她的罪惡。差不多她現在每次想到這件事的時候，好像是她親手把男人治死，以爲她說這句話——她也說慣了這句話——乃是想別的男人娶她。所以她的這些罪惡，又很新鮮地佔有了她，雖然當她身體很壯的時候，這些過去的罪惡已經被她忘記多時了，可是，現在當她的身體懦弱，痛苦加重的時候，又都回到她的心裏來了。她不能把這一切向他們述說出來，只有悶在心裏，愈來愈重，到底爲了她是個女人，要在她的同伴中保持着美名。

母親的精神很萎靡，沒有一樣事可以使她快樂；除了她的小兒子在她的身旁。是的，雖然她的大媳婦很謹慎地服侍她，當她要吃的時候，把飯預備得好好的，熱熱的，有時竟步行一兩哩路遠，到隣村去買些乾露荳給她吃。雖然母親依着她這樣，那樣，就是在床上翻身也要呼喚她，但是她並不覺得從大媳婦能得到什麼安慰，竟有時當大媳婦很仔細地爲她做這，做那的時候，她還要罵她手冷，臉黃，並且含着半敵意，無知的模樣凝視着媳婦。但是母親不敢再埋怨她的媳婦不生育了。不，她不再提起這件事，她暗暗地相信或許是因爲自己的罪惡。

母親終於從床上起來了。秋天差不多快要過去，她的殘酷的病痛也跟着退去了。她整天無聊，但是並不狂亂，想念她那死去的女兒，但是她那痛苦的尖點已經過去了。後來她甚至對自己說：「恐怕他們說的話是對的，或者我的女兒死了還比活着好。天下竟有許多事比死還要殘忍！」

母親緊緊地保持住這種思想。

全村的人們都輔助她，沒有人在她的面前再提到她的女兒，就是在任何處也不談

起，一個瞎眼的女兒死了，沒有什麼可以使人們留念的。和她同樣的人們還多着呢。起初他們不在母親的面前提起女兒的事，乃是怕他傷心，以後他們不提她的女兒，乃是因為沒有什麼新鮮的話可談，另外有新消息從別的人們傳來，瞎眼女兒的生命已經完結了。

有一陣，長舌寡婦在看見母親的地方，舉動行留意，不敢單獨和她在一起，當她看見母親病後是怎樣的無力，她心裏漸漸地歡喜起來。有心想和她要好，所以她又像平常一樣樂意地問候她了。

母親讓過去的一切事沉默起來，除了她有時心裏還懷恨長舌寡婦以外。

十八

那年春天，母親心裏好像得了一些安慰，因為她的小兒子回來了，並且對她說：「母親，我這次回來要在家住一些時候呢，要住多久我不能知道，至少要住到有命令再叫我出去的時候才走。」

當母親很快樂的時候，他說話好像不和以往一樣，他很安靜，也不唱歌了，也不

任意遊玩了，更不任意亂說了，幾乎不像他以前的樣子。母親以爲他的身體或許不爽快，或是受到秘密的磨難。母親把這件事情告訴表嫂，表嫂溫和地說：「是的，也許他如今過了孩童的時期了，他現在多大年紀啦？像是和我第五個孩子同年的，她現在廿歲，快到廿一歲啦，她已經嫁了四年。是的，廿一歲是過了孩童的時期了，成年的人自然不像年幼的孩子任意遊玩的，可是我還記得你的那個男人，在我最後看見他的那一次，他還是愛玩。」

「是的，」母親應着，嘆了一口氣。現在她對於男人的印象和小兒子的印象混合起來了，當他朦朧地思念她的男人的時候，她想不起她的男人單獨地看起來是什麼模樣，因爲有她的小兒子的面孔映進她的腦際，頂替着他。

到了第九天，小兒子很忙而且很秘密地走了。到底他是怎樣接到消息而走的，誰都不知道。但是他走了。把幾件新衣服放在她的小皮箱裏。母親看見他要走了，很傷心地對他說：「我以爲你要久住在家裏的呢，我兒！」但是小兒子回答說：「呵，母親！我還要回來呢！」他好像暗暗高興，很急地想走。

從此以後，他一直都是高興，來去都很自由，或者有一天地會挾着衣包回到家裏來。在村裏閒蕩一兩天，到茶館去大講大說，說現在的時候是怎樣的不幸，是怎樣的無公理，將來時期來到，一切都要變好了，聽他說話的人們，各各都互相凝視着，不懂到底是什麼意思，茶館老板搔搔他那油膩的頭皮，嚷着說：「我敢賭咒，這種腔調，簡直像強盜的說話，隣舍們！」但是爲了母親的緣故，爲了母親的良好的大兒子的緣故，他們只得任憑他，以爲他還是個孩子，等他長大，娶了女人的時候，他或許比較聰明些的。

他回到家裏，仍是閉着，間或也幫他哥哥做點輕鬆的事。可是他的哥哥總是鄙視他說：「我謝謝你，弟弟，我不要你來幫忙，我自己已經做慣了！」

他大膽地用那輕視的眼光釘他哥哥一眼，近來他的眼光很傲慢，他不吵鬧，只冷冷地嘲笑，吐口唾沫在地上，說道：「隨你的便，我的大哥，」他這樣冷嘲他的大哥，他的哥哥差不多恨他刺骨，想叫他永遠離開家，雖然這句話不是一個人應該向他的兄弟說的。鄰居們的眼光究竟是對的。

可是在母親眼睛裏，小兒子一點錯也沒有，就連他向她說大話反抗他的哥哥，母親也看不出他有什麼錯。他說：「我賭咒，這些小田主們，將來是要破裂的！這些小人們，無知而又傲慢，等到那日子來到，一齊的田地都要歸公家所有，沒有人可以佔有他自己的田地，他們的報應就要到了。」

母親一個字也不懂，很悲傷地說：「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有些時候你的哥哥是太傲慢了，而且他的女人也不生育。」

小兒子說的這些話，母親覺得他很聰明，現在她很忠實地附合他了。在母親看來，小兒子回家，是她的一個喜樂的節日，她想在她小兒子回來的日子都嘗做節期看待，盡她的力量，想特別爲殺一隻鷄，或者把飯食弄得比平常好些。但是她不能這樣做，鷄現在是屬於大兒子的，她只能在鷄窩裏偷一兩個鷄蛋，收藏起來，留給她的小兒子，小兒子回來了，她就將蛋放在滾水裏煮，再把她平日節省下來的一點糖加上給他吃。

無論在什麼時候，母親只要一有點好吃的東西，或是嘗她現在年老，閉着沒事

時候，到村裏隣居去走走，有人給她一個桃子，一個乾菓，一塊餅，或是別樣東西，她總是把牠們省下來留給小兒子吃。母親常常留心這些東西，看看生霉沒有，她盡量地收藏着。若是兒子不得脫身回來的時候，母親怕糟蹋東西，就勉強地吃下去，她雖然一向是很愛吃東西的，但是現在吃起來也不覺得有什麼愉快，有什麼好滋味。母親常常把這些東西的抽屜開開，用手指撥撥裏面的東西，心裏想着：「他沒有回來，他不在家裏，若是我有個孫子，若是他不回來的時候，我可以把這些東西給孫子吃掉，可是他不回來，我也沒有一個孫子可以給他吃這些東西。」

母親每天用幾點鐘的工夫坐在門口，向着大路望，若是小兒子回來的時候，她就可以早看見他的影子。當她一看見長衫的閃動，她便趕上前去，若果真是她的兒子回來了，她就用她那乾老的手，拉着他那溫暖柔軟的手，拉到自己的房裏去，把她那謹慎的媳婦爲她預備的茶倒出來給他喝，很快樂地把她收藏的東西拿出來給他吃。她坐在旁邊，很親熱地看她的兒子在這些東西選擇好的吃。有時候他把他那細巧的鼻子轉過去說：「那塊餅發霉了，母親，」或者這樣說：「我從來不喜歡吃米粉做的乾餅。」

母親怪不樂意地回答說：「太乾了嗎？我的兒子，我還以為你歡喜這種呢。」他不願吃的東西，母親就吃下去，但是心裏還是難過，沒是什麼好東西給她的小兒子吃。

小兒子把好的東西全選着吃了，母親坐着要聽他講些什麼。他從來沒有好好的又一次回答他的母親所期望他的回答，如果母親追緊了，他就做出趕快要走的模樣，母親看見這種模樣，學了一個乖，不再問他什麼了，他也學了一個乖，不再去理會她了。母親年紀老了，事情很容易忘記，兒子不去理會她，她不久也會忘記的。他可把他所看見的希奇事情講給母親聽——一個玩魔術的，讓一條蛇爬進喉嚨裏，然後提着尾巴再拉出來。或者講一個女人生個雙頭孩子，並且公開地讓人拿錢來看，或者說些城裏奇怪的景象。

母親的心被他的話說散了，當他走了以後，母親就會哭的，可是她也禁不住自己，把這些事都告訴她的大兒子和媳婦。有一次，大兒子從田裏回來，彎着腰，用個瓦盆，裝了水，在洗臉的時候，母親又向他說了，可是他抬起他那小而水濕的臉，很刻薄，很無情地說：「是的，他既不養活你，又不曾替你做些什麼，只不過看你像乞

巧一樣，丟一兩個錢給你就是了。他回來吃着飯，他的手一次也沒有捏過鋤頭，他只講這些故事給你聽；你對他比較……」他又低下頭去洗臉，故意地做出一種聲音，為的是不要聽他的母親怎樣回答。

母親只知道她的小兒子的這一切。她曉得他那柔軀俊美的身體，曉得他那淡黃色的皮膚，他的顏色是城裏人的顏色，和鄉下黑而褐黃的人不同，知道他的兩個小拇指的指甲很長，牙齒雪白，頭髮發光，她也知道他的頭髮怎樣垂到耳邊，怎樣搖擺着他的頭，不讓發光的頭髮遮住他的眼睛。

是的，母親知道而且痛愛他的笑容，勇敢的眼睛，用錢的大方，他把手伸入腰袋裏，只要他有，他就把裏面所有的錢掏出來給母親。有時他一文沒有，就向母親索取，母親很樂意地給他，比他給母親的更外歡喜。他給母親的錢，母親一齊收藏起來，等他需要的時候再還給他，她知道她那小的儲蓄，有很大的用處。

十九

但是有二天，小兒子說要回來的，可是他沒有回來，母親怎麼會知道他確實要回

來呢？因為在三天以前，他偷偷地在夜間回來一次，他穿着田野的小路，不走村上的大道，他輕輕地敲着母親的門，母親很是懼怕，不敢開門，以為是強盜呢。她在門裏幾乎喊叫出來，後來母親聽出是她的兒子的聲音，很低，很急的聲音，很饒倖床下棲息的鷄給她驚醒，鷄叫的聲音掩住了小兒子的聲音，沒有給大兒子和媳婦聽見。

母親趕快起來，無頭無腦地摸着衣服，探索着蠟燭，輕輕地把門開了。因為她知道在這個時候，和這種樣子回來，一定是因為一件祕密的事情，母親開了門，還看見兩個人和他一障，都穿了他最近每天穿的同樣的黑衣裳。他們有一大捆東西，用紙包着，用繩子紮緊。母親用蠟燭照着把門剛開開的時候，小兒子一口把火光吹熄了，天空裏只有一條暗淡的月牙，已經夠看清楚的了。當母親看見她，很樂意地喊叫的時候，小兒子低聲說：「母親，這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想放在你的床底下，和棉衣放在一起。你不要告訴誰，因為我不歡喜任何人知道這東西，我還要回來拿去的。」

母親聽見小兒子這樣說，心裏有些疑懼，她睜開眼睛，低沉了聲音，平心靜氣地說：「兒子，我希望這不是一件不幸的東西，我希望你不是拿了你不該拿的，不是屬

於你的東西。」

但是他很急地回答說：「不是，不是，母親，我賭咒，我沒有偷什麼東西，不過是乘個好機會，賤買了幾身羊皮統，我怕我的哥哥埋怨我，他埋怨我所做的種種的事情，我沒有地方放，我買的很便宜。」母親，明年冬天，你也要穿一件，到了明年冬天，我們都可以穿好衣服！啦」

母親大大地歡喜，她也相信不是偷來的，並且覺得是她的福氣，分享她的兒子的私物，所以她急急地說：「呵，是的，你信任我好了，兒子！我房裏有許多東西，是我的大兒子和媳婦不知道的。」

那兩個人把包裹扛進來，輕輕地塞在床底下，鷄唧唧地叫起來，凝視着，水牛也醒了，開始反嚼着吃下去的草料。

小兒子並不肯停留在家裏，母親看見他那急促的模樣，心裏不免疑惑，但是她說：「我確實會收藏好的，我的兒子，但是要不要拿出來吹吹風，曬曬太陽，免得虫蛀呢？」

小兒子對於這句話很不經心地回答說：「只不過一兩天的工夫，等我們搬到一點點的地方以後，我獨自看間房子，就夠安置了。」

母親聽見他講到房屋的話，她的腦子裏又思念到她每天所思念的事——他的婚姻問題了。母親把他拉到旁邊，離開那兩個人，懇求似地望着他。只有這一件事，他不能討母親的歡喜，就是他不愿意母親給他娶親，可是母親確實知道熱戀是什麼，這個兒子有他青輕時候的熱情表示，無論如何，必須使他滿足了才好，她恨惡他的這樣耗費。最好娶個清白的姑娘，那麼就可以希望有孫子。現在，正在急迫的時候，還有兩個在門口的月影下等着他，就在這緊急的時候，母親還是握着他的手，低低的聲音哄騙他說：「兒子，假若你有那間房子，爲什麼不讓我替你找個姑娘？我要盡力替你找個美麗的姑娘——若是你認識一個，你可以告訴我，我好叫喪嫂去說媒，我並不勉強你，兒子，若是那個是你歡喜的，也就是我歡喜的。」

但是小兒子擺着他眼睛上面的長頭髮，視線直向門口，想設計掙脫他的手，但是母親仍舊緊緊地握住，又哄他說：「我的兒子，爲什麼把你那好好的熱情都耗費在這

裏，那裏的野草上？使我沒有好好的孫子呢？你的嫂嫂太冷了，永遠不會生個孩子坐在我的膝上，除非是你的。是的，你像你的父親，我確實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蕃殖你的種子在你自己的田裏，我的兒子，使他開花結實，讓你自己去收穫！」

小兒子輕輕地笑着，把他那閃亮的眼睛旁邊的頭髮擺到後面去，半遊疑地說：「像你這樣老的女人們，母親，一天到晚不想別的事，只想娶媳婦，養孫子，可是我們——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早已打破這一切了……在三天之內，母親！」

他掙脫了手走了，同那兩個一陣穿過暗淡的田野走了。

三天過了，但是他沒有回來，過了三天又是三天來到，接着又是三天過去了，他依然沒有回來，母親竟驚恐起來，惟恐有什麼不幸的事臨到她的兒子身上。在這最近的一年，母親很不容易走到鎮上去，所以她只好在家等候着，向走近她的任何人使性子，發脾氣，不敢把她所擔的心事告訴他們，也不敢離遠自己的房子，惟恐她那細心的媳婦乘這個機會，掀開帳子，發現她床底下的那一捆東西。

有一天夜裏，母親睡不着，竟在床上狐疑，她起來點支蠟燭，蹲在地上向床底下

偷看，一隻手拉着分開的帳門，那件東西在那裏放着，用厚紙包着，大而且方，用麻繩紮得很牢。母親用手摸摸，覺得裏面是些硬硬的東西，確實知道不是羊皮統。

「若是羊皮的話，就必得拿出來曬曬，」母親這樣想。這種思想使他極難過，萬一蠹蟲爬進去咬壞了羊皮就可惜了？但是她不敢打開，只好任憑牠去。但是她的小兒子仍舊沒有回來。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一直過了一個月，她總是冷清清地獨自過着，除非有什麼事情來臨，使他忘却了恐懼心，目前她最後夢想的，就是她的媳婦懷了孕。

是的，終於在這冷清的歲月裏，母親盡力地度着生活，一天當母親坐在門口的時候，大兒子很鄭重地來見她，瘦削的臉上皺滿了笑紋說：「母親，你快抱孫子了。」

她現在從沉重的深思裏清醒了，用那有膜的眼睛直望着他，憤憤地說：「你說話到像傻子，你的女人像石頭一樣的冷，是不會生育的，我的小兒子也沒有下落，他到處亂撒他的好種子，也不想娶個女人保存牠。」

大兒子咳了一會，很坦白地說：「你的媳婦已經懷了孕了。」

起初母親不相信，她望着大兒子，撐着拐杖起了身，提高了聲音說：「她沒有——我永遠不相信她會！」

但是母親看他臉上的表情像是真的，就趕快起來走到廚房裏去找她的媳婦，媳婦正在那裏切韭菜，她先向媳婦偷看一眼，並問她說：「你到底覺得有了什麼東西在你身體裏面嗎？」

媳婦點點頭，還是做她的事，可是在她那蒼白的臉上現出了黯淡的紅暈，以後，母親確實曉得是真的了，便問：「你發覺幾時了？」

「兩個多月了，」年輕的媳婦回答。

母親現在沉於盛怒裏了，她想媳婦為什麼不早告訴她，她用拐杖擣着地，嘆着說：「你爲什麼一個字也不向我提起？害得我這幾年來終日渴望着，焦急着，懸慕着這個消息。已經有兩個月了，還有像你一樣的死板女人，在她第一天發覺的時候，不告訴的嗎？」

媳婦停了刀，很小心地說：「我不敢告訴你，惟恐自己弄錯，給與你的傷心將比

較永遠不能給你一點希望更甚。」

但是母親還是不讓，吐了一口唾沫又接着說：「我有了生這許多孩子的經驗，難道我不能告訴你是的，或者不是的嗎？不，你拿我當孩子一般，和年紀老的人一樣愚拙，我猜出你的思想是什麼——是的，你一步一步的表示，我都看得出來。」

媳婦一句話也不回答，壓緊了她那豐滿的，蒼白的嘴唇，從桌子上的泥壺裏倒了一杯茶，讓母親坐在靠牆的老地方喝茶。

但是母親得了這個消息，那能安心喝茶，不，她一定要去告訴表兄弟和表嫂。他們兩個都在家裏坐着，現在全由他們長大的兒子到田裏做工，表兄弟不過做些輕便的小事，但是表兄弟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忙碌，表嫂很甜蜜地一天睡到晚，除非被她的孫子的哭聲擾醒。

母親穿過禾場，很粗暴地嘗她熟睡的時候把她叫醒，大聲喊叫說：「我賭咒，不止你一個人是祖母啦，再過幾個月，我也要添個孫子了！」

表嫂漸漸地蘇醒過來，微笑着舐舐她那因睡覺而乾燥的嘴唇，睜開她那小而恬靜

的眼睛說：「是的嗎？你的小兒子娶了親嗎？」

母親的心沉寂了一會，才說：「不，不是那件事，」瘦弱的表兄弟坐在一邊矮竹櫬上，抬起頭來看看，他在那裏結着給蠶兒作繭的草繩，蠶兒作繭的時候到了。他用那簡單無味的老調說：「那麼就是你的媳婦？」

「是的，」母親很熱心地回答，她的快樂又轉回來了，所以她想要坐下，把一切的事都傾吐出來。但是她並不要顯出太快樂的模樣，她把快樂隱藏起來，用埋怨的聲調說：「也是時候了，我等候了八年的工夫，若是我有錢的話，我一定給他再娶一個，但是我想，在我沒有替我的大兒子另娶以前，小兒子是有機會先娶的，這些時候，就是娶個小老婆，也得化費許多錢，若是她是一個正當的，不是什麼壞地方出身的姑娘。我的那個媳婦是個慢性的女人，許多脾氣不與我同——像毒蛇一樣的冷。」

「但是並不惡，好嫂子，」表嫂公正地說。「她總是很小心故事，而且做的很好，這一塘的鴨子是你以前所沒有的，她又替你那水牛配了，你現在又有一個小的，鷄已經比你以前的多了一倍，除了每年賣掉的不算，差不多你現在有十隻或十二隻了。」

「不，不惡，」母親不甘心地說：「但是我希望她的熱力能用到別處，不要用在牲畜和鷄鴨身上。」

表嫂近來老是想睡，她打着呵欠，溫和地說：「她和你確實有點分別，確實的——一個一直充滿熱力像你這樣的女人，做了許多操作，還是很強健，怎麼，若不是痢疾纏繞你，當你走路的時候，我能想像你是怎樣的快，我便驚奇，這幾日來，我可以從櫬旁走到桌前，從桌前走到床邊，只能走這麼多。」

表兄弟很羨慕地說：「是的，我連平日一半的飯也吃不下了，但是我看你坐在那裏，一盤一盤地喊着添飯。」

母親聽了很滿意他的這樣贊賞，很客氣地說：「呵！是的，我吃飯還是和平常一樣，三盤一頓，有時候四盤，我能吃各樣的东西，除了太堅硬的，因為我的牙齒掉了，若沒有老病纏繞我，我和平日一樣的強健。」

表嫂自言自語地說：「真是一個強健的老傢伙！」她打了一會兒盹，又醒起來了，看見母親仍舊在那裏，睡眼矇矓地笑着說：「一個孫子，是你說的嗎？是的，單單孫

子，我們現在有七個——並不太多——」說了以後，她又靜靜地睡去了。

這個重大的消息充實了這些虛沉的日子，雖然她的小兒子還沒有回來。這裏，只有這一點的新安慰，能消去她切心等候她的兒子的渴念。她想，小兒子早遲是會回來的，所以她也就停了思念的心。

但是，這樣不見得就是一種快樂，像她以往的那些快樂一樣。母親思忖着，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作與會鬧出大差錯來的，就是這件事，她惟恐媳婦將要生出來的孩子是個女孩。母親想到這一點，就自言自語地說：「萬一生一個女孩子，我的命運就像我以前的一樣壞了。」

在她的焦急渴望中，她想去求那個靈驗的菩薩，就是爲牠做件大紅袍，或是一雙鞋子當禮物獻給牠也可以，只要菩薩能賜她一個孫子。但是她不敢去，惟恐她的罪孽又被菩薩追回，她也懼怕菩薩，雖然她經了很多的傷心和煩惱，但她仍怕還來能贖清她的罪孽，她誠心誠意地求孫子，若是菩薩看見了她，或是聽見她求孫子的話，菩薩因而想起她的罪孽，會害死那懷在胎裏的孩子的。她很煩惱地思想着說：「我還是不

去張顯我自己好些，若是我在別的地方，不告訴菩薩將有孩子產生的話，牠或許會把我忘記了，因為我在這些時候，任何菩薩面前都不去了，菩薩只知道是一個凡胎出世，不是我的孫子，這樣，還會僥倖碰着個男孩子的。」

母親又被憂鬱所充滿而不安起來了，孩子是快樂，也是一個新的愁苦之門，差不多每個孩子都是這樣的。她想若是孩子生下來就死了，或是怪胎，傻子，瞎子，或者是個女兒，她就怨恨有這種權力摧殘凡胎的菩薩們。並自言自語地說：「我所受的處罰還沒有受過我所犯的那一點罪孽嗎？誰能想到菩薩會知道我那天所幹的事呢？無疑的，那廟裏的菩薩察覺了我的那樁罪孽又去轉告送子菩薩，雖然那時我蒙蔽了牠的眼睛。好，我將來遠離菩薩，我做的那件事實在是罪孽，就是我要悔罪，也不知道會怎樣才可以悔贖超過我犯的罪。我賭咒，若是把我一生的安樂和苦惱衡量一下，苦惱要像石頭一般把天秤沉下去，安樂——像我這窮困的安樂，就如草針一般的沒有一點重量。我親眼看見我的瞎眼女兒死了，我真忍受不了，一直到死，還是瞎眼，這些苦惱，還不能夠贖罪嗎？是的，我的一生充滿了苦惱，一直是窮困，但是菩薩却不顧公

正！」

母親憂悶地思想着，現在她有兩樁苦惱須要她忍受的：一件，惟恐將要生出來的孫子不健全，或者是個女孩；一件，耐心等待着她那不歸的兒子歸來。以前她等候她的男人歸來，可是永遠不會歸來，現在又等候她的兒子和孫子。她想，這樣才是她的生活，和她的苦命。

可是，她還是希望着的，無論什麼時候，有人到鎮上去，再從鎮上轉回來的時候，母親總是這樣詢問：「你今天可看見我的小兒子在什麼地方嗎？」她也會走到村上這家那家亂問：「你們可知道今天誰到鎮上去的？」若是有人回答說他已經去過，那麼她就又詢問：「你今天看見我的小兒子沒有？」

這幾天之內，全村的男男女女，都聽慣了這件事，不以爲奇。當他們抬起頭來看見母親扶着她的兒子在他們自己的樹上，爲她砍下來一根樹枝，給她當拐杖的拐杖走來的時候，並且聽見她那顫動的聲音問，「鄰舍們，今天沒有看見我的小兒子嗎？」他們都很和氣他回答說：「沒有，沒有，好媽媽，我們到普通的街上，怎麼可以看見

他呢？像他這樣的人，你不是說他靠書本過活的嗎？」

她的希望竟被擊碎了，於是回轉過去，低沉了聲音，自言自語地怨謗着說：「我也不清楚——我想他是在什麼地方做關於書本的什麼事情吧。」於是大家又都冷笑嘲弄她說：「若是什麼時候我們經過賣書的地方，我們替你看看，看他在不在櫃台裏面。」

母親只得回到家裏等候着，還要看看羊皮有沒有被蟲蛀壞。

過了幾個月以後的一天，消息終於來了。母親還和以前一樣坐在門口，長烟桿拿在手裏，這時她才吃過早飯。她留心早晨的日光是怎樣地酷烈，升到山頭，並且等待着牠的光芒的熱力，因為在這些秋天的早晨，天氣已經有點寒冷了。突然間，表兄弟的大兒子穿過禾場去來，到母親大兒子的面前，那時他正在修補他雙已經穿破的鞋底呢，他低低地同他說幾句話。

母親想着，在她黎明起來的時候，看見表兄弟的兒子動身到鎮上去的。只要在她很舒服的時候，她不能平心靜氣地躺在床上，因為她一生是憤起早的。母親明明地看

見他擔了兩捆新砍的草到鎖上去的，可是很快地又回來了，母親心裏覺得很奇怪，還想問他怎麼這樣早就把草賣掉了呢，但是她看見她的大兒子抬起頭來，很驚駭地喊叫：「我的兄弟嗎？」

不錯，母親的敏銳的耳朵聽見這個聲音，她一點也不驚，便趕快地問：「我的小孩子怎麼啦？」

但是這兩個青年很誠懇地，很嚴重地繼續着講，臉上都現出心神不定的表情，末了，母親實在接受不住了，便立起來，一跛一跛地走到他們面前，拐杖擣着地，向他們大叫：「快點告訴我，我的小兒子怎麼啦！」

但是表兄弟的兒子一句話也不說就走開了。大兒子猶疑不決地說：「母親，出了事啦！我也不明白——但是，母親，我必要到鎖上去看看，然後才可以告訴你一個明白——」

母親不肯讓他走，她捉住他，格外高聲大叫：「你不能走，除非你告訴了我？」媳婦聽見喊叫的聲音，也出來了，站在那裏聽一會，然後說：「告訴她吧，不

然，她又將氣出病來了。」

所以大兒子慢慢地說：「我的表兄弟來說的——他說今天早晨他看見我的弟弟，在一羣犯人當中，兩用手麻繩縛在背後，衣服襤褸不堪，當他們走過鎮市的時候，正是他在那裏賣草，很長一隊，有二三十個人的樣子，我的弟弟看見他的時候，把眼睛轉到別方——但是我的表兄弟詢問走在他們旁邊的衛兵，他們說那些都是共產黨，送到監獄去，明天就要殺頭的。」

後來這三個人互相呆視，母親的牙關開始顫抖了，看看這個人的臉，又看看那個人的臉，恐懼地說：「我聽過這個名詞的，但是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大兒子慢慢地說：「所以我剛才詢問表兄弟，他起初也不懂，他又詢問衛兵，衛兵笑笑，說共產黨是最近才有的一班新強盜。」

母親這才想起來藏在床底下很久的那捆東西，她大聲痛哭，把衣服掩住了頭臉，一邊哭，一邊說：「呵，那天夜裏我就有些知道了——藏在我床底下的那一捆就是他偷的！」

兒子和媳婦聽了這句話，攙扶着她到房裏，想看看那捆是什麼東西。他們說：「母親，你說什麼？」

媳婦把帳簾拉開，給男人使個眼色，男人也來了，母親哭着，指着那一捆說：「我不知道那裏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他在一天夜裏拿到這裏來的——他央求我祕密地收藏一兩天——可是他一直沒有回來，現在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大兒子走去把門輕輕地關了，上了門，女人又掛一件衣裳在窗子上遮避着，他們才從床底下拉出那一大捆來，解開麻繩。

「羊皮統，是他說的。」母親呻吟着說，眼睛還凝視着那捆東西。

但是那兩個人什麼也不說，也不相信母親所說的話。總是些東西，他們半期望是些金子，當他們摸着重而且硬的那捆東西的時候。

他們打開一看，盡是些書，許多的書上印着小而黑的字跡，還有許多篇上印着圖畫，希奇古怪的一些圖畫，流血和死亡，大漢子擊打懦弱的人們，或是用刀砍他們。當他們看見這些書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個個張口呆立不響，他們都無把握明白這是

什麼用意，爲什麼一個人要偷這種只有墨跡的紙張收藏起來。

他們不拘怎樣疑視，也不能懂得是什麼用意，沒有一個人認識一個字，也沒有一個人懂得圖畫上的意思，除了省見那些血污，被刺傷，被殺害的人們，被切成幾段的人們的圖畫，這些血污和可恨的事情，只有在強盜窩裏才能發現這種慘事。

以後，他們三個人又陷入恐懼之中了，母親爲了小兒子的緣故，大兒子和媳婦爲了自己的緣故，惟恐別人知道這些東西，所以大兒子說：「還是把牠仍舊翻好，放在原處，等黑夜來到，讓我們把牠拿到廚房裏焚燒了。」

但是媳婦却更外仔細，她說：「不能，我們不能在一次燒完，不然，別人看見這許多烟，又要疑惑我們什麼事了，我們必得每天燒一點，像我每天燒草煮飯一樣？」

母親並不留心這件事，她只知道她的小兒子現在已落到他人的掌中了。她向大兒子說：「呵！兒子，你爲你的小弟弟怎樣打算——你將怎樣去尋找他？」

「我曉得他在那裏。」大兒子很慢而且不樂意地說着。「表兄弟說把他們帶到附近南門的一個監獄裏去了，那邊有一個殺頭場。」

母親的臉上突然現出驚恐的顏色，大兒子嚇得一邊大叫，一邊喊他的女人過來，他們把他扶起來，讓她躺在牀上，她躺在牀上喘息不止，爲了小兒子恐懼到面色如土，喘息着低聲說：「你不到——你的兄弟——」

大兒子暫時把他自身的恐懼拋在一邊，爲了可憐他的母親，慢慢地說：「呵，是的，母親，我去——我去——」

他換了衣裳，穿上鞋子，可是在母親看來，時光這樣慢，真使他挨受不了，他終於準備好要動身了，母親喊他到跟前，拉低他的頭，對着他的耳朵低聲說：「兒子，不要捨不得錢，若是他真在監獄裏，非用錢才可以把他贖回來，只有錢能做到這件事，兒子！誰聽說那個監獄給錢而不放犯人自由的呢？兒子！我還有一點錢——在這小洞裏——這是我特意爲他收藏的——一齊拿去用罷——把我所有的一齊拿去用掉罷——」

大兒子的臉色沒有改變，他看看他的女人，他的女人看看他，他終於說：「我的母親，爲了你的緣故，我盡力化錢去辦。」

母親嚷着說：「不是爲我，我老了，就要死了，一切都是爲你的弟弟。」

大兒子走出去了，他去約那個看見這一切情形的表兄弟一陣，於是兩個人就同陣向鎮上出發了。

母親除了等候以外，還能做什麼？雖然這是在她的一生裏最痛心的等待。她不能安穩地躺在床上，但是她一起來就會昏過去的。媳婦看見母親的模樣，凝視的態度，她的自言自語的說話，和她兩隻手拍打着枯瘦的臀部的情形，她到嚇怕起來，所以她去找她的表叔和表嬸來，這一對老夫婦很嚴肅地來了，於是三個老人坐在一起。

實在的，有人和她坐在一塊的時候，她至少可以得點安慰，而且這一對又是母親歡喜和他們談話的人，母親一邊哭，一邊說：「就是我犯了罪，難道我還有沒有苦夠嗎？」接着又說：「若是我犯了罪，爲什麼我自己不死？死了不就一切完結了嗎？爲什麼一個連一個地把我的孩子們都從我奪去？無疑的，連我的孫子也會這樣的，我將永遠不會看見我的孫子了。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我是該死的。」這種苦惱竟惹起她的憤怒來了，她一邊哭着，一邊憤恨地喊叫：「但是到那裏能找到一個完全的女人，

不會犯過一點罪，爲什麼我就該受這些磨難？」

表嫂恐怕她傷心過重，哭喊得太凶烈，很急迫地勸她說：「我們都是有罪的，若是按照我們的罪惡來評判，沒有一個人可以有孩子，看看我的這些兒子和孫子，可是我也是個不德的女人呵！我從來不到一座廟裏去。有時候尼姑走來勸我修行，但是那些孩子要我照顧，我那裏有空呢？現在我年紀老了，尼姑又來勸我乘早修行，來生還可上天，不然，就要遲了。後來我對尼姑說，我老了，不能學習什麼了，若是來生天上不收我這樣的人，我就做些三界以外的事情也可以。」

她說了這一番話，居然安慰了心神不聚的母親。現在又輪到表兄弟說話的時候了，他說：「我們安心等着，嫂子，看有什麼消息傳來。也許不用你傷心的，作與他們用錢把他贖了回來，也作與是我的兒子看錯了，不是你的兒子被縛着經過那裏的。」

表嫂到留心這件事，她叫母親的媳婦走到她自己的屋裏去，因爲她要使她避開，好讓這個可憐的母親在這一時把她所要說的秘密都說出來，保守了這許多年，真是可憐，若給媳婦聽到，等於白費了心思。

他們等候着兩個青年男人回來，三個人一齊等候着比較一人等候容易得多了。

但是在母親還沒有看見他們回來以前，天色漸漸黑暗了，在下午的時候，母親從床上爬起來，坐在柳樹底下，表兄弟和表嫂坐在她的旁邊。這三位老人凝視着沿禾場的小路，除了擔憂也禁不住瞌睡的表嫂，稍稍打了一會兒盹。

最後，太陽差不多快要落下去的時候，母親望見他們回來了。她站起來，扶着拐杖，遮蔽着眼睛。怕夕光的夕陽的反照，她喊叫說：「是他們回來了！」於是一跛一跛地走向路上去了。她喊叫的聲音很響，腳步來得也很快，聽見她的聲音的人們都從家裏跑出來，因為村裏的人們都知道這回事，但是不敢公開地傳到母親家裏，他們惟恐審判的日子來到，爲了她的小兒子的緣故被捉到監獄裏去。所以他們每天只管自己的事，具有好奇心，又有懼怕心，像一些鄉下人一樣地懼怕監獄和獄卒們。現在他們只不過出來張羅一下，只遠遠地站着，看看有什麼事會臨到。表兄弟也站起來，跟在母親後面走，就連表嫂聽見他們回來了也很歡喜，只可惜她現在走路不便，可是她想，遲一會兒還是可以聽到的。她是相信有好結果的，所以她容忍着自己，仍舊坐在

櫟子上等候。

母親跑過去捉住她的大兒子的膀子，嚷着問：「我的小兒子怎樣了？」

當她詢問這件事的時候，當她的老花眼睛在考驗他們兩個人的臉色的時候，她知道厄命已經規定好了。兩個人互相凝視着，最後還是大兒子很嚴肅地說：「母親，他在監獄裏。」兩個人又互相看看，表兄弟的兒子搔搔頭皮，像個呆子，眼睛望着別處，然而他還是不知道該說出什麼話來，所以大兒子又說：「母親，我很疑心，他不能救出來了，他和另外的二十幾個都已定了死刑，在明天早晨。」

「死嗎？」母親驚喊着，她又驚喊說：「死嗎？」

若不是他們扶着她，她要倒在地上了。

這兩個男人扶她到附近的一家屋裏去，擺一個樣子，讓她坐下，平靜她的心，可是她開始像個孩子般地哭了起來，她那老嘴顫抖着，淚珠直往下流，用她那握緊的拳頭捶着她那枯乾的胸脯，並且大聲喊叫着，歸罪於她的大兒子，母親說：「是你不肯給他們充足的錢——我告訴你我那裏還有一點呢——」並不算少，四十塊大洋，還有他

最後給我的兩角小洋，牠們在等候着使用呢！」她看見大兒子站在那邊低着頭，汗流到嘴唇和眉間，她又憤氣地向他爭論說：「你這一個錢也得不到，若是他死了，那些錢不能歸給你，不，我寧可先把那些錢拋在水裏！」

表兄弟的兒子爲求和平起見，說話了，他的臉上因一時的磨難起了濁紋，他說：「嬌母，不要怨他，他肯出你所有的兩倍以上的錢，肯出一百塊錢爲救他的小弟弟，他向監獄上上下下的人們行賄求饒，向這個，向那個送錢，但是他們讓他和你的小兒子見一面都不肯。」

「還是他的錢沒有出夠！」母親還是這樣大聲說。「誰聽說過監獄裏的獄官和獄卒是不受賄的？現在我要去取出那些錢來，搯出來拿着，我要去尋找我的小兒子，把他帶回來，隨便他怎樣說，我將永遠不讓他離開我身邊一步了。」

兩個人又互相看看，大兒子的臉色表示着央求他的表兄弟再爲他說些好話的模樣，所以他又說：「好嬌母，他們連讓我們見一面都不肯。他們不肯讓我們進去，雖然送錢也不行，他們說現在的官長行認真地來辨像他所犯的這種罪惡，是近來的新罪

惡，最可痛恨的！」

「我的兒子從來不會犯罪。」母親很驕傲地喊叫。她提拐杖向她的兒子搖了幾下說：「總是什麼地方有仇人，他給守監的人的錢比我們的還要多，叫他們把小兒子囚在監裏。」母親又四面望望羣衆，從前一直不敢說這件事的羣衆，他們個個目瞪口呆，把聽到的消息嚙下肚去。母親向他們喊叫說：「你們可有那個看見我的小兒子做了什麼不法的事情沒有？」

這個人看看那個人，那個人又看看另一個人，大家眼睛望着別處，不說一個字，母親看見他們狐疑的神氣，心都碎了。她又慟哭起來，向他們喊着說：「呵！你們都恨他，因為他生的很俊美——比較你們的黑孩子俊美得多了，你們都是些村夫——是的，你們忌恨任何比你們自己好的人——」她站起來，搖擺着走回家去，更痛心地慟哭起來。

母親走到家裏，除了表兄弟，表嫂和小孩子們挨近她以外，就沒有別的人。母親揩乾了眼淚，雖然她的心很急，可是現在她很和氣地對大兒子說：「但是你不能阻止

好時候讓牠白白地過去，快把一切的事告訴我，或許我們還能救出他來，我們還有一整夜的工夫呢。到底他犯了什麼罪？我們寧肯把我們所有的錢拿去，救他出來。」

大兒子和媳婦因了這句話彼此使個眼色，並不是壞意，不過是他們的容忍心忍到終點的時候的表示而已，大兒子終於說：「我不確實知道他的罪狀是什麼，但是他們說他是共產黨，我告訴你過了，這個新名詞——我們也常常聽見人家說過，我又詢問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們說是一種強盜，我又詢問站在監獄門口的衛兵，他們說『你問他嗎？他就是搶奪你的田地作爲他的那種人，他是想設計謀害國家的一種人，他是必定要和他的黨羽一塊死的。』是的，這就是他的罪狀。」

母親注意聽她的兒子說話，蠟燭的光輝落在她的臉上，把她臉上的淚痕反照出來了。她很驚訝，她的聲音顫抖，但是她堅持着鎮靜地說：「我不相信他能做出這種事來，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個字關於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罪狀，殺害人，搶東西，餓死父母，不過這些罪狀罷了，怎麼田地還可以搶奪呢？他能像捲布一樣地把田地捲起來帶走，逃到什麼地方去嗎？」

「我也不明白呀！母親，」大兒子回答。他的頭低着，手鬆鬆地放在膝上，坐在小櫓上，他仍舊穿着長衫沒有脫下，因為他沒有穿慣的緣故，所以拉起下擺，塞在腰帶裏，現在他更外塞的緊些，慢慢地說：「我不記得還說了些什麼話，在鎖上的這裏，那裏，我們聽了許多關於明天要殺犯人的話，他們還特爲休暇一天呢。表兄弟，他們還說些什麼，你可記得嗎？」

後來表兄弟的兒子摸摸他的下顎，深深地吞嚥了一口氣，又凝視一會房裏環繞他的人們，然後說：「鎖上的人們說的很起勁，可是我不敢多問，因爲我若是很秘密地詢問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那監獄前的衛兵就轉過來望着我，並且問我：『你也是他們同黨的嗎？他們被殺與你有什麼相干？』可是我不敢說我是一個被殺的人的表兄弟。我們只盡力地找到了那個守監的首領，給他一些錢，叫他找個秘密的地方彼此談談。於是他就領我們到監獄的角落裏，他自己的房裏去，我們告訴他，我們是忠實的農民，自己有點薄田，並且又租種一些，在定案要受死刑的一個人是我們遠門的親戚，爲了名譽的關係，我們總得想法子把他救出來，因爲在我們這門姓氏裏，從來沒有一

個人是死在劊子手的刀下的。可是我們也不能夠化太多的錢，看我們這樣窮苦的人。守監的首領收了我們的錢，又詢問他的像貌是怎樣的，我們也告訴他了。他說：『我想我認識你們所說的那一個人，他在監裏很不安寧，我想他會供出來他所知道的一切事，可是在他的旁邊有個很兇悍的姑娘，我從來不會見過，她鼓勵着他的勇氣。不錯，在那些犯人當中有些是很兇悍強硬的，不在乎怎樣死，什麼時候死，但是那個人是很懼怕的。我有些疑心他恐怕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而受死刑呢，因為看他的模樣，像個鄉間良民，一定是上了他們的當。我相信他的罪是看了那些書本，並且散發給別人，要知道那些書本上都是講些壞事，講到怎樣傾滅國家啦，錢財共用啦，田產均分啦這類的事情。』

母親看看她的大兒子，又重新慟哭起來，嗚咽着說：「我早知道要使他有些幾畝田的。我們可以再去租幾畝來，給他一份——但是不能，我這個大兒子和他的女人要霸佔攏總的田地的，樁樁事都忌恨他……」

大兒子這時想開口說話，但是他的表叔輕輕地對他說：「好兒子，你不要說話，

讓他埋怨你，使她安安心罷；我們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我們也知道你的弟弟以前是怎樣痛恨田裏的工作，或是到別處工作的人。」

所以大兒子維持了他的安寧不開口，表兄弟的兒子又接着說：「我們閩守監的要多少錢才可以把他救出來，守監的人搖搖頭，說他若是有很商的地位，是個有錢有勢的人的兒子的話，無疑的，金錢一定可以釋放他自由。可是他只不過是個窮苦農民之子，誰肯貪圖我們這一點的錢，把他自己的性命陷在危險的境內？所以，他是死定了的！」

母親哭喊着說：「難道她是我這窮苦人的兒子就該死的嗎？我們還有自己的田產，賣掉去救他出來。是的，今天晚上就要賣掉，這村落裏那些……」

提到他的田產，大兒子不能不說話了，他說：「那麼我們將怎樣過活？這樣已經夠艱難的了，若是我們再租些田地，付上這樣重的租稅，我們就要眼見做叫化子了。我們所有的只不過這一小塊田產，我一定不許賣掉。這點田產是我的，我一定不許賣掉。」

等大兒子講完了這句話的時候，媳婦也不免插嘴了，她總是說她那句常說的舊話，她說：「現在還得爲我的那個肚裏的兒子想想呢。」以前她坐在那裏靜靜地聽着，她那蒼白的臉上很嚴肅，但是毫無表示。

大兒子很沉重地說：「不錯，我還要爲他想想呢。」

母親沉默了，是的，她沉默了，母親不好再說什麼話回復他們了，只有又哭泣了一會。

他們整整坐了一夜，到了朦朧的黎明未到的時候，母親不知從那裏得了一些新奇的力量，她說：「我要自己去。就是我的小兒子出來受死刑的時候，我也得到鎮上到一趟，守候看見他一面。」他們都拉着她的手膀，勸她不要去。大兒子很誠懇地說：「母親，我去取他的屍首——在死刑以後——若是你看了那種光景，你自己也會難受死的。」但是母親回答說：「若是我死了又該怎樣呢？」

母親洗了臉，梳梳留在頭頂上的幾根灰毛，像平日到鎮上的時候一樣換上一件乾淨褂子，簡單直樸地說：「去牽表兄弟的驢來，表兄弟，你肯讓我借騎一下的，不是

嗎？」

「呵，可以！」表兄弟無可奈何地，悲傷地回答。

所以大兒子和表兄弟的兒子一陣把驢牽了來，把母親扶上驢背，他們在旁邊伴走着。大兒子手裏提一盞燈籠，這才是黎明，還看不清楚行路呢。

現在，母親既靜點，又無力，總是以淚洗面，差不多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只知道緊依着驢背。她的頭下垂，一次也不抬起頭來看看黎明的天色。只低視着蒼然的土路——在矇矓裏還看不清楚的土路。那兩個青年人在這嚴重的時候，仍是不作一聲。他們只隨着彎曲的路到了南門，城門還沒有開，因為天色還早着呢。

已經有很多人都在城外等候。因為城裏有這樣大斬首的消息，所以四鄰鄉下的人都覺得像看會一樣的熱鬧，都帶着他們的孩子們來觀看。城門剛開，他們就拚命似地向裏擁，騎在驢背上的母親和兩個伴在旁邊走的兩個人都向那塊殺場轉去，那是一塊靠近城牆的空場。天剛才亮，那裏就站滿了人，等候着觀看，擁得密密的，一聲一響地想着這椿感太的屠殺案。小孩子們言無所知地抱住他們的父母，心裏充滿了無名

的恐懼，嬰孩們大聲哭叫，也給大人們撫慰靜默了。一齊的人都渴望似地等待着，在這種新奇的情形中，體量着，同時也很痛恨着他們所渴望着要看到的驚恐。

但是母親和那兩個男人並不擠到人堆裏，母親低低地向他們說：「我們到監獄門口，站在那邊等着。」因為她那可憐的心裏還存着一線的希望，作與見了她的兒子的時候，忽然有奇蹟發現，或者有別的機緣臨到，會把她的兒子救了出來也未可知。

所以大兒子又把驢頭轉過來，向着監獄的方向進行，不覺已來到監獄的前面，就停止在街道旁邊一段插滿了碎玻璃的高牆下面等候着。那裏有一個衛兵伸欠着他的身體，旁邊點着一個暗淡不亮的燈籠，蠟燭油消出來一小堆，凝結起來，像血一樣的紅，直等到一陣清晨帶着冷氣的涼風突然把牠吹滅了。就在這裏的泥土地上，這三個人等候着。不多一會，他們聽見脚步的聲音，漸漸聽見許多人的脚步在石頭路上進行的聲音，以後又聽見有人呼喊：「開門！」

衛兵急忙跳起來，筆直地站在城門旁邊，把他的槍很嚴肅地荷在肩上，城門開了。

母親引長她的視線去找她的兒子，許多人從她的面前走過，青年人連着青年人，前面兩個和後面兩個縛在一起，手都用麻繩繫住，初看好像全是青年男人，但是其中也有許多姑娘們，不過很難辨認罷了，因為她們的頭髮都是剪的很短，也和男人們穿一樣的衣服裝，簡直同男人們沒有一點分別，直等到她們走近面前，看見她們的兩個小小的乳峯和細狹的腰部才知道，她們的臉色和男人們的臉色一樣的粗野，一樣的鹵莽。

母親注意着每個人的臉的模樣，看看這個人，又看看那個人，突然間看見他的兒子了。不錯，他是在那裏走着，低着頭，同一個姑娘縛在一塊，他的手緊連着她的

手。

母親猛烈地衝到前面去，倒在地上，扣住他的腳，大喊一聲：「我的兒子！」

母親抬起頭來看看她的兒子的臉色，太蒼白了，嘴唇現出和土的灰白色，目光遲鈍。當他看見他的母親的時候，臉色比較格外蒼白些，若不是同那個姑娘縛在一起，他將要倒斃在地上了。這個姑娘拖住他，不讓他跌倒，也不讓他停止脚步不動。當那

個姑娘看見一個白髮老太婆倒在她腳下的時候，她大聲狂笑，最勇敢，最無情的嘲笑，她又發出高大，尖銳的聲音說：「同志！你要知道你是沒有母親，沒有父親的，連一個親人都沒有的，除了我們的主義以外！」說着，她又拉着他走了。

一個衛兵走過來，提起母親摔她到路旁的一邊去，她只好躺在土地上。這一羣犯人走出南門，一會的工夫就看不見了。突然間他們唱起歌來，一面唱着，一面去就死刑。

兩個男人終於來到，要拉起母親，但是母親不許他們拉。在土裏躺一會，哭一會，聽見他們唱的那曲怪歌，她昏昏迷迷，她對於所唱的歌一點也不懂，只是哭泣。

可是她不能再哭久了，因為從監獄裏走出來一個衛兵，很兇悍地用槍桿打着她，並且向她吼叫：「讓開些，老鬼婆——」兩個男人恐懼起來了，勉強扶起母親，把她扶上騎驢背，轉回歸途。當他們來到南門之前，他們在城牆旁邊停了一會，等待着。

他們等候着，一直等到聽見一陣呼喊的聲音，兩個男人彼此看了一眼，又看看母

親。若是母親聽見了，她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她在沒有一點表示，頭低垂到胸前，眼光凝視着脚下的泥土。

母親和那兩個男人又向前走去，聽見喊叫的聲音，又逢着那一大羣人散開了，一邊走着，一邊說這說那，兩個男人一聲也不響，母親也好像沒有聽見似的。有人這麼喊叫說：「他們的死真是一樁痛快的死！充滿了勇氣！你可會看見那個年輕的，勇敢的姑娘嗎？她一直不住口地唱到死，當她的頭滾下來的時候，她還唱着呢，她不是嗎？」

又有人說：「你可會看見那個青年人的鮮紅的血噴的很遠，濺到劊子手的腳上，他不是吐了一口唾沫咒罵他嗎？」有些人笑，面孔笑得通紅，也有人面孔嚇得發白。當母親和兩個男人走進城門的時候，看見一個青年，面色和土一樣的灰白，轉過去依着城牆嘔吐。

但是母親就是看見那種景况，或是聽見那些事，她也不說一句話，她知道她的兒子現在已經死了，已經死了，金錢或是別種方法會沒有用了，若是她能夠斥罵的話，

現在斥罵也沒有用了。她只想回到家裏找塊墳地，在那裏痛哭一場。使他更痛心的就是不能像別的女人能夠找到自己的墳地去哭一場，不得已只好找個無人照顧的荒墓去哭，滅滅心裏的積悶。就連這椿劇痛臨到，可憐她只有以痛哭來安慰自己，緩和自己的心。

嘗他們回到自己的門前，母親將要從驢背上跨下來的時候，母親似懇求的模樣對大兒子說：「把我領到村莊後面去——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場才好。」

表嫂也在那裏，聽見母親這樣說，他搖擺着她的老頭顱，用衣領揩揩眼淚，很和氣地說：「是的，讓這可憐的苦命人哭一場罷——這到是一件頂好的事——」

在沉寂的空氣中，大兒子把母親領到一個荒墳前面，把草鋪平了讓母親坐下。母親坐下去以後，頭依着墳墓，抬起頭來看看大兒子，很憔悴地說：「你走過去，離開我，讓我在這裏痛哭一場。」母親看他凝疑不決的神情，更加性急地說：「離開我罷，若是我不大哭一場，我就會悶死的！」

所以大兒子走了，臨走的時候對母親說：「母親，等一會我來接你。」因為他不

甘心把母親獨自留在那裏。

母親坐在那裏，望着寂然的天空漸漸發亮。鮮明的太陽出來了，金黃色的光芒普照大地，像是今天沒有人死過一樣。田裏的稻又到成熟的時期，稻穗很豐滿，稻葉變了黃色，金黃色的陽光也普照着田野。這些時候母親等待着悲傷湧起，那麼就可儘量地痛哭一場來和緩她的心。她想起她的一生，想起死了的她的人們，以及將來的生活中很少有幸事臨到，於是悲傷湧進心頭了。她讓她湧進，不再憤怒，也不再掙扎，讓悲傷自由地湧進，她儘量地保留着，她緊緊地壓在泥土上，她覺得悲傷填滿了她的心窩，她甘心地接受了，她把臉轉朝天空，不耐煩地喊叫：「這就算是報應嗎？難道我還沒有受夠罪嗎？」

她的淚珠如泉水湧出，她把那老頭顱緊緊靠着墳地，臉埋在野草裏，就這樣大哭起來了。

她不停地哭了一早晨，她想起了每件小的和大的悲傷，她想起她的男人怎樣和她因爭吵而走出去，想起現在她怎樣的在這裏哭泣着，可是少了她的姑娘來喊她回家，

想起他的小兒子是怎樣和那個野姑娘縛在一起，所以她把一生的痛苦都集中在這一天來哭。

母親還在哭的時候，大兒子跑來了。是的，他是從太陽佈滿了的田野跑過來的。他一邊跑，一邊用手招着，嘴裏好像喊着什麼事似的，但是母親在悲傷的昏迷中，聽不出他在說什麼，她抬起頭來，才聽着他說：「母親，母親……」然後又聽見他說：「我的兒子生出來了——你的孫子，母親！」

在她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聽過一種聲音有今天的這句話清楚。淚珠毫不自覺地就停止了。她站起來，搖擺着去迎她的大兒子，喊叫着問：「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就是剛纔，」他笑着回答。「就是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生的——是一個兒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他再大的孩子生出來，哭聲簡直像一兩歲的孩子一樣，我敢賭咒！」

母親把手架在兒子的膀臂上，微微一笑，可是她一半還在哭泣。她依在他的身

上，忘記了自己，加快了脚步走回家去。

兩個人走回家去，進了那間屋子，新母親躺在床上，屋裏擠滿了女人們，都是些村上來打聽喜消息的女人們，就連長舌寡婦也來了，現在她要算全村最老的一個女人了，耳聾了，腰彎了，但是她還是要來。她看見了母親，便像鷄似地，咯咯地說：「嫂子，我本來以為你的好運氣完結了呢，但是又生出了你兒子的兒子，我賭咒，我是絕望了，只剩這具殘老的活屍在受苦……」

母親一句話也不說，一個人也不理會，就往屋裏跑，走到床前，看見了孩子，一個男孩子，像他父親說的一般無二，張着口，哭聲很響，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又好，看又肥壯的孩子。母親的腰彎下來，把孩子抱在懷裏，覺得熱薰薰的，很健壯的，她自己也像充滿了新生命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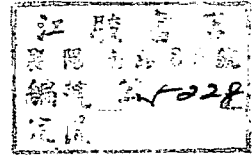
母親把孩子從頭看到腳，看了笑，笑了又看，最後在屋到處找表嫂，表嫂適在那裏站着，讓幾個孫兒孫女們緊纏着。母親找到了表嫂，便把懷裏的孫子給她看，竟忘了一滿屋子的看熱鬧的人們。她的眼睛紅腫，一面笑着，一面高聲喊着「看哪，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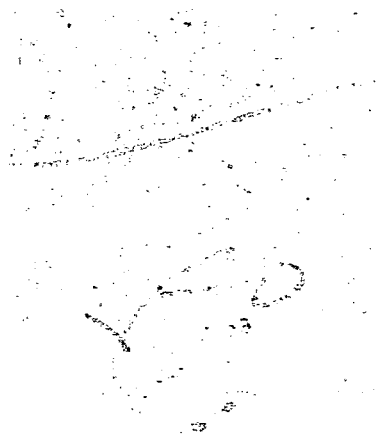
母 說

我起初還疑心我是個充滿罪惡的人呢，嫂子！你看我的孫子！」

二九八

一九三六年秋，高石購于上海。





f
052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版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親 母

有 所 權 版

著 者

美國寶珍珠著
萬綺年譯

發 行 者

仿 古 書 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 印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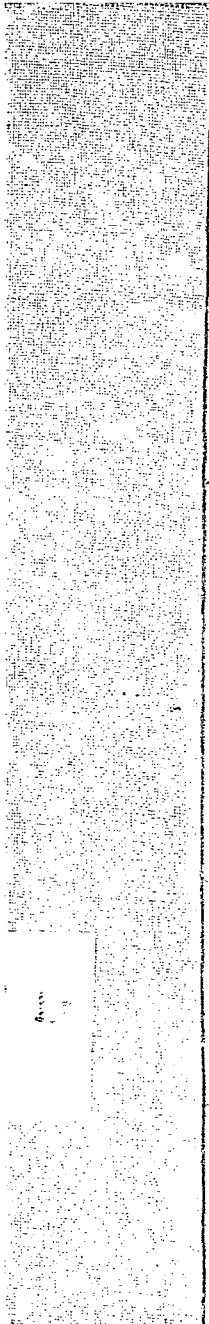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000000
000000
000000